

名伶新劇考略

名伶新劇考畧

劉雁聲沈正元合編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十五月初版

風雅存叢書之一

名伶新劇考略

全一册定價六角

編著者：

劉雁聲
沈正元

總發行所：

立言畫刊社
北京宮外椿樹上三條二十八號
電話南局七八七號

代售處：

各大書局
書坊報攤

報夫代取不加脚力

年	翻印
遠	
必	
究	

一五〇〇〇

此書由京城印書局印訂

北京北新華街 電南三五七〇

風雅存叢書之一

名伶新劇考略

劉雁聲合編
沈正元

封面銅圖係清乾隆妃簪花圖，爲郎世寧所繪。傳妃嫔於劇，隨父母轉演鄉鎮，頗負時譽。乾隆南巡，納入掖庭。另傳乾隆時某妃嗜劇，遣像供昇平署，嗣移景山觀德殿，號曰「喜音聖母」；未知是否與此圖合爲一人。余等輯名伶新劇考略一書，以之畀諸弁端，庶幾乎崇新並有倡舊之意存焉。至於此圖有無訛記，是待識者之匡教耳。

編者誌

編著本書緣起

近年梨園，競演新劇，且將失傳舊戲，以及現演零段之劇，增添首尾，連綴重排。於是演者奮揚煥發，聽者一新耳目。舞台之中，高唱滿座矣。

而名伶演劇，又摭拾羣編，倩文人爲之編排獨有之戲，梅之「生死恨」，尙之「摩登伽女」，程之「荒山淚」，荀之「鉸頭鳳」，馬之「春秋筆」等是。獨有之風，頗爲梨園所重。一時聽者爭趨，此又梨園一佳象也。

夫一劇之本事，罔不求其曲折迴環，錯綜迷離，以示舞台上之熱鬧，而重以名伶之歌唱。則此本事之所述，必有所宗，或直接衍扮，或稍爲改刪，欲觀此新劇者，每有不明其本事之憾。雖各名伶有說明書之贈，然不至當場，難於預觀。且零縑片紙，又患遺失。且聽衆之預定欲觀某伶之戲者，祇僅見其劇報戲名，至於劇情本事，則又茫然。縱新聞紙中有先爲揄揚，而預張其本事者，則又以不能普遍，未有專書，較爲携取便利，翻閱簡易也。

編者據此爲謀聽衆便利，並爲各名伶獨有戲作一簡略統計，是以擷取各名伶新劇之本事，無論獨有，改編，重排，均詳爲記其劇情。又旁取羣書，究劇情之來源，一一加以略考。惟編者知書不多，所藏尤少。雖博爲探詢，亦有所不周，是則尙望識者之教益，以爲見聞簡陋之補。

本書所收新劇一百六十餘齣，皆現今舞台所演者。間亦有久未出演之劇，是則以屬新製，碍難不採，並爲考覈。然名伶新劇，日有所出，本書未能將近日備演備排之戲，一一錄收，再版時當爲補入。

本書編著之初，志在便於研究，以及預知劇情。若謂有補於戲劇史料，利以他山，則編者謗焉之才，愧慚滋甚。然文人瀏覽，野史流傳，是又用爲超出戲劇圈外者也。然而編者曷敢多望。

名伶新劇考略總目

梅蘭芳

西施	第一頁
洛神	第二頁
鄧霞姑	第三頁
一縷麻	第四頁
花木蘭	第四頁
廉錦楓	第五頁
鳳還巢	第六頁
風箏誤	第七頁
俊襲人	第十頁

春燈謎	第十頁
生死恨	第十二頁
天女散花	第十四頁
嫦娥奔月	第十五頁
黛玉葬花	第十五頁
千金一笑	第十六頁
上元夫人	第十七頁
太真外傳	第十八頁
童女斬蛇	第十九頁
紅線盜盒	第二十頁
牢獄鴛鴦	第二十一頁

尙小雲

紅綃	第二十三頁
詹淑娟	第七頁
謝小娥	第二十四頁
林四娘	第二十六頁
卓文君	第二十九頁
白羅衫	第三十一頁
混元盒	第三十五頁
峨眉劍	第三十六頁
珍珠扇	第三十七頁
九陽鐘	第四十頁
比目魚	第四十二頁
千里駒	第四十四頁

飛霞女	第四十六頁
秦良玉	第四十八頁
漢明妃	第五十頁
空谷香	第五十一頁
福壽鏡	第五十四頁
梅玉配	第五十八頁
雷峰塔	第一百二十一頁
五龍祚	第二百二十三頁
綠衣女俠	第六十頁
千金全德	第六十一頁
北國佳人	第六十三頁
摩登伽女	第六十五頁

前度劉郎……………第六十八頁

婕妤當熊……………第七十頁

花蕊夫人……………第七十一頁

蘭陵女兒……………第七十四頁

龍女牧羊……………第一百四十五頁

鄉伯克段……………第二百二十七頁

虎乳飛仙傳……………第七十五頁

青城十九俠……………第七十七頁

相思寒雲鞞娘……………第七十八頁

程硯秋

梅妃……………第八十一頁

紅拂傳……………第八十二頁

孔雀屏	第八十四頁
鴛鴦塚	第八十五頁
玉獅墜	第八十五頁
青霜劍	第八十七頁
風流棒	第八十八頁
碧玉簪	第九十一頁
荒山淚	第九十二頁
樹情記	第九十三頁
玉鏡台	第九十四頁
柳迎春	第九十六頁
賺文娟	第九十七頁
沈雲英	第九十九頁

聶隱娘……………第一百頁

福壽鏡……………第五十四頁

春閨夢……………第一百七十頁

燕子箋……………第一百七十一頁

文姬歸漢……………第一百零二頁

荀慧生

晴 雯……………第一百零二頁

香 菱……………第一百零四頁

秦 娘……………第一百零五頁

庚 娘……………第一百零七頁

紅 娘……………第一百零八頁

元宵謎……………第一百一十頁

丹青引	·····	第一百十二頁
妬婦訣	·····	第一百十三頁
埋香幻	·····	第一百十四頁
繡襦記	·····	第一百十五頁
霍小玉	·····	第一百十七頁
還珠吟	·····	第一百十八頁
雙妻鑑	·····	第一百十九頁
香羅帶	·····	第一百二十頁
白娘子	·····	第一百二十一頁
荆銳記	·····	第一百二十二頁
飄零淚	·····	第一百二十四頁
荀灌娘	·····	第一百二十五頁

揚州夢	第一百二十六頁
魚藻宮	第一百二十七頁
梨雨邨	第一百二十八頁
釵頭鳳	第一百二十九頁
勘玉釧	第一百三十一頁
護花鈴	第一百三十二頁
慎鸞交	第一百三十三頁
代夫媒	第一百三十四頁
河伯夫人	第一百三十五頁
婚姻魔障	第一百三十六頁
紅樓二尤	第一百三十八頁
東吳女丈夫	第一百三十八頁

黃玉麟

- 冷月姑……………第一百三十九頁
- 逢玉配……………第一百四十頁
- 張翠鸞……………第一百四十二頁
- 苦中樂……………第一百四十三頁
- 莫愁女……………第一百四十四頁
- 李十娘……………第一百四十三頁
- 風塵三俠……………第八十二頁
- 龍女牧羊……………第一百四十五頁
- 新汴梁圖……………第一百四十六頁
- 雙陽鎖降黑玄狐……………第一百四十七頁

新艷秋

紅拂傳……………第八十二頁

鴛鴦塚……………第八十五頁

青霜劍……………第八十七頁

賺文娟……………第九十七頁

琵琶行……………第一百四十八頁

涪江緣……………第一百四十九頁

玉京道人……………第一百五十一頁

春閨選婿……………第一百五十二頁

荆十三娘……………第二百二十八頁

霸王遇虞姬……………第一百五十三頁

王玉蓉

琵琶緣……………第三十五頁

漁家樂……………第四十六頁

福壽鏡……………第五十四頁

梅玉配……………第五十八頁

上陽宮……………第八十一頁

香祖樓……………第一百五十四頁

艷雲亭……………第一百五十六頁

焦仲卿妻……………第一百五十七頁

乞酒驚艷……………第一百五十八頁

吳素秋

鳳還巢……………第六頁

賺文娟……………第九十六頁

元宵謎……………第一百一十頁

香羅帶·····	第一百二十頁
雷峰塔·····	第一百二十一頁
飄零淚·····	第一百二十四頁
生死淚·····	第一百五十七頁
鴛鴦扇·····	第一百六十一頁
人面桃花·····	第一百六十三頁
瀟湘秋雨·····	第一百四十二頁
勇節白夫人·····	第一百六十五頁
搯子破奇陣·····	第一百六十八頁
桃花女鬥周公·····	第一百六十八頁

陸素娟

西施·····	第一頁
---------	-----

洛神……………第二頁

鄧霞姑……………第三頁

廉錦楓……………第五頁

鳳還巢……………第六頁

俊襲人……………第十頁

太真外傳……………第十八頁

馬連良

范仲禹……………第一百七十四頁

胭脂褶……………第一百七十七頁

假金牌……………第一百七十八頁

羊角哀……………第一百七十九頁

串龍珠……………第一百八十頁

春秋筆……………第一百八十三頁

武鄉侯……………第一百八十五頁

火牛陣……………第二百零九頁

臨潼山……………第二百二十四頁

馬跳檀溪……………第一百八十五頁

蘇武牧羊……………第一百八十七頁

十老安劉……………第一百八十七頁

李盛藻

胭脂褶……………第一百七十七頁

襄陽宴……………第一百八十五頁

合歡圖……………第一百八十八頁

生死板……………第一百九十頁

樂毅伐齊……………第二百零九頁

黑驢告狀……………第一百七十四頁

重耳走國……………第二百零二十五頁

李萬春

高 寵……………第二百零三十五頁

羊角哀……………第一百七十九頁

陰陽魚……………第一百九十二頁

桃園合傳……………第一百九十六頁

田七郎義血酬恩……………第一百九十八頁

狄青雪夜奪崑崙……………第二百零頁

十八羅漢收大鵬……………第二百零二頁

李少春

智激美猴王……………第二百三十一頁

孫悟空擒魔蕩寇……………第二百三十四頁

榮春社

崔 猛……………第二百零三頁

蕩寇誌……………第四十頁

桃園合傳……………第一百九十六頁

孫武子斬美姬……………第二百零五頁

李三娘磨房產子……………第二百二十三頁

富連成社

酒 丐……………第二百零六頁

廉錦楓……………第五頁

鐵蓮花……………第一百九十頁

跑驢子	第二百零七頁
白泰官	第二百零八頁
火牛陣	第二百零九頁
天女散花	第十四頁
嫦娥奔月	第十五頁
黛玉葬花	第十五頁
千金一笑	第十六頁
太真外傳	第十八頁
紅線盜盒	第二十頁
智化盜冠	第二十一頁
三進碧遊宮	第二十九頁
佛手橋三盜銀壺	第三十頁

戲曲學校

洛神	第二頁
梅玉配	第五十八頁
孔雀屏	第八十四頁
玉獅墜	第八十五頁
鴛鴦塚	第八十五頁
碧玉簪	第九十一頁
樹情記	第九十三頁
花筵賺	第九十四頁
賺文娟	第九十七頁
白蛇傳	第一百二十一頁
假金牌	第一百七十八頁

贈綈袍·····	第二百十二頁
烽火媒·····	第二百十四頁
三婦艷·····	第二百十五頁
蘇武牧羊·····	第一百八十七頁
平陽公主·····	第二百十七頁
孔雀東南飛·····	第一百五十七頁
火燒紅蓮寺·····	第二百十九頁

名伶新劇考略

劉雁聲 合編
沈正元

西施

戰國時，吳越世爲讎仇，吳王夫差，因其祖闔閭，以伐越被創致死，誓有以報之，卒用伍員之謀，大敗越師，越王勾踐，被擒受辱，入臣於吳，終以利誘吳太宰伯嚭從中說項，得以生還，勾踐不忘前恥，爰與大夫文種計議，廣獻子女玉帛，以驕吳王之心，更於苧蘿村得西施，國色也，以贈吳王，自西施獻入吳宮，吳王終日耽於聲色，不理國政，而越王自歸國後臥薪嘗膽立志圖強，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時太宰嚭慫恿吳王伐齊稱霸，王爲所惑竟聽之，乃舉傾國之兵伐齊，國內空虛，越王得乘隙長驅直入，吳王知大勢已去乃自刎於陽山，越遂併吳，凱旋歸國，論功行賞，賜西施與范蠡爲妻，蠡遂載之游於五湖，

不知所終。

【按】西施，春秋越苧蘿村西鬻薪之女。

洛神

魏曹植(子建)封王以後，奉命歸藩，皇上賜金帶枕，途中宿於驛館，朦朧間，夢見仙女，名爲洛神，衣裝都麗，葆羽鮮明，約曹翌日於洛川相會。曹醒，即至洛川，果見洛神，隱約而來，各道慕想情殷，相持以禮，不涉狹邪。相談已畢，綽約而隱，子建懽然而歸。

【按】此劇據曹子建洛神賦而編，但「漢書音義如淳說」云洛神，宓妃也，本宓犧氏之女，溺死洛水爲神。「文選注」謂，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縷金帶枕，時已爲郭后讒死，植還度輶輅，將息洛水上，思甄后，遂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爲洛神賦云。

鄧霞姑

鄧老有三女，大爲雲姑，已出嫁，爲孀，二女雪姑，許字丁生，並未完婚，因兵亂，鄧老命喪，當其時丁生亦逃難，來鄧府就婚，雪姑之舅，鄧奇見丁生赤貧，又將二女雪姑，許字周庭畢之子周仕俊爲妻，並定一計，三更時，謀害丁生，事爲雪姑聞之，同丁生連夜逃出，至天明至一富室，原是周宅，正遇周庭畢，問明原由，將男女二人收下，並認雪姑爲義女，以觀將來，其時鄧奇見丁生二人逃走，隨帶同多人追至其姐雲姑之家，是時雲姑之姦夫，了凡和尚在家，鄧奇聲言丁生二人在內，並前後搜察，見一箱可疑，內有人聲，當時將箱搭回鄧府，開箱一看，原是一死和尚也，全家大譁，鄧奇又定一計，將和尚入殮，舉行喪禮，聲言雪姑已死，與周家報信，請來弔祭，周庭畢到場，正值接三之際，定要開箱相看，原是一老和尚，此時念經之僧人，正是鎮海寺之少師傅，老方丈數日未歸，今日一見，正是其師，隨帶同鄧周二家，並鄧奇到官

起訴，當堂判定鄭奇圖謀家產，悔退前婚，定計害人，判有應得之罪，並將鄧府三女霞姑，許配周庭畢之子周仕俊爲妻，當堂結婚。

一縷麻

女子趙令嫻，美豐姿，幼許嫁於史生，史生呆憨異常，人皆代令嫻憂，令嫻尤甚，趙友華俊甫，翩翩佳公子也，與有文字交，互相傾慕，令嫻歸史家後，終日懨懨，未幾染惡疫，衆皆厭入其室，惟史生無懼色，侍湯藥供服役，一人任之，令嫻癒後，史生染疫死，令嫻悲慚交集，深悔行檢之不當，遂與華俊甫絕交，華有書來，均原封退還，來訪則拒見，後有貞名。

花木蘭

一名木蘭從軍

晉突厥作亂，朝廷詔旨，星夜飛馳，凡軍籍有名，悉數徵調。有陝西延安人花弧者，亦在其數。年老多病，實不能列於行伍，然羽書旁午之時，萬難推諉。子尙在幼年不能替代，其女木蘭，見此情形，乃請父命，願充父名從軍，

遂更易男裝，慨然辭別。木蘭本嫻弓馬，故深爲主帥所器重，身經百戰，戰必奮勇直前，及奏凱班師，已十二年矣。木蘭乃脫却征衣，仍還本來面目。

【按】此劍乃據古樂府木蘭篇而編。初不知木蘭何代人，程大昌據辭中有「可汗大點兵」語，以爲隋唐人。獨異志謂木蘭花姓，商丘人。然商丘縣志則又謂木蘭魏姓，更謂其改裝事露，帝欲納之宮中，木蘭自盡，帝驚憫，追贈將軍，謚孝烈，今商丘營郭鎮，有廟存，蓋其故家云。木蘭篇中辭句媚烈，如末段「雄兔脚撲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又如卸甲歸來所謂「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間牀，」等句，神韻宛如，樂府中之上選，今衍成劇，賴以不泯。

廉錦楓

孝女廉錦楓，嶺南人。因故流落海外君子國，母梁氏多病，需食海參，家貧不能購，廉錦楓特習泅術，入海捕參。一日入海，爲鄰國漁人誤將女網去，

不肯放還，幸遇中國飄洋客人唐敖及林之洋，多九公等，爲之救出送還家中。廉感其德，不避艱險，入海與大蚌戰以寶劍刺殺之，得巨珠送唐林等，以報其恩。

【按】此劇係據鏡花緣小說第十三回：「美人入海遭羅網」一節而編。

鳳還巢

明兵部侍郎程浦，倦厭國是，退歸林下，伯道無兒，只有二女，長女雪雁，爲嫡室所生，貌甚奇醜，性且惡劣，次女雪娥爲側室所出，容艷絕世，且盡孝道，有宗室朱鎬京，程浦約作賞春之遊，適有少年經過，招之入座，問其邦族，知爲故友穆建義之子名居易，因穆被害於劉瑾，被害獄中，家道因之中落，程告以壽辰，訂期約去，程浦歸，以遇穆之事，告其妻女，且示配雪娥之意，程妻以雪雁年長，應須先嫁，程浦知配穆非雪娥不可，夫婦竟因爭執不歡而散，程壽期屆，朱鎬京盛服而往，見雪娥而美，朱宗室去，而穆居易至，程許

次女雪娥，擇期完婚，未婚前另闢室居之。雪雁見居易英俊，心甚愛之，程夫人見朱宗室之僕從，認爲居易富豪，囑雪雁私奔，事或有成，而將錯就錯，雪雁往挑，居易拒之，以程浦之女貌醜，且不知之恥，非佳偶也，故不辭逃去，往投軍中獻策，途偶遇朱鎬京，贈居易以金馬，朱知穆逃婚，乘機僞穆名迎娶，洞房之夜，非前所見美人也，揮之不走，遂成婚焉。居易與程浦中途相逢，相伴投効，屢建奇功，程浦提議完婚，居易拒之，勉強花燭，心甚不悅，周太監洪功等詰之，居易以程女不貞言，程令居易觀之，揭巾視女，非昔晚淫奔之醜女也，居易負荆請罪，雪娥之冤大白，朱宗室家落，流於窮途，知程與居易皆顯貴，前往投之，家人遂相團聚矣。

【按】據清宮舊本「醜配」。

風箏誤

一名詹淑娟

茂陵韓世勛，少年美風姿，才思敏捷，幼失怙恃，依父友戚輔臣居。輿輔

臣子友先同學，友先驕，才亦不如韓，里中詹武承者，曾官四川招討使，因事罷歸，有二妾，梅氏生女曰愛娟，柳氏生女曰淑娟，淑美而才，愛反之。蜀蠻反，朝廷起詹鎮蜀，詹以二妾不睦，築垣院中，今東西分居，詹與戚有年誼，臨行，以二女婚事屬焉。會清明，韓作感懷詩云：謾道風流擬謫仙，傷心徒賦四愁篇，未經春色過眉際，但覺秋聲到耳邊，好夢阿誰堪入夢，欲眠竟夕又忘眠，吟未竟，值戚以風箏屬畫，因書詩其上，續後二句云，人間無復埋憂地，題向風箏寄與天。友先放箏，忽線斷墮柳氏庭中，淑娟見之，倒和韻題其後曰：何處金聲擲自天，投階作意醒幽眠，紙鳶只合飛雲外，綵線何緣斷日邊，未必有心傳雁字，可能無尾續貂篇，愁多莫向穹窿訴，祇爲愁多却謫仙。題畢，值愛娟乳媪邀過東院，擲筆而行，友先歸，令僕索風箏於詹氏，柳以夫與戚家契厚，遂以付之，僕持至，友先適倦寐，和詩爲韓所見，玩其句意妍麗，知出閨秀手，遂易以素紙，詢之館童，云是詹女，因復賦一絕云：「飛去殘詩不值

泉，索來錦句太垂憐，若非綵線風前落，那得紅絲月下牽。」亦題風箏上，故令線斷落於詹宅，而令奚童往索以探其意，孰意入愛娟手，愛娟故不惠，以詢乳媪，媪言西院亦嘗得風箏，上有七律一篇，淑娟曾和之，詩蓋戚公子之所作也。愛娟殊慕戚，乃與媪謀，託淑娟名，俟戚索風箏，密囑夜間相見，韓童來索箏，反以語韓，大喜，抵暮往，詢以詩意，所答多謬，疑而燭之，貌甚寢，驚走，值試期近，因別輔臣往試，大魁天下，時詹已抵蜀，蠻以象臨陣，戰屢失利，朝命韓監其軍，與詹設獅以進，大捷，詹知其未娶，欲以淑娟字之，韓疑即向所見者，拒不允，詹乃致書輔臣，洩爲主婚，輔臣立爲納采，且以愛娟配其子焉。合卺之夕，韓意殊不懌，及郤扇，見女艷甚，迥非前所見者比，大疑而不敢言，未幾，友先成婚，始知前此係愛娟假託云。

【按】此劇據清李漁（笠翁）十種曲改編者，即名「風箏誤」，載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七。

俊襲人

紅樓夢中賈寶玉因姊妹情重，消磨於脂粉叢中，經日於林黛玉史湘雲房中梳妝頑耍，襲人嬌嗔，不理寶玉。欲令寶玉曲意，從其規勸。不意寶玉不爲之勤，獨在房中看書，襲人麝月喚小環蕙香侍寶玉，寶玉爲蕙香更名四兒，旋遣之出，仍自讀南華經，戲筆續「祛篋篇」一段，乃和衣安寢。襲人倦極，亦和衣而寢，直至次日天明，寶玉已忘却夜間之事，始歡笑如常。

【按】此劇根據曹雪芹紅樓夢第二十一回之「俊襲人嬌嗔篋寶玉」一節而編。

春燈謎

宇文學博之子義，彥，皆能文，義留家讀書，彥隨母之父任，抵黃河驛，泊舟岸側，時直元宵，彥挈老僕陳英，上岸觀燈，而韋節度之舟，亦泊於此，相去甚近，長女隨侍，聞燈甚盛，竊父衣巾作男裝，婢春英亦改裝爲僮，潛行登陸，抵一道觀，見有題詩謎於鏡者，宇文彥猜得孟光，韋女猜得司馬相如，

衆鼓掌稱善，廟祝因留二人飲，女恐爲人所覺，自云姓尹，席間，宇文彥強女唱和，女勉應之，各寫於牋，互執而去，會船因風起，各移泊他所，二家僕婢之名，音適相似，又當午夜，韋女誤入宇文舟，宇文亦誤入女舟，旋各揚帆行，天明，韋女見宇文彥母，不敢明言，仍稱尹氏，母遂撫爲己女，別遣人物色彥，彥自入韋舟，見奩具滿目，旁皇不知所措，乃傅粉墨於面，突出艙中，韋氏奴執之，搜得一詩牋，節度見是女詩，大怒，婢知事敗，距躍入水死，節度則褫彥衣，書其背曰獼皮賊，亦投之江，撈得婢尸，慮人多口，乃衣以彥衣，寄其棺於廟，云是一書生，廟祝私念殆宇文彥也，識其名柩上，當是時，獼賊之黨橫行，巡緝者得彥水次，以爲真賊，錄送獄中，問其姓名，恐爲父母羞，詭詞以對，問官莫能督也，彥母所遣偵彥者，踪跡至廟，見有宇文彥柩，即以死報，父母聞之，太息而已。翌年，彥兄義，大魁天下，鴻臚官老耄，唱名詩，誤呼李文義，朝廷以一正其誤，大典不光，竟更其姓爲李，授巡方御史，

並學博亦從其姓也，彥在獄，有盧孔目者，甚憐其冤，道以自訟於御史，然名已非真，御史不知即其弟，而督其罪可矜，釋之，彥遂用孔目姓，易名更生，入京應試，韋節度先已內召，以次女字宇文義矣。會受命總裁，擢更生上第，知學博一女，尙未字人，遂爲更生執柯，俾婿李氏，更生不知即父家也，交拜時相認，始知種種錯誤云。

【按】此劇一名「十錯認」，男女易舟，一也。兄娶次女，弟娶長女，二也。以媳爲女，三也。以父爲舅，四也。以韋女爲尹生，五也。以春英爲宇文生，六也。義改李文義，七也。彥改盧更生，八也。兄弟之罪，而視同路人，九也。師以仇爲門生，而爲己女相攸，十也。

明阮大鍼有「春燈謎」樂府。

生死恨

程鵬舉被擄，至張萬戶爲奴，張以擄到宦女韓玉娘配之。既婚之三日，即

竊謂其夫曰：觀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爲去計，而甘心於此乎。程疑其試己也，訴於張，張命箠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爲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訴於張，張命出之，遂鬻於妓家，臨行以所穿繡鞋一，易程一履，泣而請曰：期執此相見矣。程始感悟，奔歸，時在十七八，以蔭補入官，爲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自與妻別已三十餘年，義其爲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携繡履往舊地訪之。女則因不堪妓院其苦，逃往尼庵，尼亦無良，又逃往一老婦家，老婦憐其遇，乃認爲義女，日夜紡織。時尋者因息於路側，置所持之包袱，而忘之。爲女所見，呼之返與之，尋者感其義。女詢其何故慌張，尋者具告，女知爲程所遣，但三十餘年困苦備嘗，不思再返，竟不說明。尋者窺其意，疑之，乃故解包袱，露履以觀其意，女至是不能掩，乃告其即韓玉娘也。尋者謝罪勸女返，女却之，尋者過返，述所見於程，程奔至，則女已病，纏綿床側，程哀痛相慰，然女壽已盡，乃齋恨而終。

【按】此劇係據明陸采之分鞋記傳奇。「輟耕錄」，「宋稗類鈔」均載其事。但作白玉娘，爲統制白忠之女，其結果則與程鵬舉復爲夫婦。明馮猶龍醒世恆言「白玉娘忍苦成夫」，即述此事也。曲海總目提要卷七載陸采之分鞋記。

天女散花

一名天女宮

釋迦牟尼佛，因知維摩居士，在毘耶離大城中，現身有病。乃命文殊師利，率領諸菩薩諸大弟子，前往問病，並談妙法。文殊等既去，如來命伽藍傳法旨，天女等到維摩室中散花，以驗結習。蓋每逢諸天菩薩談經說法之時，天女即前往散花，以驗諸菩薩弟子心性淨澈法。至是，天女既奉佛旨，遂率領花奴，前往毘耶離城散花焉。

【按】此劇舞蹈散花，香雲紛乘，珠環瓔珞，是大自在，固且歌且舞之製也，示人以靜寂大觀之法。

嫦娥奔月

后羿者，爲有窮國之君，風姓，有神勇，且善射，古時曾有十日並出，后羿爲之射落九日。故至今只一日。妻嫦娥，小字常儀，甚美，惟后羿性暴躁，嫦娥常怨之，以是鬱鬱不樂。一日，后羿從蟠桃會乞得仙丹一壺而回，值醉甚，將丹交與嫦娥。嫦娥偷服，即覺身輕如葉，能飛昇上天。明日，后羿酒醒，知丹已爲嫦娥竊服，大怒，欲殺之。嫦娥懼，匆匆出逃，竟奔入月宮，而月宮諸仙子，預奉金母旨，已知嫦娥將入於月宮爲主，相待迎接，及后羿追至，卒爲吳剛等守月天使所戰退。

【按】嫦娥，一作姮娥。「搜神記」謂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淮南子」亦謂羿情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奔月宮。

黛玉葬花

紅樓夢中瀟湘館主林黛玉，生性孤僻，又以身世伶仃，故於大觀園築埋香

塚，每年掃集落花，埋葬於此。一年又值春暮，黛玉聞其婢紫鵲謂諸姊妹，均在園在饒春。因觸動心事，荷鋤前往葬花。至則已有人收集花瓣於塚旁，深異之。乃不暇查問，即掃花葬入塚內，並作葬花詞以哭之。不圖爲其表兄寶玉所竊聽，至其哀痛之處，竟放聲大哭，蓋寶玉亦多情者，且與黛玉又情投意合。黛玉既爲寶玉所驚，便思遁去，寶玉阻不放行，共話葬花及平常瑣事，始知集此花瓣者即寶玉也。

【按】此劇據曹雪芹紅樓夢小說第二十七回下半「埋香塚黛玉泣殘紅。」

千金一笑

一名晴雯撕扇

怡紅院主人賈寶玉，一日外遊，院中祇留侍婢晴雯襲人等，適有梨香院寶官玉官二女僂，至怡紅院與晴雯等唱曲遊戲。忽因天氣暴熱，雷雨大作，寶玉歸院，姊妹們均因頑唱未加注意，以是叩門良久，襲人聞而啟之，寶玉已淋全濕，怒不可遏，即將啟門者踢倒，並大聲苛罵，既見襲人乃大懊喪，亟慰問之

。次日爲端午節，寶玉至祖母處拜節，午後歸院，晴雯爲之更衣，失手將扇子跌斷，寶玉稍責晴雯，晴雯鑒於昨日情形，已覺不快，因亦以譏誚語挺撞之。襲人聞之，假意代爲綏頰，語中帶諷，晴雯因是益騷，大相勃谿，寶玉憤極，欲遣晴雯，既而寶玉復出，赴宴晚歸，前事已忘，仍與晴雯啾啾私語，故以扇進，令之撕碎，以消不平之氣，晴雯竟撕之。寶玉復詢尙欲撕否，晴雯至是不禁嗤然一笑，寶玉遂以自古千金難賣笑之語嘲之。

【按】此劇據曹雪芹紅樓夢小說，第三十一回上半「撕扇子作千金一笑」衍成之。

上元夫人

漢武帝好神仙，與董仲舒東方朔於承華殿君臣相叙，武帝乃談及求仙之誠，時有一仙女現身，武帝乃於別殿潔身拜禱，西王母鑒其誠，乃命郭密香，阮凌華，董雙成，許飛瓊四仙女伴上元夫人降凡，上元夫人爲上界金仙，掌長生

神錄，乃與四仙女共歌共舞，相率雲霞滿天昇騰而去。

【按】此劇爲上元節應節之劇。「漢武內傳」王母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問，帝因問王母，不審上元何真也。王母曰，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錄者也。

太真外傳

太真楊氏字玉環，弘農華陰人，父玄璣，爲蜀司戶，故太真生於蜀，父死賴叔元微撫養之，比長，入壽王府爲宮人，開元二十一年，明皇命高力士取玉環度爲道士，號曰太真，未幾於鳳凰園冊封爲貴妃，賜浴溫泉（即華清池）以示寵，浴時上竊窺之，千古傳爲美談，定情之夕，且賜金釵鈿盒及紫磨金步步搖以誌念，自是寵擅專房，即長恨歌中所謂『回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也。後漸與兄國忠干國政，朝野嫉之，又悅胡兒安祿山，認爲義子，穢聲四播，未幾安祿山反，陷長安，明皇蒙塵至劍閣，六軍逗留不進。上知其意，命將

妃縊死馬嵬坡下，亂平上還，親往致祭，獲其遺襪而歸。

【按】楊太真事蹟，唐白居易長恨歌咏之甚詳。而元白仁甫「唐明皇秋夜梧桐雨」雜劇，及清洪昇（昉思）之長生殿傳奇，亦昭昭在人耳目。

童女斬蛇

何道姑者，居山西將樂縣，素以鼓簧舌騙錢財爲生，見一長蛇，僞稱爲「金龍大王」下界，於是富商大戶，均被其惑，踴躍捐輸，爲之蓋造廟宇，何道姑亦遂爲廟主。後又揚言於衆，言八月朔日，爲大王生辰，當用一童女祭之，俾可庇佑地方。其時上下人等，無不信以爲真，於是每年援以爲例。富者則以金錢運動，可免於厄，而貧家則必爲地保所勒派，以五十千文易其掌上珠，充作祭品，委諸蛇口，前後已斃九人。其時又遇大王誕日，照例祭祀，童女則應輸至李誕之女奇蛾。李誕悲動欲絕，惶急無措，惟奇蛾暗思既有神靈，必無啖人之理，反欣然願往。既到廟中，遇何道姑之徒慕貞，奇蛾與之結識，慕貞極

愛憐之，私將何之秘密道破。二人遂同心密謀，引長蛇出洞，奇蛾即奮力刺殺之，而慕貞則至屋後縱火，二人並潛逃至縣署稟告，縣令立提何道姑審訊，於是歷年種種騙拐手段，據實供出，即處以死刑。將大王廟產業，斷給奇蛾，以酬除害之功，慕貞則結奇貞爲姊妹云。

紅線盜盒

潞州節度使薛嵩家，有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使掌牒表，號曰內記室。時兩河未寧，以滏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召節度使令孤章女，三鎮締交爲姻。而承嗣常患肺氣，遇熱增劇，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卜選良日，將併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計無所出。紅線曰：主一月不遑寢食，非爲鄰境乎？某誠賤，亦能解主憂者。嵩以其語異，具告其事。紅線曰：此易與耳，暫使某一到魏城，觀其形勢，今一更首途，五更可以復命。乃入

房，梳烏鬢髻，黃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絢履，胸前佩龍文匕首，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閉戶危坐，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墮落，即紅線迴矣。蓋紅線達魏城，凡歷數門，即達寢所，田於帳內休眠，枕前露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遂持金合以歸。嵩乃發使入魏，封送金盒。田爲之驚怛絕倒。

【按】此劇據唐楊巨源撰「紅線傳」，明梁辰魚爲「紅綫女雜劇」。

牢獄鴛鴦

酈珊瑚者，山西太原富戶酈端甫之女也。愛之殊甚，故擇婿甚苛，十六歲猶未字焉。一日珊瑚與嫂氏，同遊五台山準提菴，途遇年少書生衛玉，風流蘊藉，珊瑚心愛之，頻頻以目送。嫂氏會其意，遂告以彼之姓名，並謂年未弱冠，早已蜚聲庠序中，而琴瑟猶虛云云。珊瑚微頷其首，回家而病作。嫂氏入房問候，珊瑚直訴心事，並不隱瞞。嫂氏慰藉之，謂候我歸寧，倩其兄與衛生作

伐，好姻緣當必諧合。珊瑚疾瘥，而其父已擇坦腹於吳氏，珊瑚心雖不願，重以父命，亦無可如何。先是，鄚姓有縫工金二朋者，惑於珊瑚之色，乃思謀佔。初聞衛玉，奪其所好，已心恨之；繼聞將嫁吳氏，更忿火中燒，於是在合巹之第一夜，竟混入人叢，潛伏洞房門外，將新郎刺死。入門強欲求歡，自稱衛玉，新郎已爲我所殺。珊瑚大驚，喊叫婢女，凶手情急，拔去頭上金釵而逸。家人畢集，見橫屍地上，報縣勘驗。當將衛玉珊瑚，嚴刑審問，屈打承招，此案遂成定讞，以待秋決。巡按周天爵蒞縣，以案關人命，提出重審，及見衛玉，乃一瘦怯書生，絕不類殺人越貨者。再三研訊，衛玉極口呼冤，周雖信而不敢信，仍懷疑莫釋，乃命獄官將男女二犯，同監一室，在外窺探，聞有口吃狐臭之語，則衛玉並無此恙。從此根究，始知真正要犯，即縫工金二朋，果患口吃狐臭，蓋入門強姦時，燈火已熄，珊瑚亦不知何人，惟以彼云衛玉則衛玉耳。於是真犯既獲，立正典刑，抵償吳氏之命，衛玉本無罪，珊瑚不知情，均無

罪出獄，由府縣主婚，配合爲夫婦焉。

【按】此劇見桐城許奉恩蘭菖館外史里藥卷八「小衛玠」一則，此爲改編者。

紅 綃

紅綃者，唐汾陽王令公郭子儀之歌姬也，令公功高爵顯，懼啓人猜疑，恒隱於聲色以自秘。會故人子，博陵崔芸來謁，公留與飲，且出紅綃，命歌舞侑觴，生睹姬色藝，神爲之移。姬亦頗屬意生，酒闌人散，姬送生出，珍重示意。生歸廬，衷懷輾轉，不能自已。其僕崑崙奴名磨勒者，詢得其情，爲解釋姬意，且自言身爲劍客，能挾人飛越出入。乃夜挾生入公邸，復挾生與姬同出，詰且闢者白公，公不究紅綃，而頗欲偵察崑崙奴，明年生與姬，同爲曲江之遊，崑崙奴從焉。適遇郭府家將於酒肆，奴與搏敗之，郭將歸白諸公，復率將卒至生家索奴，奴又敗之，且揚言身爲地仙，爲生夫婦締結姻緣後，仍將入山，並約立秋日，在青門外與生夫婦爲別。屆時生夫婦如約至，令公亦往覘其異，

堅欲薦奴於朝，奴辭之，爰介生夫婦，向公謝罪，拱手爲別。於是崑崙奴遂皈正果，珠燈仙杖，簇擁白日上昇云。

【按】此劇據考自「裴鏹傳奇」：謂「唐大歷中」，崔生因視勳臣一品疾，一品命衣紅綃妓者進一甌與生食，生赧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進之，……」崔生神迷於紅綃，始有崑崙奴往劫歸生之事。段成式有「劍俠傳」叙崑崙奴之爲生助成因緣。生見紅綃後，曾吟詩曰：「誤到蓬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枝雪艷愁。」紅綃妓亦有詩曰：「深谷鶯啼恨阮郎，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劍俠傳中叙崑崙奴入一品家，負妓與生出入情狀甚詳，可按察之，劍俠傳列入唐人說蒼。又梅鼎祚有「崑崙奴雜劇」，叙此事。

又明無名氏以紅線，紅綃，演爲「雙紅記傳奇」。

謝小娥

女子謝小娥蜀之巴陵人，適平江段居貞爲妻，父尙滄，翁婿外出經商，會將偕往蘇杭，小娥置酒爲別，出手製新衣二襲，分贈其父與夫，並言縫細處皆留暗記，願慎藏之。其父與夫遂遠出貿易蘇杭，遷延半載，頗有所蓄，將買舟而歸。適巢湖匪設船江州，名爲操舟，實則殺人越貨。居貞雇舟，適遇申蘭申春二盜，翁婿皆遇害。小娥在家，日夕盼望，音信杳然，秋暮夜涼，百感交集，繫念行人，昏然入睡。夢父與夫同歸，告以遇盜被戕並示十二字隱語，蓋暗含賊人姓字也，十二字隱詞，殺父者爲「車中猴，門東草。」殺夫者爲「禾中走，一日夫。」小娥痛哭而寤，心知其父與夫均遇害，而終不能解十二字之隱語，賊人姓名，未由知悉，乃遣散侍婢，親出尋至漢陽晴川閣。守閣者爲老夫妻二人，重義收留，並書十二字于壁，冀有能解此隱語者。會江南觀察判官李公佐，道出漢陽，遊晴川閣，見壁間隱語異之，廉得其情，詳爲解釋，盜名始露，並教以男裝訪賊等計，時蘭春二盜，已爲江州大富翁，結識妓女小玲瓏，頗

自安樂，托荐人之王四媽爲之覓僕。時小娥既改男裝，更名李小乙，王以荐之申盜，小娥心知其即爲仇人，乃曲意事之，大得二賊信任。終至發見秘藏血衣，識爲手製贈別之物，復仇之心遂決，當新任江南觀察判官李公佐到任時，蘭春二盜，正鳴得意，無所不爲。值端陽令節，小娥酒醉二盜，殺之並傷賊夥，復改女裝，到官自首，乃受理官即爲公佐，曾識小娥於晴川閣者，一訊即明，復以血衣呈驗，證據確鑿，乃處盜夥死刑，公佐欲奏朝廷，表揭節孝。小娥謙謝再三，願入空門爲尼，乃入紫竹菴。申盜家私，移作香火，而小娥終未承受云。

【按】此劇據太平廣記卷四九一李公佐「謝小娥傳」，明凌濛初拍案驚奇初刻第十九卷「李公佐巧解夢中言，謝小娥智擒船上盜」，即衍此事。

清惲珠「蘭閨寶錄」孝行第一，亦記此事，所述皆同。

林四娘

林四娘，字幻花，明嘉靖邯鄲人，父兆夢，善技擊，慷慨好義，遭時荒亂，不屑仕進，慕朱家郭解之爲人，遂入于江湖游俠之流，晚年以四娘幾諫，避地青州隱英莊，結茅小隱，號蕉鹿居士，薛花種竹，頗自閒適。有狼爲心者，固舊時同游，踵門求貸，兆夢以其不事生業，峻拒之，狼倖倖去，四娘雖諫阻，然已無及。狼乃夤夜入周鄉紳家，殺人越貨而逸，旋爲邏者所得，逮至提刑官署，提刑親鞫之，狼爲修怨計，乃誣兆夢爲之主使。先是提刑吳廉，偵知四娘美，遣人諷兆夢，乃得以爲妻，兆夢以年齡不符却之。至是吳聞狼攀兆夢，乃大喜，使人誘兆夢至，百方要挾，兆夢終不屈，吳怒，乃擒置獄中。四娘聞耗，往探其父于獄，備得狼吳誣陷之故，然無術解脫，時恒王朱承祐開藩青州，四娘乃躬犯鹵簿，願沒爲官婢以贖父罪。王令入府親訊之，始知其寃，且驚其絕艷，納爲側妃，置酒高會，復問四娘何能，四娘乃述家學武術，王乃命獻技，四娘舞劍爲壽。王大悅，命統率府中女兵，號嬌嬋將軍，翊衛王府。初流

寇李賊攻陷河南，復涎齊魯之富，欲犯青州，王府太監傅榮恩者，備得王寵，實反側之小人也，嘗函李賊，使率衆犯青，已爲內應，李乃遣其部下李彪攻青，王震怒，將親往平之，四娘切諫，傅復從而慫恿之，乃決議親征，傅又請於王，願得健兒數千爲王前驅，王許之，傅乃與李約，使李與王交綏時，佯敗誘王，設伏兵困之，王固不之知也，兆夢聞王親征，乃投王營以自效，且阻王勿輕敵，不聽，遂陷賊中，伏弩齊發，兆夢躬冒矢石救之出，然王受創幾死，乃拔劍自刎。兆夢歸報四娘，驚痛欲絕，乃慷慨誓師，竟無一應者，惟女兵則願效命疆場，乃率之攻賊，擒逆閹傅榮恩，及流賊李彪等獻祭王靈，駢戮之，四娘亦以身殉云。

【按】清曹雪芹紅樓夢小說第七十八回「老學士閒徵婉嬾詞……」即詠林四娘事。賈寶玉詩中有「眼前不見塵沙起，將軍俏影紅燈裏，叱咤時開口舌香，霜矛雪劍嬌難舉。」直將林四娘繪出。清楊恩壽有「婉嬾封」傳奇。

王漁洋「池北偶談」中亦述及林四娘事，謂閩陳寶鑰曾迷離見林四娘至其室，蓋死後貞魂也。

「壺東漫錄」亦載此事。

卓文君 一名文君當爐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博學工詞賦，入資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長侍，因病免官，客遊大梁，著子虛賦，極蒙孝王嘉賞，王薨，倦游返里，與臨邛令王吉頗相友善，一日携琴童備車騎往訪，王吉躬自郊迎，舍之都亭，待以上賓禮。邕有卓王孫者，富紳也，震相如名，設筵招飲，兼邀縣令暨富紳程鄭作陪，相如探知王孫有女文君，新寡，美而才，精音律，欣然赴宴，文君在屏後竊窺相如品貌，悅之，宴罷，諸人咸以一聆雅奏爲請，相如爲鼓瑤琴一曲，求文君屬和，復彈鳳求凰曲，挑以琴心，並以綠綺贈之。文君默喻其旨，蓋隱隱然以此琴作蹇修矣。客散，文君憐才心切，婉稟王孫，欲以終身託之相

如。王孫嫌其貧，不許，文君愿既不遂，情復不能自禁，夤夜私奔相如，同返成都。王孫憾女之不才也，絕之，長子某勸解，亦不允。文君既得配意中人，而家徒四壁，無以謀生，屢函索嫁時奩資，王孫靳而不予，如是者有日矣，無何，文君設計，偕赴臨邛設沽肆，男滌器，女當爐，其用意固別有在也。某日，程鄭過飲，驚酒保中何來此艷者，細詰根由，心竊恥之，歸勸王孫勉分家財若干，仍不許。會上林監楊德意者，告假還鄉，久耳相如才名，道出邛邑，訪求生平著作，相如授以子虛賦，楊監回京，上之武帝，大悅，特命楊監贖旨，拜司馬相如爲中郎將，持節出使邛邑。方楊監之道出邛邑也，王吉郊送過肆，驟見文君而訝之，詢悉相如夫婦作此沽酒生涯，意甚憫惻，是日贈銀親訪，適楊監亦贖旨前來，於是摒擋一切，起節回里，成都守令，郊迎天使，王孫聞之，深自愧悔，前去獻財帛，進諛辭，認爲翁婿，文君亦父女如初云。

【按】卓文君事，見漢書，「文君當爐」，是爲穠艷之典，又司馬相如於娶卓

文君後，曾思另聘茂陵人爲妾，文君乃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見西京雜記。

清蔣士銓（心餘）藏園九種曲「茂陵絃」即此事，又名「當爐艷」。

白羅衫

有明季葉，蘇雲之父以事忤魏忠賢意旨，結怨甚深。雲父卒後，雲服闋入京，赴部投文，忠賢啣前怨，諷示主管者，選雲蘭谿縣令。蘭谿多山，民俗慄悍，號稱難治。大盜劉權盤踞彩石山中，勢甚强大，時往縣中借糧，稍拂其意，則焚殺甚慘。忠賢知雲忠直，有乃父風，必不爲屈，蓋欲借此致雲於死。雲固稔知之，因告終養不獲，遂與家人訣別，令弟雨留侍老母，其妻姜氏美慧而賢，適有妊將產，行時雲母取家藏白羅衫二件，賜雲夫婦一件，而留其一，以爲異日團聚之證，並給行資甚富。雲遂辭母弟，偕妻姜氏同赴任所，途次雲夫婦誤雇盜船，水寇徐能見雲行李衆多，知雲富有，復涎姜氏色，船至江心，盜

盡殺隨行諸人，雲請拜君親就死。盜許之，雲拜畢投水，姜氏欲從，爲徐所持不果，盜魁徐能欲犯之，姜氏拚以身殉節，大罵不止。徐怒乃縛之艙中返盜居，共分贓物，徐有弟名用，喜讀書頗不善兄所爲，而莫由禁之，見徐携賊及姜氏抵家，驚懼不知所爲，乃佯勸徐納姜氏爲妻，復以酒灌之，徐及餘盜盡醉，惟一盜名王九者，酒量甚豪，獨醒，言語間亦頗以殺官爲慮，用乃曉以利害，使釋姜同逃，王許之，乃與用釋姜偕逃，行至官塘，忽姜腹痛欲產，而追者甚急，亟避蘆中，果產一男，姜見事機已迫，遂取白羅衫半幅，將所生兒包裹。適盜黨吳忠奉盜首命，追逋者甚急，聞蘆中兒啼，異之入視，見姜宛轉哀啼，萬分淒楚，吳頓觸發天良，遂釋姜索兒往復命，詭告盜首曰：姜夫人見追者至，棄兒投井死矣。盜首見兒頭角崢嶸，頗有福相，甚愛賞之，乃携兒歸。姜俟盜行，乃逃，遇一蘭若，蓋鏡花菴淨地也，老尼性空亦忠良之妻，時在門首閒立，見姜風塵憔悴，而秀麗端莊，有大家風，隻身獨行，訝其不類，姜痛哭求

救，告以所遭，老尼乃延姜入菴暫居，並告以閩浙總督王國輔將之任所，與尼有葭莩親，行至此間，其夫人忽產一女，僻鄉覓乳娘弗獲，如能應乳娘之役，隨其至任，則異日遇機，大仇可報。姜遂因老尼之介隨王總督赴任。蘇雲自落水後，爲彩石山盜魁劉權所救，強令司筆札作謀士，雲爲強暴所迫，不得已從之。雲母自雲行後，兩年不聞音問，家遭火災，廬舍蕩然，奸黨仍記前隙，誣次子蘇雨縱火通賊，押入囹圄，幸吳太守察明冤枉釋出，然自兩次非災，家中落，無可資生，雲母不得已，命次子雨向戚友告貸，措資往尋兄。盜首徐能自將姜氏所產兒携歸撫養，冲齡即延師爲之課讀，取名繼祖，繼祖天資穎異，聰慧絕倫，及漸長大，讀書明理，大不直徐所爲，欲諫之蓋尙不知認賊作父也。光陰若逝，轉瞬考期，繼祖赴京應試，中途口渴，見一老母行汲，遂往丐飲，老母蓋蘇母也。見繼貌酷似長子雲，倚閭念切，不覺涕泗橫流，繼祖見老母所衣白羅衫，與所藏者極類，亦異之，因勸蘇母勿悲。蘇母延繼祖至家中，並

告以所苦，相約考舉，當重過其家，爲探其子下落焉。時王總督奉令剿滅劉權，蘇雲已在匪巢十八載矣，見王師至，放火爲內應，盜類悉平，雲亦由後山赴京告狀，姜氏在王署爲乳娘亦十八載，自分所天，已爲異物，而奇冤未報，子訊杳然，不覺悲從中來。王小姐因感姜氏撫育之恩，已認姜爲義母，詢知冤狀，乃令往新按院呈訴，新按院即徐繼祖蓋姜氏親生也。繼祖接狀回衙，蘇雲亦來告狀，繼祖見兩狀均告徐能，深以爲異，及詢奶公吳忠，卽當年釋姜氏人也，吳忠前後詳情告之，並云有半幅白羅衫爲證，繼祖因憶曩上京遇一老母有白羅衫，今乳娘亦有白羅衫，若再將自己所藏白羅衫合對，則老母爲祖母，告狀乳娘爲生母，蓋無疑義，遂命吳忠取白羅衫合對，果無訛，繼祖一慟幾絕。乃派中軍星夜擒徐能到案，並延父母至衙，骨肉團聚，正擬科徐能以大辟。時徐能之弟徐用，已看破紅塵，遁迹爲道士，不忍其兄之死，又恃有昔恩，向繼祖乞宥，乃流徐能於沙門島，而歸叙天倫之樂焉。

【按】此劇本事載明馮夢龍警世通言第十一卷，「蘇知縣羅衫再合」敘述頗詳，故事曲折，可歌可泣。

清劉方（晉充）有「白羅衫」傳奇，曲海總目提要卷十六載之。另考太平廣記原化記，記清河崔氏離合事，與白羅衫極相似。

混元盒

一名琵琶緣

少婦蘇巧雲者，青年守節，爲其堂叔所不容，乃設計將其誘賣，致使無瑕美玉，竟墮落於烟花里巷矣。蘇既被賣於娼，誓不操賤業，因中鴇母所忌，日以鞭撻相加，迫其應客，蘇則決不相從。一日有紈袴曹公子者，挾資遊勾欄，覩蘇美，執意命其侍寢，蘇不從，曹強迫之，蘇直批其頰，曹本爲富不仁者，寧有惜玉憐香之意，乃揚言蘇若不侍其寢，則將妓院封鎖，鴇兒送官治罪，言訖悻悻而去。鴇聞言移怒於蘇，鞭撻益烈，蘇不能忍，晚間乃自縊尋死，其時蠟子精，正伏簷際，窺蘇縊死，下而吞其屍，變爲蘇貌，諸事皆任鴇兒所爲。

搗大喜，其時曹雖被辱，然念蘇綦切，一日忽見蘇來賠禮，喜而相問，知蘇欲委身事之，益加喜悅，因留曹處相伴，斯時蘇之冤魂不散，知蠍精吞屍變貌，敗其貞節，怒而訴於天師，張廉得其情，乃請衆天神擒妖焉。

【按】曲海總目提要卷四十記混元盒一則，言爲近時人作。

峨眉劍

煉師聶元，以中年喪偶，篤志玄門，偶朝紫霞山，道遇許真君，鑒其向道心誠，而道根未固，雖收諸門下，終慮其不能超凡，遂賜仙丹一粒，命聶守法壇四十九日，並傳妙道。然聶誤以是月爲小建，至四十八日開壇，師乃未至，時峨眉山有一豬婆龍，修煉千年，妖焰瀰天，見法壇金光上騰，遂幻形爲許真君，將丹騙去，復擊聶死，許真君聞變而來，則豬婆龍業已逃去。聶有愛女碧雲，聰慧婉順，事父至孝，見父死，痛不欲生，籲真君爲父雪仇，真君以豬婆龍服丹之後，道法頓增，報仇今尙非時，遂携碧雲入山，煉成峨眉劍十二隻，

神鏡一方，數年道成下山。許真君告以豬婆龍深處潭底，欲報父仇，須覓得乾坤鼎及降魔杵，再求一善吹鐵笛者，乃得引豬婆龍出潭而殲之。知碧雲與一朱姓淡梅者有姻緣之分，遂先授朱以鐵笛。而令碧雲往五老峯，與朱相晤，屆期二人相見，分途盜寶，乾坤鼎在太湖，碧雲入湖探尋，與看寶者大戰，幸遇真君始獲寶鼎，時朱淡梅赴嘉興西寺盜寶歸來，遂至峨眉山與碧雲相見，偕行至孽龍潭，吹笛引龍出，龍正在修真養性，忽聞笛韻悠揚，出洞靜聽，於是碧雲乘虛闖進洞府，龍當以雙龍劍抵敵，因碧雲劍法乃神所授，以十二隻峨眉劍刺之，龍終伏誅。碧雲父仇既報，與朱淡梅同回紫霞山，經真君指授一同仙去云。

【按】此劇本事原自清王韜（天南遯叟）之「淞隱漫錄」所載「劍仙弄碧雲」一則中，此為改編者。原文尚有斬蛟驅狐等事，不具錄矣。

珍珠扇

明奸相嚴嵩當國，賄賂公行，仕途龐雜，時有吳天利者，襲父餘蔭，納資嚴氏，得選爲松江府知府，喜慶彈冠，擇日赴任。會中表安興周擬携眷前赴松江，探望岳家，請與吳氏同行，當安興周偕妻任月英進謁吳天利夫婦時，天利惑於月英之美色，頓懷不良之念，意存姦佔。惟天利之妻蘇月蓉，將門之女，遇人不淑，向不以天利之所行爲然，微窺乃夫心懷叵測，規勸不納，殊爲月英危，惺惺相惜，蘇心中即存相機拯救月英之意。吳天利既爲色魔所驅使，罔計利害，嗾使其牙爪計成於中途謀害安興周，徐圖月英。興周既被害，蘇氏憫月英之遇，設計使其喬裝避難，月英既脫網羅，獨行踽踽，茫茫無所之，適遇盤據山寨之白耀下山，遂劫月英以去，白耀有姊二，名姣蘭芳蘭，姊弟三人，係出名門，因父爲佞臣所陷，憤而據山爲寇，既俘月英，不知其爲喬裝之男子，意欲爲姊氏擇偶，月英亦不敢敗露形藏，佯稱爲安興周，姣蘭芳蘭既相攸，亦即許婚，留此身將爲夫復仇，不意身懷六甲，分娩在即，究難盡掩女兒之態，

不得已委婉陳之白氏姊妹，白氏敬其節烈，安之，不罪其喬裝。會安興周落水時有珍珠扇寶物，得不死，再謁表兄吳天利，天利恐事洩，陽示親密，贈以程儀，使回原籍，陰使計成伏於要道，殺之滅口，不意天網恢恢，正在揮刀之際，適白耀下山借糧，聞呼救之聲，循道赴援，興周遇救，白耀詢其姓字，曰安興周，白耀疑焉，爰獻之姊氏。姣蘭芳蘭既俘安興周，遂向月英曰，設汝夫而尚在人間，吾姊妹既適喬裝之安興周，名義已于歸安興周，則將何以處吾姊妹？月英允共事一夫，英皇不能專美於前，白氏姊妹笑頷之，遂使見興周果屬夫婦，姣蘭芳蘭要以實踐前言，月英允之。惟時朝廷以白氏姊妹，據山爲寇，天下沸騰，宣老臣任效甫復職征討之，任與其部下蘇昌商議，蘇問白氏姊弟系出名門，招撫之，爲國宣勞，任從其議。任效甫者，月英之父，而蘇昌則蘇月蓉之兄也。月英在山，聞大兵進剿，主帥即爲其父，勸白氏姊妹歸順朝廷，月英即於陣前謁父，詳稟原委，效甫痛恨吳天利非人，使蘇昌捕之歸案，治以相當

之罪。蘇月蓉因援月英爲吳天利不容，被害遇救，巧逢骨肉，而月英則破鏡重圓，姣蘭芳蘭亦得配良緣云。

【按】此劇出於「盲詞」。

九陽鐘 一名蕩寇志

故事述陳希真與女麗卿據猿臂寨敵梁山泊，暗助朝廷，而避奸狡。於寨外張家道口地方建鐘樓一座，以陳希真所鍊之「九陽神鐘」懸於其中。此鐘據蕩寇志第二十回謂「那口鐘上的符籙寶篆，都包藏先天純陽元氣，善能收攝有情的精神。一聲撞動，方圓九里之內，但是飛走活物，都如醉如痴，動揮不得，直待一個周時，方能甦醒，却不傷性命，那怕你悶了耳朵，都不濟事。只要太陰元精秘字鎮住泥丸宮，便無妨害，我已製下幾千頂巾兒，與自己的人戴了，看守此鐘」據此可以知「九陽鐘」之厲害。再如第二十五回謂「鄉人答道，小人等雖居此地，實不知底細，那鐘樓自起造到今，亦從未撞過，只聽得那些嘍囉們

，有四句歌兒，念誦道「好個九陽鐘，只消一聲撞，賊兵來一萬，活捉五千雙」。又可證明此鐘之厲害矣。再如同回謂「却說苟英仗九陽鐘震倒了李達時還和那五百人，活捉了解送到大寨，次日正在鐘樓上觀望，只見一大隊賊兵，約有四五千人，飛奔投來，苟英大喜，待他走入界限，便撞動神鐘，皇的一聲，只見那四千人，都馬仰人翻，七橫八斜。睡在地下，兩旁小屋裏，奔出數百嘍囉，各帶麻繩，將衆人慢慢的細縛起來，一個個穿在槓子上，扛豬也似的抬了去。」九陽鐘之使人丟魂動魄，可見一斑。但公孫勝請來「元黃吊掛」震碎神鐘，茲再引第三十七回謂「公孫勝道：『本師說此寶若掛在鐘上，其鐘無故自碎，……但任用一人，只待其鐘響時，將弔掛向鐘招展，口念「靈寶元宗，粉碎虛空」八字，其鐘亦應聲而碎，若出一百八步以外，須步斗佈罡，持咒掐訣。……』只聽得山下人喊馬嘶，那鐘已皇地飛聲，公孫勝忙開蓬窗，將弔掛向鐘招展，却也作怪，那鐘安然不動，公孫勝曉得脚下必在三百六十五步界限之

外，趁那鐘聲未絕，不暇多計較，便飛步出廬，搶上山來，將弔挂再向鐘招展，方才聽那鐘山崩崖倒的一聲響亮，好一似鑊鍬下地，金鼓喧天，一片聲紛紛墜地，把那口九陽神鐘，化作粉碎鐵片。」

【按】清山陰俞仲華蕩寇志，自第二十回「陳道子草創猿臂寨」始即說明「九陽鐘」之用途與效果。至第二十五回「陳道子鍊鐘擒巨盜」始用此鐘擒梁山泊盜。再至第三十七回「東方橫請元黃弔掛，公孫勝破九陽神鐘」「九陽鐘」一幕始告竟。

比目魚

高士慕容介，官居漳南兵備道，爲人淡名利，襟懷涓潔，與妻歸隱山林。時有才子譚楚玉，錦心玉貌，落拓窮途，偶見玉筍戲班女旦劉藐姑，國色天香，靈犀慧照，徒種相思，不惜投身班中爲之搬配小生，俾得暱近。班主老板，爲藐姑之父劉文卿及其母絳仙，視掌珠爲錢樹子，防極嚴，藐姑心雖默許譚

郎，只於拍曲演戲之頃，眉目傳情，兩相纏綿，無由親近，班中小丑與花面慧黠者，窺破其隱，輒撚醋拈酸，設計捉弄揶揄之。

劣紳錢百萬者仗其銅臭勢力，色慾薰心，素戀絳仙，繼見其女，迫欲納小星，會藐姑於江岸晏公廟演酬神戲，演荆釵記抱石投江一幕，因其戲情藉題發揮，指罵百萬，然後竟抱石投江同逐波臣而去，至誠可以格天，二人投江，相抱中流，幸爲慕容介漁罟所救，得慶重生，匹爲夫婦，後譚生應試高中狀元，適朝廷勅統軍剿林飛虎，得慕容介奇計，大破之，以功獲八府巡按。

是時正駐軍晏公廟，藐姑以思念雙親，楚玉乃飭地方官，傳玉笱班，仍在江邊演荆釵記祭江一幕，於笙歌聒噪中，一家得重團圓，如所演荆釵記劇中情節焉。

【按】此劇原爲清李漁（笠翁）十種曲之一，今翻爲皮黃，戲中串演，以荆釵記王十朋與錢玉蓮事爲本劇之前後寫照，並爲扼要之描寫，情致逼真矣。

千里駒

明正德間，閩人劉瑾，專權納賄，無惡不作，見武宗英明，恩寵漸衰，恐惡蹟日久敗露，必受重譴，時有叛心，而未得便，帝以即位多年，儲貳猶虛，嘗許宏願修治廟宇，會皇子生，劉瑾謂泰安泉林寺，佛著靈異，勸帝重修廟宇，親往降香，爲國祈福，帝爲所惑許之。時吏部大臣劉俊，忠直敢言，劉恨之切骨，而寺僧飛龍和尚，乃綠林大盜，與劉瑾勾結，擬於中途行刺，並在事前造假箭一枝，上刻吏部劉字樣，備行刺不成，即以此陷害劉俊焉。值劉俊子廷鶴，偕一老僕，乘御賜千里駒北上赴考，行憩泰安酒家，邂逅張大奇與酒傭爭吵，廷鶴出而排解，並餉以酒食，張固奇人，爲飛龍舅父，以家貧居寺中，其女經芳，則依飛僧之母，不貪盜泉，以紡織所得，供父易酒，張爲人正直，女尤敏慧，覩飛龍所爲，弗善也。乃日以酒澆愁，不期遇廷鶴，甚感之，於是痛飲醉臥，廷鶴方欲啟行，復聞肆外喧嘩，出視見少年男女打花鼓蓮香，風塵落

拓，而舉止英爽，異而詢之，則忠臣後裔，李夢熊蘭兄妹也。相見恨晚，遂訂交盟。乃贈金具酒食而別，時日已向暮，四顧荒野，無旅舍，乃往泉林寺投宿，飛龍出見，既利其金資良馬，又詢悉爲劉俊子，三更往殺，張大奇歸寺，見廷鶴馬，詢得其故，乃將飛龍灌醉，放走廷鶴，廷鶴本文人，偕老僕亡命夜竄，見道旁有人家，即投宿焉，不知所投者，即和尚母家也。僧母聞廷鶴自寺中逃出，大驚，假爲欸待，急開後門，與飛龍送信，女在門後，聞主僕對話，知廷鶴爲忠臣子，出見廷鶴告以危境，廷鶴大驚求救，女出父草鞋，命置東南，而令廷鶴主僕往西北方逃，又命老僕，以繩假綁己身，避放逃之嫌，老僕見女美慧而賢，遂作伐訂婚而去。飛龍母子追來，不見逃人又爲女僞言所誑，率衆往東南窮追，張大奇在寺中，聞廷鶴甫離虎穴，又入危境，急持刀追救，女乃告明其父，廷鶴無危矣。父女連夜啓行入京，女亦弱質，中途備受艱苦，一日夜行，值大風雨，投避古廟，又遇二賊裝鬼劫人，迨張覺其僞執之，而女已飽

嘗驚恐矣。正德帝抵泰安，飛龍即率衆行刺，左右皆劉黨，已瀕於危，值李夢熊兄妹至，殺退羣賊，以救駕功，各封將軍郡主，即護駕回京，命劉瑾代往降香，劉取所製吏部劉令箭，謂行刺乃劉俊主謀，上又爲所惑，傳旨逮劉俊全家治罪，廷鶴至京，知父已爲奸臣所陷，急奔李夢熊處商救，張父女亦聞凶信前往探監，值廷鶴夢熊改裝樵夫在監相遇，張父女盡述劉瑾飛龍逆謀，遂定計，由李兄妹上密本告發，使張馳往泉林寺，張先盜千里駒，及謀逆書證，李兄妹亦擒飛龍，並二賊黨以歸，帝見奏書大怒，密旨集各大臣，在勤政殿御審，命金吾衛捉拿劉瑾與飛龍和尚對詞，案情遂大白，劉俊父子張李各有封贈，女與李夢蘭由上主婚，同嫁廷鶴，加誥封，飛龍劉瑾等，均正典刑焉。

【按】此劇載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九。

漁家樂

一名飛霞女

漢時，清河王劉蒜，乃漢章帝之孫，頗有才能，羣臣欲立爲太子，奸相梁

冀獨霸朝政，立逼太后，廢長立幼，乃立渤海王劉續繼位，羣臣皆不敢言。時潯陽江邊，有鄔漁翁者，有女名飛霞，美貌聰慧，父女即在江邊打魚爲生，飛霞則往城市售賣，一日，路經趙屠酒肆，被趙屠喚入，將其魚儘行買之，神相萬家春，亦在肆飲酒，忽見鄔飛霞，像貌非凡，女遂命萬觀其相法。萬笑曰：今日姑娘在此賣魚，來日定爲正宮娘娘也。女歡喜而去，中途遇一賣針婆，乃觀音菩薩化身，贈其神針一枚，並云後來漢室重興，均賴此神針之力。女接針後，不見賣針婆，知係神人，即叩拜之。奸相梁冀，恐劉蒜在宮中爲患，遂命校尉往殺，時有人密告之。劉蒜聞信，星夜逃出宮闈，路經陳家墳，適各漁家慶賀端陽，劉蒜逃至此，被校尉暗放冷箭，誤中鄔漁翁身死，同伴見狀大驚，即舁之歸，當晚葬埋。翌日，飛霞駕舟往其父墳前祭奠，悲痛昏絕，劉蒜亦逃至此，見舟中無人，遂藏舟中以避之，女甦醒歸舟，見一男子在舟中大驚，急問之，劉蒜乃言始末，遂定婚姻。次日劉蒜即赴河東而去。有簡仁同者，妻馬

氏瑤草，貌美賢淑，乃都御史馬融之女，梁冀早慕瑤草，垂涎已久，卽召馬融商之，馬不得已從之，並將馬陞爲都府總戎，乳娘聞信，卽往告之瑤草，其夫簡仁同，已往河東謀差，馬瑤草聞信大驚，欲行自盡，乳娘攔阻，悲哭之聲，達於戶外，時卽飛霞賣魚適過其門，聞聲入內，始得其情，飛霞乃命馬瑤草及乳娘，改裝漁家，逃往河東，飛霞改扮馬瑤草以替之，奸相派人娶入府中，因卽飛霞之父，誤被梁冀校尉射死，此仇未報，今得機會，乃用神針將梁冀刺死，自仇已報，並與漢室除一奸佞，時府中大亂，飛霞得神相萬家春之護佑，亦逃往河東，尋其夫劉蒜而去。時劉蒜與簡仁同等，已在河東起義興師，重整漢室，聞知梁冀被刺，乃命旗牌往接卽飛霞及馬瑤草，各得團圓，是時，朝中羣臣，奉太后懿旨，迎劉蒜回朝，以繼大位焉。

【按】此劇據明朱佐朝「漁家樂」傳奇而編。

秦良玉

一名芝龕記

明崇禎末年，天下大亂，盜賊蜂起，流寇闖場天等攻陷夔州石柱司，宣撫使秦良玉興兵勤王，天子溫旨嘉獎，詔見於平台，賜錦袍一襲，御製詩一首，並改其駐兵地石芝菴爲四川營。良玉奉旨收蜀，前軍至二郎廟，賊埋地雷於下，良玉夙精天視地聽之學，連夜移營去，賊猶以爲良玉已死，夜往劫營，良玉遂乘機攻陷夔州，羣賊授首，正擬返蜀，會涪州牧陸遜之奉令犒軍，驚其絕色，微挑之良玉怒，幾以身殉，諸將皆跪求，乃斬御賜錦袍之袖，以示決絕云。

【按】秦良玉爲明石柱宣撫使馬千乘之妻，忠州人，饒膽智，善騎射，兼通詞翰，常爲男子裝，萬曆中，破賊鄧坎，天啓崇禎之交，屢有戰功，歷官總兵，拜都督僉事。

據明鑑綱目云：「秦良玉於熹宗天啓元年秋九月敗四川永寧土司奢崇明」。嗣即於莊烈帝崇禎十三年五月「敗羅汝才於夔州」，即此劇所演之事實也。

秦良玉京師駐兵處，在北京宣武門外驛馬市大街四川營地方，尙有秦良玉遺蹟在。董恒巖芝龕記，以秦良玉沈雲英爲主，願曲塵譚謂「淋漓痛快，實可擊唾壺歌之，不止敲碎竹如意也。」

漢明妃

漢元帝選妃，羣臣薦美，帝命畫工毛延壽，往越州描畫王嬙昭君之儀容，毛因索賄未成，一怒而去，昭君自繪真容進獻，又被毛隱匿，改畫左痣右疤，七惡之容回奏。元帝信讒，將其父王朝遣配，復將昭君打入冷宮，昭君在永巷，彈琵琶傷春哭訴，正值元帝閒遊後苑，聞琵琶聲，尋入冷宮，召見昭君，驚爲絕艷，詢出真情，帶之入宮，封爲明妃，怒命將毛延壽全家處斬。宮監私通消息，毛延壽聞風，挾昭君真圖，連夜逃投番邦，其時呼韓邪單于，正怨漢王以公主年幼爲名，久不遣嫁，遂興兵入寇，勒索明妃和番，元帝不得已，從羣臣之議，割愛令昭君出塞，於昭華宮賦別，並命其弟王龍護送。

【按】昭君事蹟，傳說甚多，要以月貌花容，琵琶馬上，爲千古憐惜之事。此則坐實毛延壽之罪，以爲美人千古吐氣。

空谷香

錢塘進士顧瓊園，因賦悼亡，進京候選，旅居淒涼、百無聊賴，因有故人成君美，爲大名府兵備道，知顧才華富瞻，特遣人前往聘請爲子課讀，顧因選期尙早，即應其聘，偕書童紅絲同往大名，舊雨重逢，愁腸頓解，顧視春花秋月，未免觸目傷懷，成乃勸顧續絃。顧因結髮情深，不願再娶，僅允納妾，成即差人物色，會書童紅絲因事赴濟南，見其妻兄孫虎之寄生女姚夢蘭，年已及笄，容顏端秀，意欲爲主人作伐。姚夢蘭八歲喪父，隨母嫁至孫門，不幸前年母又去世，伶仃弱質，薦蘿寄生，加以秀外慧中，思及將來身世，終日以淚洗面，其中心之慘苦可知也。幸有鄰居卜醫士之妻駝婆，時來勸解，尙可安慰，而女之繼父係濟南府差役，因境內發生搶親案件，奉令赴大名府押解人犯，與

紅絲會面，說及夢蘭親事，紅絲當即稟明主人代爲說合，由成助金百兩，作爲財禮，孫亦一諾無辭，出立婚約，顧知姚女通解文墨，自書定情箋一紙，交孫轉女，以釋其意，約在十天之內，送至大名完婚，詎知孫回家後，濟南府公子吳禮亦欲納女爲妾，利誘勢脅，逼令與顧退婚，孫又爲金錢所迷，居然允許，但知女深明大義，不能二夫，故詭言孫陡患中風，令女至府衙一會，女爲人機警，見事出蹊蹺，定有原因，但因父病不能不去，祇得隨人同往，女抵府後，直引進後堂，未見其父，一切情形均已明瞭，佯爲歡悅託言收拾隨身物件，逃出虎口，方擬設法兔脫，而府衙之花轎又已臨門，女百忙無計，竟引刀自刎，娶親人等見此俱行逃避，又幸卜駝婆前來探望，見女自刎，令夫救濟，卜視女氣管未斷，敷以藥餌，幸得返魂，孫虎因貪財而幾喪女，結果財禮千金，亦被吳公子追回，然孫貪心猶未死，復欲向顧敲詐，誑言夢蘭畏入官衙，約至濟寧交女，及顧抵濟寧，而孫又翻悔，欲顧聘女爲正室，若爲小妾，非萬金不可，

顧出示孫親筆婚約，竟被扯毀，即同女回濟寧，乃女自在濟寧，與顧遙遙一面後，知非薄倖者流，今又被其繼父挾回濟南，感好事之多磨，與身世之危險，復於黃昏落店後，引巾自縊，又爲店中所發覺，急行解救，重得二次返魂，店中人見其父女可疑，再三盤問，始知前後情節，即派人監送濟寧，乃孫又生狡計，託言父女不忍分離，須送女至杭後方能成親，顧亦欲回里一行，當即買船南下，船行至梁王閘，孫又變卦，云欲令女削髮爲尼，顧至此大怒，捉孫痛毆之，並揚言不要其女，令船開回濟寧，斯時有同船之老者解芬，冷眼旁觀，洞澈兩方之情勢，憫女之含情而不白也，一面勸孫待至揚州，即可買舟他遁，一面勸顧待至揚州即可告官處理，雙方均爲解老者設計穩住，迨舟抵揚州，始知新任江都縣魯學連，又爲顧之同年，當將情事說明，捕孫訊審，判以遞解回籍之罪，而顧與女歷經波折，始得暢叙幽情，顧於是方知女爲己兩次自盡，貞節可敬，不敢以側室相待，適江都縣送喜筵親自來賀，聞顧稱女爲夫人，詢明

原因，亦大歎服，以嫂禮待之，其時正值七夕佳期，天上雙星，人間鸚鵡，同此美滿矣。

【按】此爲由清蔣心餘（士銓）所製九種曲之一，翻爲皮黃者，本事曲折幽艷，錯綜繁劇，有情人終成眷屬，當其攜手共拜雙星之際，是知此段姻緣非易易也。

福壽鏡

明成化時，江蘇武進有梅俊者，歷官州府，娶妻鄭氏，久無子嗣，旋娶胡徐二妾，忽冥冥中蒙文昌帝君鑒察，因其家九世爲善，廣積陰功，將南海普陀善虎星，降生其門，胡氏遂有娠焉，孕十四閱月，尙未分娩，俊朝夕憂悶，一日，俊偕妻妾三人，至園中賞花飲酒，忽見桂花下，發出紅光一道，頗爲驚異，即命家人前往看視，掘出「福壽寶鏡」一面，俊心大喜，以爲主胡氏生子吉兆。翌日化裝潛至趙鐵嘴處問卜，詎被徐妾聞之，頓懷妬念，私令小使梅心，買

通鐵嘴，僞言胡氏所產，必爲妖魔。俊聞卜言，即與徐氏商議，設計淹斃胡氏，不意其時義婢壽春，至窗外竊聽，報與鄭氏夫人暨胡氏，胡聞之，哭不欲生，鄭氏勸胡偕壽春逃往其兄順天府尹衙署暫避，並囑將福壽鏡携去，倘生一男，佩於項上，以作傳家紀念，胡氏偕壽春遵命拜別。梅俊聞胡偕婢逃亡，恐在外產生妖魔，率家丁追趕，鄭氏勸阻不聽，孰知胡偕婢行中途，得慈航大士救援，點化漁婆，泛舟渡河，在破窰棲身，而胡氏竟產生一男，壽婢喜甚，即遵鄭氏夫人之命，將寶鏡佩於嬰孩項上，時俊追至，行至河邊，遇一道者，僞言胡氏已投河，拾得繡鞋一雙爲證，俊見信物，始策馬而歸。惟胡氏雖托窰中產子，困苦顛危，乳汁不足，囑壽婢往前村，購買糕乾，適遇巴山大王金錢豹，見胡頗具姿色，搶入山寨，棄孩路旁，值鎮守寧武關林鶴，籍隸太原，因病乞歸，年已半百，膝前僅有一女，名鳳英，閒遊至此，見路旁遺一嬰孩，眉目清秀，且項上佩有福壽寶鏡，以爲天賜麟兒，抱歸撫養，迨壽婢歸來，不見主母

踪跡，寫下招貼一紙，四出尋訪，恰遇林鶴，面訴苦衷，不得要領，仍奔投四處尋覓，胡氏雖被金賊擄去，幸得賊妻解救，釋放下山，復與壽春相遇，歡欣之際，顧失嬰孩，相對驚泣，胡痛子情切，一時竟成瘋症，壽婢強扶主母，一路苦行尋覓，忽見桑園內有一乳娘，懷抱嬰孩，酷似己子，胡大聲啼哭，強索歸還，正人喧嘩之際，林鶴由外歸，轉至桑園，詢問情由，心懷惻隱，乃給壽春銀五十兩，囑善調治胡氏病軀，壽春固辭不獲，受之，事爲林夫人華氏聞悉，以胡氏既屬此孩生母，自應給交，以全骨肉，林鶴不謂然，以其母病瘋，且窮困不能撫養，姑待將來，旋林鶴被命，復任總兵寧武，治軍嚴肅，頗負盛名，而壽春自得林給銀兩，即奉其主母，住王媽媽店內，調治瘋症，病未愈而銀已告罄，束手無策，只得奔往京中，投靠鄧吉安衙內，胡氏神經錯亂，一路朝行暮宿，幸得壽婢護侍，得全性命，胡氏之子，爲林鶴拾去撫養，認爲己子，命名林弼顯，漸長成人，勤苦力學，穎悟過人，枕鶴以值大比之年，令弼顯赴

試，弼顯叩別入都。三場考畢，偶至觀音菴求籤，占問功名，在廊下閒遊，遇壽春亦來菴求籤，痛哭不止，弼顯近前，爲之詳解籤意，並詢其姓名住址，壽春一一相答；暗見弼顯項佩福壽寶鏡，私心驚異，正欲盤詰由來，而弼顯得中解元之捷報已至，乃匆匆別去。壽春未明真相，疑團莫釋，衷懷怏怏。後弼顯連中三元，大魁天下，適梅俊爲穎州知府，奉命押解糧草，往寧武關投遞，林鶴知弼顯生父名梅俊，查看履歷，果係其人，乃故以解糧來遲相責，指其有大罪狀，欲陳奏參革，經苦求始免，梅俊被斥，官興索然。是時海寇永定王興，兵犯順天，林鶴奉命督戰，弼顯復點武元，亦命前戰爲先鋒，一戰而捷，班師回朝之際，途遇婦女二人，形容顛顛，狀似瘋癲，勒馬喚住，見壽春似相識，問明緣由，當即下馬，母子重逢，而胡氏瘋症，竟亦頓失，林鶴父子面君，因平定海寇有功，封林鶴爲定國王，弼顯爲忠義侯，弼顯將本身歷史陳奏，奉旨林弼顯爲梅門產生，林門養育，林氏無子，只有一女，罔極之恩，一同難報

，著更姓不改名，兩家各行孝三年，林門之女，與梅門結親，殿元之母胡氏，艱苦多年，可稱節烈，封爲一品賢德夫人，欽賜半副鸞駕，送歸就養，胡氏偕壽春回至梅家，鄭氏夫人，備極歡喜，待梅俊歸來，鄭氏用言嘲笑，經壽春將來踪去跡，侃侃申訴，梅俊恍然大悟，悲喜交集，當傳趙鐵嘴，徐金定，分別一一懲罰，胡氏以壽春護持得力，應予報酬，要求梅俊納爲第三妾，梅林二家，奉旨訂婚，弼顯鳳英，遂訂嚙臂之盟，成有情眷屬云。

【按】此劇乃當年老四喜班珍藏秘本，王瑤卿有南府抄本。

梅玉配 一名櫃中緣

有蘇文昶者，致仕家居，子名旭，在朝繼其職。媳韓翠珠，女玉蓮，承歡膝下。玉蓮姿殊麗，性端莊，許字周仲書之子琪芳。一日，蓮奉母進香娘娘廟，失帕，爲徐庭梅所得。梅赴京考試，途中惡僕徐佩，携金潛逃，梅不知也。寓客店久候不至，殊爲憂悶，店主黃婆，勸梅往娘娘廟求籤，無意遇蓮，驚其

艷，復拾其帕，以爲天緣。返店後，竟患相思，爲黃婆識破，願爲之撮合，使之見蓮還帕，以愈其疾。遂僞爲送花至蘇府，脅玉蓮，蓮勉允之，苦無法使庭梅入府，值周行納采禮，乃計令梅喬裝爲抬夫而入，得見蓮，方擬還帕即去，孰意天晚門閉，梅不得出，蓮不得已，乃藏梅於櫃中。後爲雙鬟洩於乃嫂韓翠珠，珠乘隙窺其隱，以男女雖踰閑，然幸守身如玉，且見梅品貌不俗，有貴相，籌兩全之策，喚黃婆至，定計焚蓮屋，使梅蓮並逃，梅乃赴京求名，蓮則暫居黃婆店中，俟梅成名，方爲完婚，而詐以蓮被焚死，稟告翁姑，通知周氏。先是周仲書居官貪瀆，去職，携金返里，團團作富家翁矣。乃子琪芳，荒淫忤逆，與其僕馮喜之妻秀蘭有染，馮喜捉姦，因而吵鬧，事聞於仲書夫婦，逐馮喜秀蘭去，琪芳遷怒乃父，賄醫謀毒其父，爲醫所騙，喪失多金，嗣琪芳因毒發，患陰瘡不治而死，時正翠珠計焚蓮屋也。未幾，周因狐祟而家敗，仲書夫婦，亦顛躓死。梅赴京考試，以第一人大魁天下，其座師即蘇旭也。梅衣錦還

鄉，奉旨祭祖完婚，而旭亦以父老妹亡，乞假歸省，梅因赴蘇府謁師，珠知梅貴，迎蓮回府，令黃婆詳述經過，骨肉重圓，一家團聚，梅蓮奉命，喜慶結褵，一對有情人，遂成眷屬焉。

【按】此劇見清蘭茗館外史「里乘」卷四「姮兒」一則，但姓名均異。

綠衣女俠

山東節度使劉豫女劉芳，貌美而賢，並嫻武技，一時有俠女之稱。時豫誤殺兗州知府黃守忠，子興漢，亦被入監。芳仗義以夜入監，綁禁卒，救興漢逃，並贈多金。芳從此率婢秋香，携「秋風落葉掃」寶劍，及「亮銀盤龍」棍往來江湖，多行俠義，途次白龍山，又收伏崑崙楊舜同居白龍山。芳即自號爲「綠衣女俠」。嗣又路遇向所救之黃興漢，值與敵戰不利，將被擒，女又救黃出險，同回白龍山，秋香即撮合芳與舜華共嫁興漢，合巹之夕，興漢始悉芳真名，蓋即殺父仇人之女也，憤欲殺之，芳悔憤交加，含淚下山，自感身世，欲自殺以

殉，芳去後，興漢已由秋香說明，即趕往救之，乃負荆請罪，同回山寨重諧花燭。

千金全德

五代時大周顯德帝登基之始，因劉崇作亂，招集天下英雄，安定海宇，適有高懷德者，因其父曾扶後漢有功，官至節度，歿後家道中落，遂隱跡燕山，不幸其妻亦亡，只遺一女桂英，不諳耕種，無計謀生，乃向竇公禹鈞借銀五百兩，命義子高桐，出外營商圖利，不意音信杳然，生涯日迫，竇債難償，一日閒遊，忽見朝廷掛榜招賢，怦然思動，繼思竇債牽身，女無可託，還家與桂英商議，將其抵鬻竇府，萬難之事，計策兩全，夜靜更深，書立文約，女悲哽沉睡，高遂潛行，晨醒，竇僕又來，桂英乞同往，適竇公壽辰，膝下本無子女，因念誼屬舊交，特別憐愛，收為義女，孰知巧遇赴考之石守信者，投莊求宿，係故人之子，竇以桂英配為夫婦，即日舉行嘉禮，桂英未聞父命，傷感難言，

幸守信能明大義，不忍強合成婚，私念時期已迫，若待密月，恐誤前程，藉以全其孝道，乘夜私行，約他日重圓，必敦信誓。其當年出外貿易之高桐，在江西受騙，淪落天涯，往投其戚陳橋驛丞某，充當驛兵，以資餬口，高別女抵東京後，因其父與周太祖有仇，更姓名爲王蘊珍，不期得遇趙公子匡胤，感昔年救其性命之恩，私許如能奪得金印，戰勝劉崇，當代爲奏明赦其既往，並予高官，期近入闈，石守信亦兼程趕至都門，與王蘊珍合衆舉子一同投考入場，當石由寶府深夜潛行後，次晨忽報失蹤，闔家駭異，寶夫婦多方詢女，始悉詳情，怨嘆受其誑愚，必誤終身大事，女獨信石誠篤，安慰雙親，蓋亦奇矣。乃王蘊珍石守信在京應考，果同奪得錦標，掛印封官，奉命出討劉崇，一戰降伏，聲威大震。天道福善禍淫，報施不爽，寶公夫婦高年，尙虛嗣續，至此天遣神靈，特賜佳兒，其二夫人竟誕雙生貴子，積善餘慶，其信然歟！王蘊珍戰勝後，奏准復舊姓名，假歸道經陳橋驛，見驛兵有高桐者，傳詢觸怒，拷打洩恨，

既而聞係在江南被騙，猶殷殷記念桂英，復憐而恕之，令同行榮歸燕山故里，訪寶探女，不期適寶府慶誕雙生，筵開湯餅，賓衆咸集，高向寶道賀，兼叙前情，得見桂英，悲喜交至，聞曾許石生爲偶，尤深感慰，俄石生亦衣錦歸來，服桂英識英雄有眼，嘆守信踐信義無虧，不僅骨肉重圓，且竟重偕花燭，忠孝節義，奇遇奇緣，可稱絕代之佳話矣。

【按】「千金全德」故事，流傳甚久，亦甚遠。大鼓書詞，單絃牌子曲中，視爲扼要者。其爲婦孺所習知，可以見矣。清韓小窗千金全德子弟書演之。曲海總目提要卷十一王穉登撰「全德記」，即此事。

北國佳人

元朝時，奸相莽吉圖，專權索賄，殺害忠良，時朝中有魯不爾達者，乃兩代賢臣，有一女名小玉，幼字秦照，尙未迎娶，莽吉圖久慕此女，垂涎已久，乃遣人作伐，魯不允，莽甚怒，因此成仇，魯不爾達，乃上本參奏，莽之行爲

，聖上未准，莽知悉深恨之，乘間又誣魯有叛逆等情，奏明聖上，莽奉旨將魯全家，盡行殺戮，其女小玉，得老僕魯忠救護，逃出門外，奔至女盟叔俞敬棠衙中求救，正向俞哭訴間，莽亦尋至，俞乃令女飾一皂隸，故作問案，莽竟被瞞過，俞乃令女逃奔至秦爲善家中，俾得與女之未婚夫秦照相見，藉可安身，女携老僕，奔往秦府，時秦照已入京赴考，杳無消息，秦乃命小玉之老家人魯忠，進京探悉秦照下落，因秦照在場中作文譏之，被莽吉圖誣以欺君罪，下獄問斬，以待秋決，老僕連夜奔回，稟告其主，秦翁與女聞之大驚，愁思無計，忽云，聞聽人言大皇姑最得皇帝敬畏，現爲錦蘭王妃，若得相見，公子有救矣。○女云：自幼生在蒙古，尤擅騎術，並悉皇姑喜飲美酒，尤好騎射，秦乃出家傳孔雀黃金甲，及家藏美酒，命女携此酒甲，連夜出關，於賀蘭山下，得見皇姑，獻酒甲，皇姑以投所好大悅，又愛女美慧，認爲義女，令衆賽馬演陣，娛女，而女不樂，面有淚容，怪而問之，盡得其隱，立偕女入朝，帝聞皇姑至，

親率羣臣往迎，皇姑入宮，盡發莽之奸惡，帝大怒，處以極刑，命女監斬，復女父官，秦夫婦均加封賞，得偕花燭焉。

摩登伽女

旃荼羅種族中，有中年婦人焉，是爲摩登伽夫人，深通茶吉尼妖術。慣能幻攝生人魂魄，聽彼役使。（類如近世之催眠術，又印度有所謂滑奇魔術等等，與此皆附麗於宗教者也。）有女名鉢吉帝，具殊色，卽摩登伽女是也，深閨待字，豔絕人寰，而獨種宿世慧根，與彼阿難尊者，有此一段因果，在阿難尊者，雖陡遭魔障，幾毀戒體，而女則由此得證比邱尼妙果，且此種邪教亦從茲消滅，實爲西方淨土中，唯一無二之豔跡，蓮臺綺障，流播楞嚴，譜入笙歌，發人深省，謂爲佛國情史，誰曰不宜。

疇昔佛在舍衛國，「卽波斯匿王之國都，「祇樹給孤獨園，（如來說法處），使尊者阿難，平旦入城乞食，時甚熱，阿難中路焦渴，路上遇有旃荼羅種之摩

登伽女，厥名曰鉢吉帝，於井次汲水，阿難詣井畔請水。女曰：我是摩登伽家女子，君爲貴種，乃瞿曇第一弟子，且爲波斯匿王所敬，末利夫人所師，「按波斯匿者，舍衛國國王之名也，有二夫人，一名行雨，一名勝鬘，即末利夫人是也，國人皆稱王曰月光大王，蓋因王與佛爲從兄弟行，且同日生，國人皆號如來爲日光，乃上王之尊稱爲月光焉。」我豈敢持水不與？阿難曰：我不問汝旃茶羅，非旃茶羅，但施我水。女於是掬水灌阿難手足，道生嬌意，阿難食水去，鉢吉帝女還家，啓白其母，願以沙門阿難爲夫婿。母曰：此人爲轉輪王家子，沙門瞿曇弟子，我等旃茶羅種，何得以之爲婿？女曰：若不得阿難爲婿，我當飲毒死。母於是設祭壇，請摩登伽神，誦摩登伽之先梵天婆毘迦羅咒，該異教中，崇拜此呪，相傳力能移日月以墮地云，其法係先澡浴，著白服飾，以牛屎塗地，以五色緹結縷，盛滿四瓶水，四碗血，四種香水，四碗麩漿，以四口大刀豎牛屎四角頭，豎四枝箭，燃八明燈，取四死人髑髏，種種香塗以花布

地，捉鬘斗燒香，繞三匝，向東方跪而誦摩登伽神呪，呪詛阿難。斯時阿難在祇樹給孤獨園，意便恍惚爲呪所縛，如魚被鐵鈎，如象隨鈎，遂遭此大幻術，牽心而攝入嬖席，摩登伽女鉢吉帝，見阿難至，踊躍抱之，著牀上暫時，阿難以道力自寤，自念我今困厄，世尊何不慈愍我？佛乃知之，爲阿難宣說頂光神呪，勅令文殊師利菩薩，仗智慧之劍，騎獅子，將此神呪，往護阿難，於是阿難始得脫離大幻術，惡呪亦消滅，即隨文殊歸佛所，摩登伽女亦逐阿難而至，請佛以阿難與之爲夫婿。佛言：汝欲得阿難，阿難既爲比邱，汝亦應爲比邱尼，於是時佛爲比邱女，廣說四聖諦法，及形中六事經，（此經，乃佛爲鉢吉帝，分解身中眼等六處，一一說其無愛相云，）斯時此女即思，唯佛道能得阿羅漢果，遂皈依焉。

【按】摩登伽者，爲古天竺國之一大姓，譯言有志種族之通稱也。又稱曰旃荼羅種，爲佛國淨土中，飲酒吃葷之特種人類，蓋西方極樂世界中人，悉

遵如來之戒，不殺生，不飲酒，不食葱蒜，唯此種族，獨樹異幟，別奉邪教，與大道相抗衡，其人復以屠宰爲業，一反慈悲之妙旨，故佛教目之爲惡人，伊族遂與人隔別居處，兼充劊手獄卒，每逢若輩入市之時，則手持竹標幟，擊木搖鈴，以示區別，此所謂摩登伽者，即彼旃茶羅種中之一姓云。

前度劉郎

山西汾陽縣有李永彰者，妻蕭氏，生子名安，字伯平，伯平七歲喪父，賴其撫養成人，娶妻張淡梅，極爲賢孝，一家三口度日，頗能盡家庭之樂，奈李安讀書未成，經商太原，離家六載，未通音信，淡梅以十指所得，奉養其姑，其姑思子情切，患病而亡，淡梅以死者無以爲殮，生者無以謀食，哀痛欲絕，幸被鄰人張好義收爲義女，並助銀兩將其姑勉爲營葬，千里尋夫又逢路劫，展轉流離，至直隸滄洲，進酒家歌唱乞食，巧遇其母舅孟居正，收留家中暫住，其舅母唐氏性貪鄙，見甥女頗有姿色，視爲奇貨可居，每思伺機將甥女價賣，

以圖財帛，適孟居正出外收帳，唐氏遂串通媒婆，假說李淡梅爲己女，貪圖財禮，暗將淡梅賣與滄洲富紳靳家；靳氏家主名元伯，因年老無兒，中途收一義子，即汾陽李安也，李自出外貿易，商業異常發達，竟被損友引誘，迷戀烟花，將生母髮妻置之不顧，結果資產蕩盡，又遭匪劫，落魄他鄉，凍臥雪地，適靳自五台朝山歸，見而憐之，問其家世，自稱係山西人，並無家室，靳乃收爲義子，一年後見其聰敏有爲，急思爲之娶婦，適有媒婆來，遂爲聘定孟氏女，固不知即李安前妻張淡梅也。彼時唐氏所收財禮，並未告之淡梅，至迎娶前一日，始由唐氏直言詳述，淡梅以姑新葬，丈夫生死未卜，且千里尋夫，行近七載，堅執不允，終被唐氏逼迫無奈，又恐死在孟家，貽累舅氏，遂留書一封，待至迎娶之日，暗藏利刃，誓死報夫，乃洞房之夜，互相平視，彼此驚疑，恍如夢境，其夫證究原由，知係髮妻，因而大怒，責其不應再嫁，其妻淡梅亦怒言相責，謂汝在外貿易七載，置生母髮妻於不顧，我千里尋夫，寄食舅氏，備

極艱苦，乃舅母不良，將我居爲奇貨，圖財強嫁，本當誓死不從，又恐連累舅氏，故身藏利刃，意圖於迎娶後，以一死報君。李安當時尙不遽信，幸其舅孟居正，已帶淡梅絕命書，趕至斬家，盡情告知靳元伯，遂由二老闖入洞房怒責李安向淡梅謝罪，遂爲夫婦如初云。

【按】此劇前半頗似琵琶記趙五娘尋夫，而後半又極似臨江驛之崔通，以及碧玉簪之趙啟賢也。此類故事中，薄倖夫君固甚多。清紀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中記此事。

婕妤當熊

漢元帝多材多藝，樂律精通，能自度曲按歌，後宮佳麗三千，一時稱盛，象簾金環之間，尤以馮婕妤，傅昭儀，爲個中翹楚，承恩禁掖，管領羣芳，按馮婕妤爲左將軍馮奉世之長女，其名曰媛，自幼以艷質美名，選充後宮，初入宮時，封爲長使，繼而陞授美人名號，及至中山孝王劉興降生之後，（中山孝

王始封爲信都王）乃晉封婕妤之位，（婕妤位同後代之貴妃至昭儀則皇貴妃也）其兄馮野王，亦因功官居左馮翊，父女兄妹，顯赫冠於當時，人皆艷羨弗已。建昭年間，元帝駕幸長楊宮射熊館（與五柞宮皆在陝西整屋縣境爲漢代游獵之場所）布車騎大獵，並臨虎圈鬥獸，此漢代歷朝相沿之故事也。後宮妃嬪等，咸侍宴行酒，其樂融融，不意突有巨熊一頭，從圈中佚出，人立而前，直奔殿上，幾至攀檻犯帝，於時傅昭儀暨宮人輩，盡皆驚駭萬狀，紛紛逃避，衛士又遠在殿外，措手不及，當此千鈞一髮之際，幸得馮婕妤以將門之女，身懷絕技，毫無恐懼，遂直趨向前，當熊而立，復奪羽林武士所執之戟，挑之使仆，熊乃遭擒，元帝及宮嬪，始慶安全無恙，倍加欽敬云。

【按】「漢書」，元帝幸虎圈鬥獸，熊逸出圈，馮婕妤當熊而立，上問故，曰：「猛獸得人而止，故以身當之」。此劇乃據此編成者。

花蕊夫人

西川古稱天府之國，土產豐饒，人物秀麗，唐末中原擾攘，王建孟知祥先後據其地以立國，號爲前蜀後蜀，皆因侈奢淫靡，二世而亡。考鐵圍山叢談稱蜀，有一花蕊夫人，前者爲王建寵妾，時號小徐妃，以游燕污亂亡其國。及孟氏再有蜀，傳至昶，又有一花蕊夫人，即作宮詞者是也，是爲本劇之主人翁。按夫人徐匡璋之女，封慧妃雪膚花貌，文采風流，一時無兩，亦好文學，嗜游宴，用財如泥沙，至以七寶飾溺器，其他可想而知。夫人嘗以著月從游摩訶池賞荷，即以留意朝政爲諫，惜昶溺於聲色，舉國政委之佞臣王昭遠，且命趙彥韜通好北漢，約同寇宋，事爲宋太祖趙匡胤知，遣將王全斌舉兵伐蜀，昶命王昭遠韓保貞統軍禦之，兵敗劍閣，保貞戰歿，蜀主聞警失措。廷臣李昊勸降，花蕊夫人請傳令堅壁清野，徐待良機，昶聞之當命太子元喆統軍守城再商退敵之策，時宋軍兵駐綿竹，王全斌修書致昶，限期降宋，昶以全軍無鬥志，不得已高豎降旗，花蕊夫人請求以車駕入汴，勿以臣虜相待，昶偕夫人入京，蒙

太祖在崇光殿召見，封爲秦國公，賜第汴河東岸，未幾禔死，太祖降旨追封楚王，并召其母李氏等入宮，納花蕊夫人爲妃，十分寵幸，花蕊夫人故主情深，私繪畫圖一幅，畫赤豕一，畫禔以矢射之，設祭宮中，倦而假寐，夢禔來會，泣訴前情，益用悲憤。會宋祖至，僞託祀張仙，主宜男，宋主喜之，傳旨天下齊祀張仙，一日花蕊夫人復仇心切，力勸宋祖射獵，暗設射鹿擒王之計，適宋祖弟晉王光義，窺見其隱，於行獵時，見花蕊夫人執弓欲射太祖之際，急引箭回射之，花蕊夫人中箭，宋祖斥光義犯上，經光義陳述底蘊，宋祖頷之，花蕊知事洩，遂將辱身報主大義，直言無隱，面責宋祖，竟以身殉，宋祖見花蕊夫人忠烈可嘉，賜王妃禮，與蜀主合葬焉。

【按】鐵圍山叢談謂蜀有二花蕊夫人，前者爲王建妾，號小徐妃，以游燕汚亂亡其國，及孟氏（即孟昶）再有蜀，又有一花蕊夫人，即作宮詞者是也。此劇即演後之花蕊夫人，但據考，夫人姓費，此則謂姓徐。

蘭陵女兒

蘭陵女兒歐陽淑芳，常州武進富翁歐陽景范女，貌頗麗，父篤交白翁，子受之，曾附讀其家，與女同學，兩小無猜，傾心有意，嗣白翁歿，家中落，歐陽翁頓出嫌意，辭受之，受之乃託一張駝婆求婚於歐陽翁不許，將蘭陵女兒另許首富金莊，金本浪子，催諧花燭，駝婆聞訊勸受之儉約女奔，受之初不肯，繼因駝婆之言所聳，允之。駝婆往約女，女乃以「團花鳳」釵爲記。言明雖同逃，但仍須以禮自持。然駝婆人極奸惡，有甥駱喜無賴，因利女金，乃設計冒名往。途間，駱持刀威逼於女，適有官方查夜，惶急間，駱推女落枯井。但駱又以持刀犯夜，獲訊之，女落井後，爲一劉媪救，命其姪劉仁，往取所遺之包袱，劉仁無知，誤邀友莫弄風，莫又利此財，打死劉仁，推入井中。

歐陽翁見女逃疑爲受之誘，訴於官，太守秦公朗，頗正直，鞠出駱喜實情，往井中尋女，女無，而有劉仁之屍，秦只知受之冤，乃喬裝私訪，時女見劉

仁不歸，乃遣劉媪入城探之，女乃獨坐竹籬，自憐薄命，適秦訪過此處，女請其卜卦，不覺說出實情，劉媪亦歸，述其子被殺事，秦得實情，惟不知殺劉仁者誰。乃令人持女所戴之團鳳釵求於市，時莫持袂失足落水，僅得女與白生爲記之釵，欲售之，爲役所見，拘見太守，乃將駝婆，駱喜，莫弄風，分別治罪，至歐陽翁則要於秦，求將女婚於受之，以自贖，並責令養劉媪以報恩焉。

【按】此事蹟出明葉憲祖「團花鳳」雜劇。

虎乳飛仙傳

明嘉靖時，有高正者，官河南兵備道，妻胡氏，性淫蕩，妾徐氏月娘，美而賢，胡氏素與管家杜智達有私，高爲官清廉，陞四川節度使，時拜弟梅世榮，亦欽放成都糧道，往高府辭行，值高外出，梅在府候晤，適杜胡乘機幽會，杜甚慢待於梅，高返而得知，責杜，並驅逐門外，留梅宿其家，杜乃求丫環柳兒向月娘說情，月娘恕責柳兒，柳兒與胡杜定計，夜殺梅世榮，因神護未死，

惟家傳神書寶劍被杜盜去，梅醒，亟與其僕陳福星夜倉皇赴任，胡氏柳兒知梅未死，又定計陷害月娘，高不察真偽，將月娘重責，殆斃。時月娘已懷孕。得駝婆救護而逃，行至山中，產生一子，悲喜交加，忽被猛虎將兒啣去，夢神聖指點，特命神虎哺乳，醒時，果見兒在身旁，日以爲常，遂命名虎哺兒。杜被逐，行至長樂坡，見道旁酒家一女子當爐。詢之名丁香，乃調戲之，女不從，急呼，杜殺女母，並移禍於梅僕陳福，乃囑女持梅劍爲證，喊告於官，適高正赴任，女攔輿告狀，將女帶任審訊。時梅已到任，高訊究竟，并出梅劍，依律，僕人犯罪，罪歸其主，將梅押監待決，家人陳福賄賂禁卒，將共子進元以替其主，梅更名返京，得海瑞提拔面聖，封鴻祿寺正卿，時西夏國王犯境，命梅爲招討大元帥，並有梅世榮之女紫髯客，及少林衆俠士等前往征討，是時虎哺兒年已十三歲，膂力過人，其母命往山中檢柴，一日在伽藍廟打睡，夢神人授武藝，賜雙鑄，醒見案前，果有雙鑄，携歸家，母見之云：兒有此本領，冤仇得

報也，兒茫然不解，母乃告以已往。忽聞山下金鼓齊鳴，乃於山頂眺望，見高正往大營解糧，被西夏兵將殺敗，月娘即命虎哺兒答救，囑不可說出名姓同至大營交令，梅因糧草缺少，審問高正，高備述經過，梅詢虎哺兒家世，乃知爲高正之子，父子叔姪，均得會面，同往山中負荆請罪，並將月娘接至營中，一家團圓。西夏國王，被衆俠剿滅，朝廷聞報，降旨封官。解提奸夫淫婦，月娘與高正，三堂會審，杜柳凌遲，胡氏監禁，並封月娘爲一品節烈夫人云。

【按】此劇係據舊本「紅書劍」。

青城十九俠

明末清初，有西川雙俠張鴻呂偉，因救書生陳敬，與惡道七首真人毛靄結仇，明亡張殉難，呂乃携女靈姑，隱居雲貴交界，莽蒼山中，打獵樵采度日，共享天倫之樂，事隔十年，一日天降大雪，見岩前梅花盛開，乃烤肉飲酒賞雪，正在歡樂之際，忽聞虎嘯之聲，父女趁酒性與仙猿猛虎相鬥，大勝而歸，毛

霸忽來尋仇，靈姑欲助父，呂不許，與毛鬥，時毛已煉就硃砂神掌，將呂打倒，靈姑出救，已無及矣，呂當夜傷發身死，女以十指掘墳葬父，而天寒地凍，不能成墳，傷心父仇，悲泣欲死，適有俠僧軼凡，奉青城派劍仙朱梅飛劍傳書，前往點化，令女往投劍仙鄭顛仙，并助女葬父，頃刻成墳，轉眼不見，女知異人，遂往尋鄭投師，鄭本劍仙，每日裝瘋遊戲人間，連以禪機試靈姑，見其堅誠，携往山中苦修，練就飛劍雲針，下山報仇，毛有徒吳玉王升，正在府衙採花殺命，更夫劉三身受奇冤，其妻路哭尋死，遇靈姑解救，路擒一賊，府衙報案，知府即陳敬，係世交見女大喜，留居衙中，又遇王升前來行刺，被女擒住，探悉毛在貴州，大擺都天陣，與青城十九俠爲難，乃單身前往破陣，與毛霸鬥法，將諸劍俠救出，飛劍斬毛，終報父仇云。

【按】還珠樓主近有「青城十九俠」小說行世。

相思寨雲禪娘

廣西古爲百粵地，山川雄秀甲於天下，山多八蠻之種，獠獞聚族而居，自成村落，以採獵爲生，不識耕織爲何物，五溪以南，窮極嶺海，峒寨相聯，各分疆域，形勢宛如戰國，其土司中之最著名者，首推岑雲二氏，世爲峒官，雄長諸司，號稱土目，其餘各寨則以藍胡槃侯四姓爲多，皆作布伯，（即獠人酋長之名稱）提陀（百姓之稱）而已。前明萬曆時粵西田州屬，獨秀山中，有相思寨者，爲土目雲英轄地。蘭麻山有蠻溪洞者，爲土目岑猛轄地。各擁狼兵，（即土司之兵也）雄踞一方，而岑猛生性凶狠好亂，獠獞習慣，本嗜殺人，其下獠丁斃婦，又多習放蠱收魂等魔術，猛復縱之，騷擾田州地面，殺害良民，搶掠財物，田州官吏，畏其強暴，匿不上聞。想思寨土目雲英，有女名禪娘，生而明慧，嚮慕中原文化，知書習禮，服裝容態，極意模仿漢族，並教導本寨提陀獠奴，（即獠人女子之稱）習爲耕織等事，在獨秀山，開闢荒穢，種植桑麻，時屆初春禪娘自爲媿者，徧往各此勸農，行至中途，櫻樹林下，適遇漢民爲岑

猛部下獐丁狘婦收魂放蠱者所害，鞞娘惻然憫之，詰以何不告官，則羣稱已告到田州官衙，州牧置之不理，鞞娘聞而恚怒，一面代爲治蠱，並示知防蠱之法，一面回寨中即致書按察司，責問其何以不爲民除害，民衆皆被感動，羣稱之爲天姬娘娘焉。

按察自接信後，下令州牧緝捕獐丁嚴治，並令出兵征剿岑猛，奈州牧係無勇之人，自知出陣即敗，乃獻計於按察，謂非往獨秀山請雲氏出兵助剿，方可取勝，按察從之，親往相思寨求雲英出兵相助，英不肯同種相殘，設辭推却，鞞娘聞之即出，以大義勸諫其父，謂宜助國家除此一方之害，雲英爲女所感動，方允出師，與猛交戰，又爲猛毒梁傷臂，敗歸寨中。鞞娘代父往征，因岑猛部下毒弩恐傷本部布伯，又恨官兵畏縮不前，恐無接應以爲後援，正在躊躇未有善計，時有南海鄺露棄家避難，行至山中，州牧疑爲奸細，令部下擒之，獻於鞞娘，鞞娘問明原因，始知誤爲州牧誣良爲寇，即釋之。留在寨中暫此存身

，並用鄙露之謀，韞娘改扮謠女假作跳月女子，混入猛營，即席跳舞作浪花歌，誑取岑猛之毒藥，急揮短匕首，與猛大戰，始得將其擒獲，獻俘告捷，粵西當道，奏明萬歷帝，得旨封雲英父女爲各土司之長，後韞娘教化其提陀獵奴，均學中原文字，悉歸漢化云。

【按】此故事與「野叟曝言」中，文素臣入川，因岑猛行兇，赤身峒爲禍，廣交各峒以爲除岑猛之用，故事極相似。此劇事蹟散見鄙露之「赤雅」中。

梅妃 一名上陽宮

唐明皇(玄宗)妃江采蘋，閩莆田人，有殊色，工吟咏，開元中高力士使閩，選歸入宮，明皇極爲寵幸。因愛梅，故號梅妃，平居素粧淡服，儻然有出塵想。楊貴妃入宮，遂奪其寵，貶居上陽宮，位於樓東，妃撰樓東賦，明皇偶思及之，潛賜明珠一斛，藉慰相思，妃以長門淡泊，乃撰還珠詩將珠返璧。詩中有句云：「長門鎮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哀怨之意，充滿紙幅，明皇

乃命樂工譜入樂章，題曰「一斛珠」。及安祿山漁陽之變，妃被戕於亂軍。明皇幸蜀回鑾，妃不時現身，明皇爲之遷葬，哀痛無似。

【按】梅妃傳自萬卷朱遵度家，埭川顧氏所云。還珠詩本爲四句，詩云：「柳葉雙眉久不描，殘粧和淚汚紅綃。長門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明皇曾於華萼樓念之，會夷使貢珠，乃以一斛賜之。妃乃報以前詩。

紅拂傳 一名風塵三俠

隋時越國公楊素，權傾中外，府中歌伎，極聲色之選，中有一張氏女者，名俊華一名出塵，貌若天人，蘭心蕙質，平日手執紅拂，故皆以紅拂呼之，有急智，且解劍術，所以雖寄跡權門能自全也。每慮及楊素驕奢淫佚，冰山易倒，思擇一天下士，委身侍之。其時太原李靖，才兼文武，落拓未遇，攜萬言治安策，往謁越公，以冀採用，見越公時，頗以越公不能禮賢士，憤而欲去，紅拂適侍越公側，陡見李靖，英資颯爽，異日必可匡濟天下安危，慧眼識英雄，

俟李靖出時，暗追出，究問家世，並住址甚詳，晚間竊越公令符，喬扮差官模樣，控騎至李腐，告以值此天下荒亂，楊素尸居餘氣，必非可以任大事者，何必在此耽誤前程。李見紅拂，艷如桃李，冷若冰霜，英雄俠女，兩相愛慕，遂結束同奔太原，以冀訪求真主。一日，投宿客邸，次晨，李正出外洗瀾馬匹，紅拂在房梳粧，忽來一偉丈夫，紫面虬髯，直仰臥於李之房內，書僮揮之去，反被毆打，紅拂見狀，知爲大俠，誠恐失之交臂，急前展問姓字，彼此均極欽慕，蓋來者乃大俠張仲堅，人稱虬髯公，沿途見李靖紅拂二人，均有驚人氣概，是以暗暗追隨，欲究來歷，當書僮見客無禮，急報李靖，李趕回，正擬持劍相向，紅拂恐其鹵莽，以目止之，囑其速前爲禮，三人傾談，極相欽慕約同到太原，往見虬髯公師兄徐洪客，究王氣所在，抵太原後，徐洪客介見劉文靜，劉再介見李世民，虬髯公見李世民龍鳳儀表，知係將來中原真主，自己所抱大志，已不能與之相抗，欲另往海外創業將李靖紅拂約赴至家中，盡將家資田園

奴僕贈與二人，以爲異日匡助真主之用，臨行時，設盛筵作別，並要求紅拂舞劍，以誌別，其後李靖輔李世民定天下，掌兵符，與紅拂結成伉儷，此所謂風塵三俠，佳話流傳也。

【按】此劇據唐人小說張說之「虬髯客傳」，及明長洲張鳳翼之「紅拂記傳奇」

孔雀屏

隋上柱國夏國公竇毅，女德娟，才貌並全，許國公宇文述，代國公賀蘭祥，爭爲子求之，帝使毅自擇，竇乃奏稱在家設孔雀屏，公卿子弟未有妻室者，均可帶箭前往，射中雀屏者即爲婚。毅歸府，夫人憂之，蓋若羣皆射中，當如何。於是由德娟婢春鴻，時有女陳平之目，爲之畫策，與德娟着同樣之衣履，同在台上觀射，公卿子弟射中之處不同，只德娟心許何人，即謂業已中選，如有爭執，可以婢飾爲二小姐嫁之。射屏結果，李淵射中二目，許爲中選，字文化及不服，乃嫁以春鴻。

【按】此劇，見唐書「寶后傳」。

鴛鴦塚

太原西村謝招郎，曾訪其姊夫楊於東村，途經富室園林，爲墻內粧樓中女王五姐所悅，謝乃借居於楊，偷與五姐訂婚約，歸家不敢告於母，五姐以失約成病，嫂倩張道士代寫書招之來。書爲謝母見，責子禁於樓，招郎縋而下，奔告五姐，五姐一慟而絕，招郎觸壁以殉，張道士議合築鴛鴦塚。

玉獅墜

江蘇吳縣秀才錢琮，妻朱秀英，伉儷甚篤。琮入京試，秀英慮琮誤戀墻花，乃以家傳玉獅墜付琮佩之，以爲觀物思人之意。並令老僕錢安侍往。至魯經黑狼山，爲賊楊春所俘，時有吳幻娘者，從父居山下小天台，父人傑，精於武，幻娘亦得家傳，琮被擄之日，爲幻娘見，乃敗賊救琮歸，人傑欲字以幻娘，琮以有妻辭，再強再辭，人傑怒以劍逼，僕勸允之，又以琮所佩之玉獅墜爲聘

，遂入京。

更有琮鄉人鄆長者，商於小天台，適回里往辭人傑，見琮，琮託其口傳安信，遂洩幻娘事，秀英聞而憤，偕鄆長者踪跡之，至黑狼山，爲楊春掠送陳達，時人傑他往，幻娘病，楊春又劫幻娘至山，使勸秀英。幻娘始知爲琮之妻，而秀英亦始知乃夫曾爲幻娘所救。幻娘乃殺賊還家，人傑亦歸，命幻娘伴秀英返蘇。琮及第歸，秀英僞禁幻娘別室，見琮索玉獅墜，琮窘，秀英謂幻娘會因知有妻，怒而去。琮無計，婢私告幻娘在宅，琮求與見，幻娘怨之甚，琮勸其逃，幻娘不從。婢又勸琮僞病，由其姑母勸秀英，乃合盞，吉夕，琮欲入秀英室，門閉不納，入洞房，與新婦極言秀英之妒，又言己病非真，蓋賺秀英也。及揭巾乃秀英，非幻娘，琮大窘，秀英數說之而歸已室。琮以幻娘將重爲囚禁，急至秀英房，則依然喜巾覆首而坐，琮乃陪禮，謂將置幻娘於婢妾之列，以求秀英之恕。及揭巾，又非秀英，蓋幻娘也。琮方驚喜，秀英入，告以感恩圖

報之故，親送入洞房焉。

【按】此劇以山寨對談，及洞房互異最有風趣。事蹟根據清張堅（漱石）玉燕堂四種曲中「玉獅墜」傳奇。

青霜劍

董昌，閩侯官秀才，妻申雪貞，美而賢，子端兒。董失和於寡繼母徐氏，然申嘗爲之調解。母嘗哭其家事於姚嫗者，申出見，姚驚其美。適董歸，責於姚何預人家事？姚反責其不孝，董怒責以掌。姚怒而去，誓必報。土豪方世一，嘗托姚選美色，適遇諸途，姚即以申之美告於方，設計害董，方僞以姚爲其姨母，備禮代姚致於董，以爲陪禮。又別囑被獲求救於方之大盜攀倒天，株連董昌可脫其罪，於是董昌即當入獄。方又賄拿家屬，而於途次說情，假釋眷屬，董感之，入獄，方即賄定董以斬刑，並慰問董於獄中，董以家屬托，方力任之，於是董與攀倒天同斬於市。申慟夫被害，以家傳青霜劍爲夫覓此仇。方來

祭，力任贍養，姚嫗又以徐氏之意，令申改節，申探出係方之謀乃慨然允，並托端兒於表姊劉，劉時以遠道來視，突聞申改於節，鄙其行，及聞申爲復仇而出此，乃受其托孤子代養之。申往辭夫墓，並知至方居之路徑，至則慨然登輿，端兒啼泣不捨，弗顧也。既至方居，適賜婢僕以酒，方入房，申僞媚之，方醉，申以軟語得實情，伺登牀，以青霜劍刺之，姚來收飲具，亦刺之，割兩首，留血書備陳始末，乃提首往祭夫墓，並自刎於墓前。

【按】此劇據「石點頭」之「侯官縣烈女殉仇」一則。

風流棒

謝布政赴任廣西，托其妻舅簡惟修爲其女林風選婚，謝小姐並在仙林寺題詩而去。

又有石總兵赴任貴州，有女名能文，醜而拙。其內姪女李秀英，則美而才，寄養石家，隨同赴任。

書生荆瑞草適遊寺見謝女詩，乃和作一首，並追蹤而去。誤以石總兵船爲謝布政船，見李秀英貌美，大喜獻詩，爲石總兵所見，怒而綁于船頭，李秀英見詩憫之，夜命乳母連婆，釋荆生。

簡惟修見荆生和題之詩，往訪其門生仇實君，托其媒介。遇童景孟，冒爲荆生，騙其書信往廣西，但爲謝布政面試詩文，劣甚，竟逐之出。

荆瑞草雖被釋，然心愛李秀英，又誤以爲石小姐，復追之往貴州，不敢以真名往見，懼石總兵揭其前案，乃借童景孟名。但以病困於旅舍，爲同鄉郭起齋治愈，郭並爲其作媒，求婚石小姐，石總兵許之。

李秀英亦愛荆生，時縈夢想，曾夢荆求歡，拒之。時荆生居石之衙中，爲昔日釋放其逃走之連婆所見，識爲荆。荆曾求石小姐爲催妝詩，連婆求李秀英代之，李初不允，石小姐跪求，乃允作，但詩中暗示荆生錯認之意。荆生得詩，知有誤，乃逃。

童景孟被逐，至貴州，又以荆瑞草名求見石總兵，石以李秀英許之。將與其女同時成婚。連婆報與李，李乃裝瘋以避之，石總兵爲顧全臉面，不得已又以石小姐嫁童景孟。

荆生回杭州，見簡惟修，始知童景孟冒名之事，又携簡惟修赴廣西謝布政處說明並求婚，謝見荆大喜，即時許之。

石總兵調任廣西，石小姐往拜謝小姐，石遊於園，適荆亦居園中，荆見石，誤以爲謝小姐，惡其醜，又復逃走。

謝布政聞而大怒，命旗牌追之，而又適爲童景孟所撞倒，自稱荆瑞草，提之回衙，謝布政識爲童景孟，遣人問於石總兵，石以爲即前之逃走者，乃囑謝重責之，入獄。

石嗣知即其婿，乃托名爲內姪女婿保其出獄。

荆逃走後，赴都試中進士，授廣西推官。簡惟修亦在都作書說明彼此錯誤

之故，仍爲其作媒，石總兵亦知荆生之事，欲以李小姐嫁之，荆尙以爲即醜女，堅不允，石則堅欲嫁之，荆勉允此婚，將與謝小姐同日而娶。連婆以荆屢次逃婚，囑謝李二小姐分別警戒之，連又爲之說情，石總兵命荆與李小姐相見，荆驚其美，乃自知其誤，雙入洞房。

【按】清萬樹有「風流棒」傳奇。

碧玉簪

秀才趙啟賢淮陽人，家只一母，同邑致仕之吏部尙書張瑞華，爲其亡父篤友。值張壽辰，啟賢往賀，張喜其英俊，以女玉貞許之。張有內姪陸少莊，夙涎玉貞貌，曾求婚被拒。至是聞許啟賢，爲不平，遂串同顧媒婆設計陷害，顧常出入張氏之門，乃於玉貞梳裝時，設詞借其碧玉簪歸，陸得簪，乃僞作情書，裹以碧玉簪，乘玉貞嫁時，暗置於洞房。而爲啟賢所檢，疑女與陸有私，當夜即不同寢，徐圖偵其奸狀，玉貞隨嫁婢小蕙，頗機警，以此情私告於趙太夫

人，太夫人翌日乃切責其子，親送入洞房，並囑小蕙暗伺之。啓賢既惡玉貞，誓不雙飛，乃隱几而臥，夜闌天寒，玉貞慮其受冷，籌思至再，取衣覆之，又爲啓賢所辱。並啟門出，玉貞不明其故，徒自掩泣而已。啓賢以事屬曖昧，未肯明告其母，太夫人並不明所自，愛媳勸子，亦無效果。

時張尙書被帝召回京，張夫人壽，迎女歸寧，啓賢又以情書中有母壽相會之語，疑女與陸乘機幽會，乃力逼其歸。玉貞亦以體面，未明言，小蕙乃洩其事於張夫人，夫人大怒，逼張回家救女，張親蒞啟賢處，先入於啟賢之言，歸而痛毆玉貞，直至根究碧玉簪一事，小蕙始悟爲此簪爲祟。遂執顧媒婆，一鞠而服，事乃大白。啟賢自悔操切，入京應考，幸獲狀元，携歸封誥，玉貞不受，嗣經其母懇之，則以將小蕙收房爲請，玉貞則永守孤燭，與啓賢爲名義上之夫妻而已。陸少莊則患瘋疾而死。

荒山淚

一名祈禱和平

明濟源縣民高良敏，妻陳氏。子名忠，媳張慧珠，孫寶璉，一門五口，採藥爲生，雖境遇貧寒，然家庭雍穆，具天倫之樂。因楊嗣昌以兵費不足，加徵民課，復奏嚴逼，於是差役橫行，百姓悲怨。高良敏父子因納稅，入深山採藥，共喪虎口，孫寶璉又爲役捉去爲兵，陳氏痛憤，嘔血而死，僅餘此伶仃孤苦之張慧珠一人而已。珠初將勤織所得，納貢賦稅，繼則迭遭家變，一身支托，終爲惡役所逼，窮窘無路，乃竄身深山，伏地號哭，血淚盡出，慘痛已極。

斟情記

江西分宜縣有陳青與朱世遠者爲友，日以木野狐作戲，因之情誼日親。二人之棋友又有一名王三老者，稔知朱女名福姑，陳有子名多壽，二人年貌相當，乃代爲之作伐，以朱字陳。福姑尙未過門，而多壽患癩甚厲，朱妻柳氏，恐誤女之終身，日加詬誶，逼夫爲女退婚。陳青頗明大義，以子患此惡疾，不願誤及人女，亦覓王三老允其退婚。惟福姑本烈女不嫁二夫之旨，力爭不可。陳

多壽頗知憐女，自知病不能起，乘間爲詩寄女，諷以改適。女得詩泣，和以一詩，明述脫有不諱，必當以身殉之，時有醫師王半仙者，欲代豪家爲媒，福姑聞之竟以白綾縊其粉脰，賴人救護始免。遂言欲往陳家侍疾，否則仍以身殉。世遠夫婦無奈草草送福姑歸陳。其時多壽以疾久，貌已變寢，身又腥穢靚女美艷，益以服侍殷勤，更加愧怍，佯加之怒，驅使故爲難堪，冀其不受而去也，而女反坦然。多壽更爲感動，陰置砒毒於酒，謀爲自盡，女又奪飲，欲與同歸，幸皆獲救，多壽以砒酒之力，蘊毒盡發，反益光彩。陳朱二家大喜，亟爲之重諧花燭焉。

【按】此劇據明馮夢龍醒世恒言第九卷「陳多壽生死夫妻」。又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九「義貞緣」亦即此事，但福姑本名多福，此爲更名，以合女兒名字也。

玉鏡臺 一名花筵賺

晉溫嶠往金陵謁其姑母，姑留居府中，家規甚嚴，不令其女與嶠相見。而嶠欲見甚切，乃約其友謝鯤，變裝爲打花鼓夫婦，至劉府後門，引動劉小姐登樓，遂得窺見。婢碧玉，視其不類常人，疑爲溫嶠狡獪，尋小官人劉滿問之，至園中問謝鯤，誤以爲溫嶠，謝鯤又誤以爲即劉小姐。一夕劉小姐在花園玩月賦詩，牆外即溫之書齋，聞聲出窺，碧玉乃促小姐歸，而以詩扇隔牆擲下以嚇之，溫得扇，誤以劉小姐有意，乃大喜。然扇又被謝鯤竊去，以爲劉小姐有密約深夜入園，又爲劉滿嚇去，謝乃赴劉司徒之召。

劉夫人即溫之姑母，以女長成，屬溫擇婿，溫欲自薦，又懼不果，乃託爲謝鯤，謝鯤不在金陵，溫乃代爲其下聘。適大將軍王敦，命參軍錢鳳，聘溫入幕，中途遇之，迫之行。既至，署爲參軍。溫告以行將畢姻，敦乃命人迎劉夫人母女至，溫冒爲謝鯤入贅，詭言迷信，須以紅羅覆首，以免識認。既入洞房，次晨，劉小姐見爲長鬚郎君驚而却步，劉夫人至，責溫之騙，由碧玉爲之說

情乃罷。謝爲司馬，奉命至武昌，聞溫爲其執柯劉氏，遂欲踐約。溫惶恐無計，乃以碧玉冒爲劉小姐配謝鯤。

【按】此劇據明范香令「花筵賺傳奇」，「世說」載此事，微有出入，中有隱然自薦之意。茲誌於次：

溫嶠姑有女，囑嶠覓婿，嶠曰「佳婿難得，但得如嶠何如。」少日報云：「已覓得婿處。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

柳迎春

薛仁貴篤於武，不事生產，爲伯父薛雄所惡。雄雖富，竟逐仁貴。仁貴乃因子茂生之介，爲富戶柳潤監造愛月軒之看守木料者。柳潤妻伏氏，子大洪，女迎春，於花園賞梅，見仁貴嫻於武，迎春則頗奇其貌，心憐愛之。冬雪，迎春偕乳娘顧媽媽，婢冰琴，登閣眺雪，見仁貴單衣掃雪，憫其寒苦，晚間與嫂

田氏圍爐把酒論英雄，嫂去後，命婢執燈，私取棉衣擲樓下，仁貴拾而衣之，疑爲天賜。翌日柳潤見而大怒，立命伏氏向迎春索衣，迎春始知夜間取衣有誤。乃泣告伏氏，潤又入房嚴索，以繩刀毒藥置迎春前，迫其自盡。伏氏令迎春與乳娘私逃，僞言墜井。仁貴聞此事走玄女廟，遇迎春，乳娘爲之媒，同往寒窰結褵。時唐太宗有武事，命張士貴往太原招軍，有周青者來約仁貴，仁貴別窰投軍，迎春生子丁山，打雁度日，仁貴從征歸，封王，改扮還窰，在汾河灣射死丁山，與迎春於窰前相戲。

【按】此劇各角有汾河灣一劇，此則專寫柳迎春之賢明貞節。至於薛仁貴之武功，則另有專劇也。

賺文娟

宋蘇東坡之妹蘇小妹，與學士秦少游締婚。時長沙妓文娟，喜秦詞，誓嫁秦，恐秦不知，乃作詞一首送秦，小妹知此事，即和詞一首，並以太后御賜宮

錦一疋，贈文娟，文娟喜，乃專心等候秦學士矣。

文與老尼妙慈交厚，湘中有一幫閒柳元卿偶至尼庵，見文娟，知此事，爲稱秦已到長沙，索文娟手寫秦詞，指使財主任草包充秦學士，文娟見其鄙陋，又任草包之妻，聞夫往妓館，領衆搜尋，毆打柳元卿勒其夫歸，文娟經此變乃閉門謝客矣。

時秦貶爲湘之郴州監酒稅，夫人留京，過長沙，遇柳元卿賣舊書，見文娟手寫秦詞，詢之，柳知爲秦，乃偕至文娟家，文娟初以爲仍爲前騙，秦寫其京中和詞，文娟乃與之定情。次日秦別去，小妹以寂居京師，乃易男裝稱秦學士往尋少游，過長沙遇老尼知爲秦學士，告文娟，出而不相識，小妹歷言和詞贈錦事，又將和詞寫出，文娟大爲疑怪，小妹請以筆跡先後相較，則此時之筆跡與初贈時之筆跡正同，文娟深悔又爲人騙。嗣小妹重入京，少游亦還，過長沙，往見文娟，峻拒之，秦歎恨至京，小妹已以手書邀文娟入京，及相見，則所

謂秦學士，即前之拒絕者。秦亦爲之詫異，請於東坡，東坡瞭其事於胸，乃將小妹出而相見，則向之以爲眞者又易男裝，小妹乃謂今日眞秦學士納寵云云，一笑同入洞房。

【按】此劇取材於清李元玉之「眉山秀傳奇」坊間改名爲「女才子」。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二「眉山秀傳奇」，謂「樵書初編」蘇子瞻有小妹，嫁爲秦淮海之妻。眉山秀本「眉山實事」，而此節文娟相慕，則又別出「義倡傳」，但無文娟之名。少游卒於藤州，亦未召還，而妓乃殉少游，未嘗相從，劇則故作團圓也。

沈雲英

沈至緒女雲英，侍父爲官，精騎射，學識湛深，聰穎天生。崇禎十六年，隨父仕道州守備，流賊寇之，沈至緒出戰，已敗賊於麻灘驛，斬其渠兇，賊懼將竄。會大雨左體被創，足僵墜鎗，爲賊所獲，掠其屍去。雲英年十二，自率

十騎，束髮被革，直趨賊陣，連殺三十餘級，負父屍而還，湖撫王聚奎目覩其事，爲之入奏，有旨贈至緒昭武將軍，建祠於麻灘驛，並以雲英爲游擊將軍，使仍領父衆。會雲英夫賈萬策，守荊州南門，城陷，被殺。雲英號呼曰：「吾命絕矣！」固辭詔命，扶父柩回籍。

【按】此劇據清毛奇齡之沈雲英本傳，及蓬道人之「麻灘驛傳奇」而編。而「芝龔記傳奇」，亦以沈雲英與秦良玉爲主。

聶隱娘

聶隱娘乃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女。生而穎異，有老尼自稱趙國處女者，求度女，爲聶鋒所逐。尼曰：「任押衙（謂聶鋒）藏鐵櫃中，亦須取去」。是夜，隱娘在室讀書，尼隱身入室，携女去，俄頃，至一深山大石穴中，先有一女在，名李十二娘，亦尼之弟子。能於峭壁飛行，又精劍術。尼乃令隱娘學劍術，居三年，尼令試劍，果大成，復令刺虎，決虎首而歸。尼大喜，因令刺殺平

原太守胡藩，爲民除害。隱娘如命，惟歸山較遲，尼詣其故，不悅，責之曰：「以後遇此輩，先斷其所愛，然後決殺之」。隱娘拜謝。尼曰：「汝術已成，可歸矣」。隱娘辭歸，即在家早返晚出，翦除惡人。父母擬爲之擇婚，隱娘請以自擇。一日，見有磨鏡者，經其門，貧不自聊，隱娘識爲異士，乃嫁之。時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有隙，田聘劍客精精兒，空空兒爲己用。又聞隱娘名，卑詞厚幣請其夫婦往許刺劉，隱娘不知劉爲何人，姑允其請，偕夫行至中途，而劉節度之使者，已近於馬前。隱娘異之。又詢知劉能愛民，乃辭田，留爲劉用。田怒，遣精精兒空空兒往刺。精精兒爲隱娘所殺，空空兒術最高，隱娘慮不敵，乃取于闐玉，爲劉圍項，囑勿動，隱娘則暗爲保護，空空兒一擊不中，恥而遁走，劉感隱娘恩，請留居許，隱娘不允，囑其夫磨鏡郎事劉，而隻身還山，先是尼與有約，二十年後，岡相見也。返山後舞劍相慶，不知所終。

【按】此故事，唐人有「劍俠傳」，記聶隱娘事甚詳。清尤侗有「黑白衛」傳奇。黑白衛，蓋隱娘與夫共赴劉處，途中分跨黑白衛，爲劉神算所預知者。

文姬歸漢

漢興平中，李傕郭汜等爭奪天子，南匈奴王，遣左賢王乘亂進兵，蔡邕女琰（文姬）聞亂亡命，爲胡騎所沒。獻於左賢王，王納爲妃，在胡十二年，生二子，作胡笳十八拍，曹操與邕有舊，以金璧贖之歸。

【按】文姬事，一說東漢蔡邕女名琰，文姬其字也。知音律，適衛仲道，爲胡騎所獲，在胡二十年，生二子，曹操以金璧贖之歸，作胡笳十八拍，後再嫁董祀。唐劉商胡笳曲序云：「蔡文姬善琴，能爲離鸞別鶴之操，……胡人思慕文姬，乃捲蘆葉爲吹笳，奏哀怨之音，後董生以琴寫胡笳，聲爲十八拍云」。

晴雯

晴雯，故家女，幼失怙恃，入賈府，侍公子寶玉爲婢。性靈巧，語言犀利，姿容絕世，而束身自愛。同儕襲人，恐其奪寶玉寵眷，思重傷之，然未嘗形諸詞色。只於玉母王夫人處，獻媚進讒，窺隙搆陷，雯則不知也。時玉居怡紅院，日事荒嬉，被父嚴責，夫人逼之讀，玉甚苦之，伺機出，偶見家樂女齡官畫字於地，急雨淋身不覺也。玉哂其癡，因戲以語雯，雯則哂玉之猶癡於齡官也。相與調笑，偕行而歸，玉呼門無應者，誤蹴襲人，雯嗤之，襲經是酸楚，仍強抑，而故飾遜讓。時在海茗，玉索扇，雯失手跌其骨，被責。襲因進微詞，致引起雯之傷感，鬥氣撒嬌，莫能遏止。玉婉言慰之，至撕扇子，作千金一笑乃罷。然襲之銜恨於雯也，益深矣！節屆冬令，雯夜起，冒風寒而病。小鬟墜兒，煎湯藥不慎，碎其瓶，觸雯怒，方予譴責。襲以墜兒竊蝦鬚鐲事，訴之寶玉，故使雯聞，雯愈怒，遂墜兒以去。玉有珍物孔雀裘，乃祖母賜予，着以祝舅氏壽，被火燒一眼，無法縫補。雯扶病而起，界線度針，妙手天成，病因

之益劇。會綉囊事發，王夫人搜檢大觀園，遷怒於雯。襲肆意栽誣；墜兒母，更修睚眦之怨。雯含冤莫白，竟遭擯逐。雯舅姑兄吳貴者，素無賴，爲乞貸不遂，至是銜之。與妻謀，欲轉鬻晴雯，並施以冷嘲熱諷。雯本孱弱，經此氣憤交攻，遂沉疴不起。竟於寶玉最後一面，遺贈指甲小襖後，以清白女兒，鍾情而天，賚憾而終矣。

【按】此劇取材紅樓夢說部，關於晴雯一生哀豔事跡，參酌損益，一氣呵成，與所演撕扇，補裘，芙蓉誅，各短折，迥不相侔也。其節目：吵家、督課、窺囊、獻媚、拒貸、避雨、跌扇、撕扇、舅壽、雯病、逐墜、補裘、搜園、攢雯、回家、探病、嫂逼、雯天。

香菱

金陵甄士隱，女英蓮，幼爲奸人拐去，售之馮氏子，而爲薛蟠劫之歸，其妹寶釵，爲易名香菱焉。蟠妻金桂惡之，屢以計陷香菱，而菱能順受，故人贊

其賢，故號之曰，馱香菱。蟠戲金桂婢寶蟾，香菱誤破其好事，金桂復誣香菱咒詛，蟠乃痛杖香菱，菱終無怨言，金桂欲私蟠弟蝌，憎菱碍眼，菱又誤破其好事，金桂大恨，將酖香菱，不意寶蟾易其羹，金桂竟自酖死，寶蟾誣香菱殺母，賴寶釵辨其冤枉，釵請於母，以菱爲蟠正室焉。

【按】此劇根據曹雪芹紅樓夢而編。

秦娘

世家女秦娘，生而國色，幼失怙恃，墮入青樓，女守貞，惟以死自誓，日夜啜泣。有吳下蔣晉生者，文章妙絕新喪偶，遇表弟應京兆試，聞居停語及秦娘，憫之，偕往訪焉。及至，女壁向如故。表弟調之曰：「卿名秦娘，蔣兄字晉生，秦晉自應爲姻好。」女聞言，秋波斜睇，見蔣彬彬有禮，氣度非凡。乃哽咽而言曰：「君能偕老白頭，自當依命，若以爲風塵中人，則雖死不從也。」蔣嘆曰：「有志女子哉。」表弟從中撮合，共締鴛盟。蔣臨行，作書貽姊，囑女

持以往，滿擬試第歸來，同賦燕爾。蔣去，女守身如玉，杜門謝客，思脫身而無計。假母視女若錢樹，復別招富賈父子至，女強笑承迎，醉酒喬裝，揚長而去，迨假母察覺，則追索弗及矣。當蔣姊孀居時，蔣欲奪志不可，女易裝而至，幾生誤會，繼而審書不謬，乃留之，及期產一男，酷似其弟，姊甚喜。蔣自別女，試不售，無顏返梓，復貽書於姊，謂秦娘應早日擇人而事，毋誤終身。遂游川楚，欲博斗斛之祿，值帥府羅致文士，因入幕。時道路梗塞，久與家人絕音問。女歸蔣門後，恭儉持家，蔣姊善視之，其子已成年，性聰慧，女教之，適表弟例假歸省，見之極稱奇異，願以內姪女妻之，佳期甫定，而蔣亦乞假歸，然已二十年矣！迨入門，則燈綵輝煌，鼓樂喧闐，有少年問客從何來？蔣詫曰：「吾故蔣某，此吾家也」。少年駭異，女出審視，知係晉生，悲喜交集，然責以休書之過，負荆謝罪。當秦晉和好時，姊亟言於衆曰：「弟婦將作阿婆，尤垂髮女兒裝束，事當如何，何不趁此良辰，使父母子婦，同日完婚，洵佳

話也。」晉生二十年之鴛盟，至此始與秦娘花燭成禮。

【按】此劇載清俞曲園「右台仙館筆記」中，又清人有「秦晉配」傳奇。

庚娘

明末尤太守女，字庚娘，麗而賢。于歸中州舊家子金大用，迷好甚敦，事翁姑至孝謹。時因闖賊之亂，舉家流離南竄。途遇少年，自言王十八，亦偕妻逃難者。爲運裝覓舟，殷懃備至。金甚喜，行止與俱。未幾日落，水程幽險，既泊，王乘間擠金入水。金父母聞聲欲號，又溺之。王妻唐氏，與之喧競，亦摔而溺焉。遂謂庚娘曰：「我心良苦，請娘子從至金陵，贖給無虞也。」庚娘默念，事已若此，拒必死，死復何益；乃破涕爲笑，佯允之，惟須歸家後，始成婚禮。王大悅，導庚娘登堂見媪，詭言新娶。乃具酒對酌，庚娘勸之飲，於是酣醉。出房，以刀入，切王項，死之，媪亦被殺死。王弟十九，覺而逐之。庚娘知不免，啟戶狂奔，投入池中。同里人悉其冤狀，以爲義烈，醮金厚葬。中

有涎其珠飾者，欲發棺而取之，因得復活，展轉至巨室耿夫人處。耿孀居，無子女，視庚娘若己出焉。初，金生之溺也，遇尹翁救，得不死，適營葬父母，而唐氏奔至，願妻金生，尹翁審其故，勸金納之。金以居喪爲辭，且將復讎。翁請暫收養，許之。會金生佐袁崇煥剿寇有功，受遊擊以歸，道傳庚娘誅讎事，洋溢河渠，姓名甚悉，聞之極快，然益悲，從尹翁命，與唐氏成合卺之禮，携詣金山，將以展庚娘之墓。庚娘與耿母，亦於斯時赴金山，還香願，且欲自祭。驀地相遇，各自驚疑。金呼曰：「看羣鴉兒飛上天也！」庚娘亦曰：「餓鴉兒欲吃貓子腥耶？」蓋昔日閨中之隱諱也。夫婦重逢，抱頭哀哭，互叙顛末，悲喜交集。唐氏乃以嫡禮見庚娘，不圖吳越竟成一家骨肉矣。

【按】此劇取材於清蒲松齡聊齋志異，並參以「飛虹嘯」傳奇而編。

紅娘 一名西廂記

唐貞元中，河中府有僧舍曰普救寺，寺有別院曰西廂，爲相國崔珣所建，

蓋占此清淨地，欲計菟裘也。相國薨，妻鄭氏，與女鶯鶯，扶柩止於此，途中有阻，未能歸葬。時有西洛人張琪，上京應試，道經河中府，亦止於寺，驀見鶯鶯，驚爲天人。值崔氏追薦道場，乃參雜其間，窺鶯鶯腴容喪服，雙臉斷紅，益惑之。崔有婢曰紅娘，美姿首，心地磊明極識大體，張私爲之禮者數再，頻遭呵譴。會寇兵譁變，賊首孫飛虎揚言，必掠鶯鶯，圍寺甚急。鄭一時束手，許以能退賊兵者，便以鶯鶯妻之。張之友杜確，時統大軍，鎮蒲關，因使僧人惠明致書，遂引軍解圍，殲賊首。相國生時，將鶯鶯字其內姪鄭恒，及賊平，鄭氏因悔之，置酒宴張，留之書齋，俾鶯鶯見以兄妹禮，欲齋以金帛遺之。張見好事不諧，嗒然若喪，竟忘寢食，乞紅娘達其意忱。紅因語之曰：「崔之貞順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沉吟章句，君試爲翰墨喻之，或有繇也。」張喜甚，立授之簡，紅暗置之妝台，鶯見而盛怒，經紅懲息，亦予簡復之，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

拂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誦竟誤喻其旨，值鶯紅在園中焚香圍棋，踰垣而入，被鶯鶯責以大義，揮之去，張繇是絕望，因惱而病。越數夕，紅娘忽捧鶯鶯至，嬌羞融冶，力不能運肢體，幽輝半床，殆如夢寐，紅娘躡足門外，斜月晶瑩，冷露無聲，料我我卿卿，飄飄然已入神仙之夢！事後，鄭偵知，怒不可遏，責撻紅娘，備極嚴峻，紅則歷叙顛末，詰以信義，請鄭恕小咎，完大事。鄭至是亦感無法，祇期張生之金榜題名，洞房花燭而已。紅猶恐張之始亂終棄，有負鶯鶯之貞順也，乃爲之臨別贈言，隨崔氏扶櫬以歸焉。張之於鶯，則竟作勞燕分飛，恨留千古矣。

【按】「西廂記」，元稹有會真記載其事，極穠艷，元王實父撰爲「西廂記」傳奇，是爲「北西廂」。李日華又翻爲「南西廂」，即現崑曲所習演者。金章宗時，董解元製西廂記，以絃索彈唱。又有「錦西廂」，與「不了緣」種種。

元宵謎

一名酒誤

呂昭華，禮部尙書剛中女，字郭生廷章，未婚而廷章父歿，郭氏固貧，剛中恐廷章失學，館之於家。值上元節，剛中夜出，歸詣廷章所，則見男女二人並枕臥，儼然昭華與廷章也。駭且怒，顧以家聲所繫，隱忍趨避。明日始斥廷章，廷章不遜，剛中大怒，逐廷章，且責其夫人趙，而迫昭華死。會詔使以帝命召剛中去，昭華仍欲自殺，趙夫人不能止，而其母舅趙班候適至，班候曩以總兵鎮邊，寄其女秀英於趙夫人處，時則將赴廣東提督任，爲迎女來。至是，留秀英侍趙夫人，逕携昭華行，而以死報剛中。廷章之見逐也，憤甚，馳書毀婚約，顧爲班候所見，懼重傷昭華之心，秘其書。則亦坦然爲昭華擇婚，居有頃，新學使章麟閣者來，少年科第而未婚，班候乃以昭華字之，有成議矣，而昭華不可，憂傷致病且甚。班候乃遠迓趙夫人勸慰昭華，病行間，旣而窺見章麟閣者，即其故夫郭廷章，始無異詞。廷章以剛中知貢舉，故易名登第也。將婚，剛中亦以公幹異方，返自廣東，班候延之觀禮，父女翁婿相見於一堂，乃

得一解釋前此之誤會云。

【按】此劇女伶吳素秋改排，名曰「酒誤」。蓋所以表示元宵之謎，由於酒誤之也。

丹青引

楊雲友三嫁董其昌

明時，錢塘女子楊雲友，善畫，摹董玄宰（其昌）神似。家貧，父故宿儒，與釋是空過從，空設鬻畫肆，常以楊女畫僞董欺售之，得金稍稍資助楊，空意蓋別有所屬也。會董玄宰偕陳眉公湖上訪妓林天素，蒞空肆，見楊女畫，甚憐其才。翌日，空詣楊，詐爲女媒嫁玄宰，楊諾之。空約閩人黃某易董裝親迎，舟至中途，空欲犯之，楊女計沈之江，返錢塘。楊嫁女後，月餘不得音耗，東裝赴華亭董氏探之，董不承，楊怏怏歸里。時董已擢尙書，屬眉公一探究竟，先是楊女抵家，悉父蹤跡，復折回華亭，求之，不得，進退維谷，眉公屬天素易男裝與之成禮，洞房識其僞，遂與眉公都晉京，詣玄宰，楊亦追蹤至，疑雲

始散，董與楊女成眷屬焉。

【按】此劇據清李笠翁（漁）十種曲「意中緣」改編者。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一記之。雲友能仿董迹，三嫁始諧。可見遇合之難！

妬婦訣

淄川狄翁，有季常癖，嘗宦蜀，被劾罷歸。生二女，長適邑宋生，有母風。生喜狎邪遊，新婚夕，即挾妓歸，女脅之，不服，忿激死。生稔女妹妙才慧美，復委禽焉，妙才工心計，善運籌，居常鄙其姊悍而不敵，遂一反其所爲。因陽縱生揮霍，而陰使佻家女紅香，僞妓惑之。未幾，金盡鬻產，復以密計授生舅呂甲，謀購其產，而逐生夫婦以出，生被逐，輾轉流爲丐，乃謀妙才，夜走盜呂，妙才泄其計，思有以懲創之。因而獲生，痛加捶楚，迫書悔狀，生經奇辱，遂亦毅然反悟，痛矢改悔。呂察其誠，仍以原產歸妙才，由是治理井然，上下交睦，生亦自是畏敬其婦，足不踰閫，先是狄翁自長女故後，知黔馭技

窮，竟儼與媼抗，至是鑒於生之敬婦，漸復因之軟化云。

【按】此劇情節與雜曲中卓二娘之使宋東墻痛改前非事，頗相類，但前半則殊也。

埋香幻

女子張盈盈，靈壽人，與孀母居，笄未字，閒時斜倚妝樓修女紅。墻頭外，一少年過其下，盈盈偶不自持，顧而笑。爲媒媼烏氏見，入以游詞，盈盈叱之未顧。

未幾母病，盈盈爲之禱於關祠，詎窘於強徒吳二，奮奪門出，又以倉皇入吳室，大驚，復逃。途遇少年，即前樓下人也，送盈盈歸，盈盈詢其姓名，知爲「劉千鍾」，盈盈乃白於母欲嫁之。

千鍾父聞之，以女前有辱於吳二之事，頗羞之，逼退婚約。盈盈羞忿無以自明，遽吞玉自絕，母以爲已死，厝於郊，殯葬殊厚也。

吳二及烏媼，皆知其事，欲鬼裝往盜盈盈墓。然各不相謀，猝相遇，互驚仆，吳甦而烏死矣。

時棺已啟，吳二出玉於盈盈口中，盈盈竟甦，倉皇遁，吳二昏昧之中，乃以烏媼昇於官而亦竄。

盈盈過千鍾家，叩門求入，千鍾詫以爲鬼，擊之倒地，俄又辨爲人，父子乃棄家逃。

烏媼子來視盈盈屍，盈盈已活，入千鍾臥房，易千鍾裝欲行，烏子疑爲屍變，持挺追之，值吳二母過，誤斃之。

此案爲陸稼書審理之，以神明處分，得其奸宄抵罪，而使盈盈千鍾締鴛盟，偕花燭焉。

繡襦記

鄭元和赴試長安，悅於李娃，（即李亞仙）初見之頃，迷惘至於墜鞭，乃眷

之。資斧頓絕，爲嫗所逐，元和貧乏無以自活，竟淪爲街頭蓮花歌者。父儋不認爲子，嗣李娃聞其聲而憐之，更督其學，復爲攻讀，乃大進，連捷皆冠軍，兼授成都府參軍。娃忽言辭，元和泫然留之，遂偕往劍門，值父詔拜成都尹，兼劍南採訪使，元和往認之，父詰顛末，甚德李娃，命媒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娃處家嚴整，修於婦德，元和又累遷清顯，娃封汧國夫人，位譽極崇，人忘其曾爲倡也。

【按】此劇據唐白行簡「李娃傳」而編。

元雜劇有「李亞仙花酒曲江池，鄭元和風雪打瓦罐」一本，石君寶撰。明周憲王亦有「李亞仙花酒曲江池」雜劇一本。明傳奇中今所傳之「繡襦記」作者有三，一爲薛近兗，一爲鄭君庸，一爲徐霖，王國維「曲錄」作薛近兗，謂「曲海目」作鄭若庸撰誤。「傳奇彙考」謂虛舟（鄭若庸字）作玉玦，舊院中惡之，共餽金求薛近兗作此，以雪其事。（語本靜志居詩話）。但

「金陵瑣事」謂爲徐霖撰，於是紛呶衆說，莫知孰是。

霍小玉

霍小玉本唐代霍王之女，因霍王身死，小玉母淨持，本爲霍王婢，未曾正名之妾，府中不容，携小玉出，小玉美而能文，最喜誦李十郎詩，十郎乃唐大歷間十才子之一，名益，到京赴考，倩媒婆鮑十一娘，紡求淑媛，鮑十一娘以小玉畫像，進李十郎驚爲絕艷，乃得婚配。詎知李益之母，爲益另訂盧門之女，益貪盧家錢勢，竟僞云老母有恙，別小玉歸家另娶，小玉思念成病，李益表兄崔生，到霍家洩露真情，小玉一痛幾絕，小玉婢浣紗，以小玉之紫玉釵，至李家以賣錢爲名，打動盧小姐，盧小姐要接小玉同居，李益不從，赶走浣紗，此時俠士黃衫客，聞知此事，動義憤之心，誑李益至小玉家，小玉病已垂危，李益尙擬不認，並欲寫休書，小玉聞而昏絕，黃衫客大怒，欲殺李益，小玉甦，口已不能言，只搖首送目，爲李益講情，黃衫客念小玉情痴，始恕李益，而

小玉已瞑目而逝矣。

【按】此劇據明湯顯祖（若士）「紫釵記」傳奇而編，紫釵記乃以唐蔣防「霍小玉傳」爲藍本，曲折哀艷，千古之悲劇也。

舊唐書一百三十七卷，有傳云：「益字君虞，姑臧人，大歷四年進士長於歌詩，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供奉天子，又有寫征人歌，早行詩爲圖畫者，但益有心疾，不見用，淪落久之，後乃爲禮部尙書，致仕卒」。又案益爲盧綸（亦爲十才子之一）妹婿，其詩格，當時與韓翃并稱。王漁洋謂「大歷絕句，李益爲勝，韓翃次之」。而翃則又世傳章台柳之主人耳！今以小玉傳中，所叙益之負心，暨從母命別婚盧氏卒至攫心疾等事觀之，概可索引。

還珠吟

唐張文昌，入馬文懿公之幕，曾居於大將符鳳家中，符妻烏玉英貌美，文

昌曾贈以明珠，玉英感其美意，幾演私奔，幸懸崖勒馬奪門而逃。嗣符鳳犯罪，文昌又勸馬將符斬首，而烏玉英念夫妻之情，痛哭於文昌，並悟己所作之非，文昌乃與玉英共求馬，將符釋罪。時東平王遣人邀文昌入幕，文昌乃爲詩句，借玉英以比自身。

【按】此劇根據唐張文昌之「節婦吟」。原詩爲：「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光明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垂淚，何不相逢未嫁時？」至於事實則完全子虛。

雙妻鑑

成都奚生，有一妻一妾，妻申氏悍甚，妾何氏美而賢，何生子，既長，申益忌之，日喧於室。生怒而遁，將覓死，鹽亭李某救之免，李饒於財，重生誠篤，使主典肆，李買妾於成都，到於車，救之甦，問其姓，則奚生妾何氏也。

乃使生以彩輿迎之，以旌其節。生遂以爲正室，問其子何往，則尋父未返，何多病，爲生置妾，入門則申氏耳，值歲荒，爲兄所鬻。生命申以嫡事何，何不敢當，而生持之甚堅，申兄訴之邑宰，不得直，宰也者，即何之子，追父遇盜，已冒陳姓得官矣，一家遂相團聚云。

【按】此劇據清蒲留仙聊齋志異中「大男」一則而編。

香羅帶

明烏程守備唐通，婦林氏慧娘，幽嫻有令色，一子尙幼，延蘇人陸世科授經焉。林屢譽陸才，唐疑其有私，意不懌，林不之覺也。唐因公至杭，比歸，值陸病，唐子以父衾覆師，誤雜母所繫羅帶於衾內，唐見之，益怒，迫林夜叩陸門，以覘其究竟，陸正色規責，解館以行，唐始釋然，與林和好如初。俄而唐從大將陳璘征海寇，途擒盜，縛以婦帶，斷首委屍去，邑人謬指屍爲唐，鳴之官，而唐戚杜某，數詣林告貸，隸誣其姦，官遂並逮二人，時陸已登第，授

巡按，識帶爲昔日齋中物，觸前事，證林不貞，坐以弑夫論死，將刑矣，會唐歸，獄竟以解。

【按】此劇即加首尾之「三疑記」。

白蛇傳

一名雷峰塔。又名白娘子。

宋杭州許宣，於西湖遇兩女，一主一婢，主即白娘子，婢名青兒。值天降大雨，許宣與白娘子同搭一船，下船之後，雨尙未止，許宣將傘借與白娘子。次日，許宣往白娘子處討傘，言語投合，遂訂婚姻，白娘子贈許宣銀，許宣受之。詎知銀乃錢塘庫銀，縣令史祺，捕許宣，治盜銀罪，將許充軍姑蘇。而白娘子追至，以花言哄許宣，許宣不疑。值端陽節，白娘子誤飲雄黃酒，現原形，乃一條大蛇，許宣驚嚇而死，白娘子去往崑崙山，盜來仙草，救夫活命。許宣又遇金山寺法海禪師，指破迷途，許宣發願出家，白娘子追到金山，與禪師鬥法，敗走斷橋亭，路遇許宣，青兒即欲殺許，白娘子夫妻情重，再三相救，

同至許宜之姐夫家中，白娘子產一子，法海以白塵緣已滿，孽障未消，卽用金鉢收伏，壓於雷峯塔下。

【按】此劇據明馮夢龍「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鎮雷峯塔」，而墨浪子所編之「西湖佳話」卷十五「雷峯怪蹟」亦有同樣之記。世俗傳說中關於白蛇傳者亦復不少。

清人黃圖珌有「雷峯塔」傳奇。

荊釵記

宋王十朋以荊釵聘錢載和之女（曲海總目提要作錢流形）玉蓮爲妻，時孫汝權亦欲聘玉蓮，（一說孫王兩處聘禮則於庭，玉蓮獨携十朋之荊釵，蓋愛其才也）孫與王嗣赴試，高發，忤宰秦檜，（曲海總目提要謂宰相万俟卨欲贅以女，十朋不允怒貶潮陽。）遂謫潮州簽判。孫汝權乃乘機僞裂十朋書，言已贅於宰相府，逼玉蓮爲妾。孫因欲迫娶玉蓮，玉蓮乃痛心抱石自沉於江。時史浩鎮浙（

曲海總目提要作福建安撫使，錢載和舟過，急拯其溺，問係同姓，收以爲女。）
拯救之，載之去，載和失女，詬責汝權，汝權愧悔發狂死。（曲海總目提要作
孫錢對控），十朋母痛婦之亡，自往潮州，面數其罪，（曲海總目提要作先生母
至哀，責其重婚，十朋辯無此事）。史浩夫人至，強以女字之，且索荆釵爲聘
十朋大疑，及合卺，始知即故妻。（曲海總目提要作載和至饒訪十朋信，見有
王簽判之靈，大疑，蓋與王十朋同試有探花王士弘，因十朋惡於方俟高，乃改
王士弘爲饒州，而以十朋謫潮州矣。載和嗣移節兩廣，十朋時已遷守吉安，投
刺請謁，載和見而欣喜之，邀飲詢得其實，並令妻邀十朋母於舟中，令女侍酒
，女即玉蓮也。已而涕泗交集，抱持痛哭，而當年孫汝權僞書之誤亦明矣）。

【按】曲海總目提要無史浩其人，然荆釵一事，實史浩因孫汝權嫉王十朋劾
史浩八大罪史恨之故令門人撰此記以誣之。而錢玉蓮有謂係十朋女嫁進士
錢萬全者，有謂係一妓女，「南窗閒筆」載之，王應奎「柳南隨筆」亦作是談

。梁章鉅「浪跡續談」，施愚山「矩齋誌記」，均詳辨此事之虛，不應「悠謬其說，以誣大賢」。

荆釵記，原作者失考，「曲錄」作明寧獻王權撰，吳臞庵顧曲塵談亦作明寧獻王權撰。然「甌江佚志」及「小浮海閒話」，均謂爲宋丞相史浩之門客撰以饒王梅溪（十朋）者。蔣瑞藻「小說考證」謂宋時已有此本，即史浩門客撰者，明寧獻王權乃潤色之耳。並引高則誠之琵琶記蔡中郎事，宋陸放翁又有詩謂「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爭唱蔡中郎。」則可知宋已有此本，高則誠爲之補成之也。

飄零淚

南海女子朱婉貞因父命字同里戚陳氏子疇，母早逝依父爲活。有叔仲晦，市井無賴，屢思謀產，均爲父女所阻。於是仲晦銜女及女父特甚，思有以報之。聞女許陳疇，乃往與疇交好，竟出梟獍之心，鬻疇於南洋，爲奴爲賤，以絕

女之念。疇失蹤後，女及父均爲焦慮，女則矢志相守。仲晦又憐女父，携女登舟赴省探親，仲又展其豺狼之心，鬻女於蒼梧之勾欄，搗施鞭策，女以死誓。並投環於夜闌，幸爲所覺，乃閉戶刺臂出血草狀，朔旦托拈香攔輿投之令，令美其節操，爲之理，並浼粵西守式鍾送之歸。詎意式又涎其色，又以仲晦納粟得官暱於式，謂女之婿已死欲奪其志，女不從，式竟鞭笞至甚，委之溝瀆，幸爲黃醫所救，爲施針灸，並送之家。與父見，告仲晦所述，知疇之噩耗，悲甚。又以仲晦與式鍾狼狽成奸，乃與疇父同往偵之。抵長沙，值蒼梧令升授巡按，式鍾與仲晦均以貪墨爲衆所訐，蒼梧令鞠之，並訐其以往，遂駢誅於市，是時，疇自南洋歸里，已由奴而營運至富，婉貞陳疇遂賦同夢焉。

荀灌娘

荀崧，晉愍帝時之襄陽太守。子荀常，駭癡半廢不能爲人，女荀灌娘，年只十三，足智多謀，運籌帷幄，荀崧嘗倚畀之。

時有杜曾，聚衆謀叛，竟據漢沔，屢敗官兵，長驅直窺襄陽，城遂被困，荀崧雖極力守城，但兵少食盡，頗難支持。

崧乃擬遣人突圍出，奔走求救於故吏后覽。急切無人，荀灌遂請行。

灌行後，遇杜曾，邀戰之，敗往后覽處，合兵轉戰，困仍未能即解，崧於是怒焉憂之。

杜曾又下令求女至急，荀灌乃至古廟易男裝，突困至荊州刺史周訪處求援，周子見灌友愛至篤，並與之結爲異姓兄弟，然爲陶士行識破行藏。於是定計大破賊兵，而灌娘亦許嫁於周子矣。

【按】荀灌事見「晉書」。

揚州夢

唐人杜牧之聘妻徐紫雲，爲舅氏掠賣於司徒李紳家，李知其爲良家女，雖使習歌舞，而未嘗當夕，杜聞妻被給，追之不及，俄授分曹御史宴李氏，觀紫

雲美贈以詩，李詢知其爲杜聘妻，當筵爲之合巹。杜調揚州參軍，冶遊過妓寮，節度使牛僧孺微服偵之，紫雲僞爲巡官至，杜牛皆爲所窘，旣知爲婦人，皆大笑，杜旋授學士，紫雲竟代杜納妓焉。

【按】此劇元喬夢符有「杜牧之詩酒揚州夢」雜劇，唐于鄴有「揚州夢記」，清稽永仁有「揚州夢」傳奇。

魚藻宮

一名斬戚姬

漢高帝后呂氏生子名劉盈，已立爲東宮，旋納戚姬，生如意，戚姬美姿善舞，帝寵之，爲築養德宮；旋易名爲「魚藻宮」。宮中服用，與正宮無殊，高帝常來遊幸，將呂后置之腦後。及帝征英布回朝，將廢盈，立如意爲東宮，叔孫通周昌力諫不可，帝暴打周昌，呂后差建成侯呂釋之間計於張留侯，留侯定計，尋四野老，假扮四皓，隨太子進謁。高帝竟被瞞過，只以人心歸附劉盈。與戚姬，歌舞，抱哭並遣如意出京，封趙王。旋高帝亡，呂后囚戚姬於宮，情人

召趙王回朝，欲謀害其母子，太子業已登基爲惠帝，雖是正宮親生，不善呂后之所爲。乃與周昌，爲戚姬母子乞情，呂后不聽，毒斃趙王，戚姬披髮叩求不應，亦被斬身亡，惠帝傷感致疾不起，周昌亦告老辭官焉。

【按】戚姬事見「史記」。呂后斷戚手足，去眼燿耳，置廁中，名「人彘」。

梨雨邨

富戶華氏女玉霞，失怙恃，依叔以居，蕙質綺年，知書識禮，猶未嫁也。

孝廉果南霽，幼秉嚴命，婚戚怨耦，却扇之夕，假京試名，辭母引去，道經梨雨村，慕值玉霞，兩相愛悅，以羅巾玉佩，換作證婚之物，喬裝爲婢，私偕伉儷，閱歲，生一子，其叔爲敗壞家風故，憂憤身亡。果孝廉則以桃李爭春，進退失據，亦抑鬱致死。玉霞痛定思痛，嘆曰：不可使果門無後。遂將襁褓子及玉佩，托乳娘送付果母，賚憾矢志，了此終身。會有顯宦烏紫貴者，果父生時，曾力予提挈，卸職言旋，適遇乳娘送子，烏膝前僅一女，欲購之。乳娘利其

金，慨然付予。時果妻閨房久冷，不安於室，早賦仳離。至於果母，則終日倚閨，揮淚盼子。偶市乳娘玉佩，亟往尋玉霞，悉其顛末，亡子失孫，悲感叢集。婆媳雙寡，形影相弔。惟期柏舟持節，彤管標名而已。迨果母花甲大慶，烏夫婦子女，偕往祝壽，接談之間，獲得種種印證，認明此子。而親生母與養生父母，居然樽俎折衝，大開辯論。經乳娘多方證實，果母按情譬解，結果則一子承三門之嗣。一對小兒女，俾完成將來一對小夫婦，華玉霞一段苦節及風流債，亦足以安生慰死者矣。

【按】崑曲有「芙蓉洞」傳奇，其情節類此。

釵頭鳳

宋陸放翁（游），少聘唐氏女，曰蕙仙，放翁母之姪女也。放翁外舅爲吳武順王璘參軍，從鎮蜀，以病卒，母乃遣人迎女至家，如世俗所謂童養媳者。母惑於妖尼不空，屢耗其資，女數以爲言，空讒之于母，遂逐女。放翁於女雖未

婚，出入不避，固甚相洽，乃逸從兄某婉詞諫旋，值將試，母曰：游若售者，當以蕙仙匹之耳。放翁旣行，母意中變，竟送女於不空菴中。空迫女操賤業，不從，大被撻楚，且使樵汲以困辱之。時有大俠宗士程，爲忠簡公（澤）從子，惡空淫穢，遣劍客獨孤策，殺庵中尼衆，唯留女，閉園內，詢知爲陸氏養婦，且能貞操自恃，深加敬禮。俄放翁爲秦檜所擯，落第歸，又不得女音耗，懊喪殊甚，士程屬獨孤策，招之游許氏園，士程因偕女至，放翁見而感愴，爲賦「**釵頭鳳**」詞，女閱訖大慟，絕而復甦，士程乃告放翁母，請以蕙仙爲己妹，復字放翁，母慚悔前誤，許焉，而女病已革，放翁方親迎，則女死矣。

【按】此劇，本陸放翁**釵頭鳳**原詞而製，放翁之所以爲此詞者，當有其苦痛萬分也。釵頭鳳入放翁詞，明常熟毛子晉（晉）汲古閣輯「宋六十名家詞」集之。其詞爲：「紅酥手，黃滕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涓紅鮫綃透

，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托，莫，莫，莫。

此劇與宋周密「齊東野語」所記頗有異同。清桂馥（未谷）有「題園壁」傳奇，（後四聲猿之一）亦記此事，但唐竟嫁宗士程。

勘玉釧 一名誣妻嫁妹

明代浙人俞仁，有女名素秋，配秀才張少連，嗣嫌其貧，有悔婚意。俞仁之妻與女大不謂然，素秋以己一隻玉釧，命侍女鸞英，贈少連，催其迎娶，鸞英誤送至少連同學韓臣處，韓竟冒充少連，夜入俞家，素秋竟因之失節。又有一賊人往殺俞妻及鸞英，劫去包袱與玉釧一，被更夫追及，賊人乃將包袱拋棄攜玉釧逃去。不意包袱恰落張氏門外，爲少連拾得，於是少連被捕，素秋聞變，羞痛自盡。賊過韓臣之門，將韓臣所得之釧，又竊去，陳智奉旨巡按浙江，拿獲此賊，勘問一對玉釧，因知少連之冤，並雪其罪。縣令欲坐罪韓臣，韓臣有妹玉姐素負俠氣，替兄申辯，陳巡按已得真賊，便減輕韓臣罪名，玉姐並願

嫁少連，以贖兄愆，少連堅辭，玉姐志意甚決，遂成夫婦焉。

【按】此劇崑曲有「釵釧記」本。

護花鈴

沈起鳳曾携其妻陳三娘至杭省其舅氏。

沈舅時購美婢，將納爲妾。其婦妒之甚，欲殺之以洩憤，舅氏無可如何，只急痛而已。

陳三娘憫婢之無罪，日就死地，雖欲護救之，以爲護花鈴焉。

三娘遂佯與舅氏婦合謀，遇機以救婢。值婢有疾，婦遂欲藉此鳩之。三娘知醫爲起鳳從兄，乃與之畫策，僞爲鳩之，而救之歸。

救歸後，扮爲鬼，戲試於起鳳，起鳳大怖，不知其僞也。

三娘乃延舅氏全家來，使僞鬼見，並泄婦之陰謀，婦聞之頗懼，三娘又言能予以禳解，使舅氏子書契文，謂婢已遣去，三娘始以實告。而婢之母以傭工

至，舅子及婦，尤畏其訟，乃以婢歸三娘云。

【按】沈起鳳字養漁，爲清乾隆間名作曲家，今傳有沈養漁四種曲，如「才人福」，「文星榜」，「伏虎韜」，「報恩緣」，等是。

慎鸞交

華秀字中郎，下相人西川節度元五之子，年少登科，未廷試，告假省親，並送赴任。歸途遊吳，吳中名士侯雋，方與諸好事定「花案」，將迎榜於虎阜。而秀適至，拉同游讌，有妓曰王又嬌，廣陵人，流落賣歌。又一妓曰鄧蕙娟，與雋甚暱，以身許之。而嬌潔身不字，雋定花案，知嬌色藝皆在娟上，不以私細公，定嬌第一，而娟次之。飲於虎阜，嬌獨屬意於秀，以詩定交。秀許十年後來娶，雋則急欲得娟，貧不能遂，秀解囊買娟贈雋，而雋妻妬甚，雋置娟於菴，身赴闈試，約登第即相迎，未幾廷試，秀得狀元，雋一甲第三，時嬌避喧鄉居，爲土豪所見，盜其貲而以債餌之，欲奪其志，嬌告州守，守爲申寃，再

遷居，與娟遇，同住菴中，嬌方辭守十年之約，而娟則以雋且晚必遣人來迎也。秀雋得第後，一內相家有二女，願於新科中擇婿，意在秀，秀堅辭之，雋元配已亡，遂雙取之，憐新棄舊，作書絕娟。秀則奉朝命平賊，過吳訪嬌，并遇娟，娟訴其恨於秀，秀還朝，拒雋不與見，以微風諷之，雋始悔，適父內召，亦從吳門過，吳守白知兩事，乃以別舫載嬌娟至京，以試秀而諷雋。秀守前約，雋亦愧謝，于是兩妓各歸其夫，作者以嬌不輕許，其交甚固；娟輕許，其交幾拆，故曰慎鸞交也。

【按】此劇爲清李漁（笠翁）十種曲之一，據以改編者。

代夫媒

明天啟間，魏忠賢專政，海內爭建生祠，興安趙翁洪先獨不出資，且詈之，興安守崔世賢，逮趙入獄，俠士史直拯之得脫，趙子繼龍，亦改易姓名而逃。繼龍聘劉氏女，曰雲翠，方在京，其父爲文學侍從之官，以事忤魏忠賢，發

病死。女之繼母，欲以女改適其舅之子名張兆者。女焚閨遁去，其乳母時爲尼，名法空，女往依焉。尙書崔呈秀，女名雲鳳，見而愛其慧美，携之歸，呈秀使爲婢，雲鳳兄即世賢也，方入爲京卿，悅雲翠而挑之，雲翠以計殺世賢，呈秀父女皆未覺，猶倚雲翠爲心腹。會有李文者，來投呈秀，雲翠乳母見而大驚，識其爲趙繼龍，雲翠誘入園，詰得實，而自稱王秋英，未告其爲劉氏女。初雲鳳頗賢，以父兄姦惡，知必敗，每就雲翠謀自安策，雲翠乃苦心畫計，使繼龍與雲鳳結婚焉。呈秀伏誅，劉崔二女，遂同歸于趙氏云。

【按】此劇據清人「四雲亭」彈詞而編。

河伯夫人

周威烈王時，魏屬鄴地，洪水爲災，居民苦之，巫者倡言，漳水有神曰河伯，好美婦，歲納一夫人，雨水調均，年豐歲稔，否則神怒，必降汜濫漂溺之災。居民信仰，相沿成風，鄴之里豪廷椽等，藉利神權，狼狽爲奸。當春初布

種時，恣意征歛，遇民女，輒曰：當爲河伯夫人。資產之戶，將財帛買免，貧無力者，只得將女與之。巫者設齋宮於河上，卜吉日沉女於河，歛得民財，朋比瓜分，居民久苦苛煩，相偕遠竄。十室九空，閭里蕭條，較水災之禍尤慘烈。迨晉室三分，西門豹受魏侯之命，出守魏都，悉此間僞神情況，乃具衣冠，親往漳水河上，嫁送河伯夫人，集巫者豪掾等謂之曰：煩爲我入報河伯，此女不稱意，當另選之。巫等大驚失色，叩頭謝罪，豹盡使投之於河。嘆曰：惡風虐政，枉殺民女，河水滔滔，河伯安在哉！亟追出乾沒財賦，散還民間，被迫之女，使于歸婿家，引漳水鑿渠十二處，水不成患，且無旱災，禾稼倍收，居民樂業，自是巫風遂絕。

【按】此劇正史綱鑑均記其事，列國志亦載之。今河南臨漳縣有西門渠，即豹之遺澤也。

婚姻魔障

樊梨花爲唐代女傑，與丁山之妹金蓮相互媲美，樊江關一劇，吾人可以觀其妯娌之大略。然樊梨花與薛丁山成婚之始，即京劇中之「馬上緣」者。此事在征西傳小說，亘五回之長，以記其事。蓋小說中所載，係謂樊梨花爲其自身婚姻殺父，殺兄，殺未婚本夫，將樊梨花形容不堪，而變成情急如火之女將，倚武逼親，則將對於以後樊梨花之功績，至爲不稱。故爲表彰樊梁花之美，以洗征西傳之羞，乃將樊改爲奉師命下山，陣前與丁山訂親，梨花父樊洪陣亡，梨花兄自刎。伊至唐營，丁山父子並未立即收錄，並兩次相拒，梨花始回葬父兄，路收薛應龍爲義子，應龍並將其未婚夫楊凡殺死，重入唐營，丁山仍未允，乃其時已有聖旨，授梨花兵權，丁山始過營請罪，夫妻共慶團圓。由此而牽及梨花助父行陣，屢立功勳。

【按】此劇爲荀慧生自己本意所改，蓋以樊梨花楚楚可憐，乃題名爲「婚姻魔障」，爲憐憫而發也。

紅樓二尤

「尤老娘」生三女，長配寧國府賈珍，老娘時偕二三兩女至珍處，珍堂弟璉，王熙鳳之夫也。感二姐色，贈以九龍珮而秘娶之，老娘三姐並居焉。

時有柳湘蓮者其人，嘗粉墨登場，爲小生戲。三姐愛其倜儻，心甚許之。珍戚薛蟠，誤戲於湘蓮，湘蓮痛責之而逃。璉知三姐意，因覓湘蓮，以鴛鴦劍爲聘。嗣柳誤於人言，疑三姐不貞，面索劍，三姐乃以劍殉焉。湘蓮悔，乃皈依空門以謝。

二姐事，又爲熙鳳知，佯爲修好，賺入其居，而零碎虐之。二姐孕而產，鳳殺之，又以毒進二姐，二姐亦死，璉只嗟嘆而已。

【按】此劇據清曹雪芹紅樓夢小說第六十四回迄至六十九回之事蹟衍成之。

東吳女丈夫

一名丹陽恨

孫翊者，吳主孫權弟也。吳主殺盛憲，併丹陽，使翊爲郡守，翊性剛，好

酒，唐遇其下，盛氏舊將嫖覽載員，叛殺翊，而將納其妻徐氏，徐氏美而才，僞許之，醉覽等以酒，伏兵於戶，殲焉。比吳兵至，則徐氏已持仇首祭夫墓矣！軍中驚以爲神。

【按】此劇本事載三國演義第三十八回下半回「……戰長江孫氏復仇」一節中。於三國演義中本爲一小段，舊名「丹陽恨」嗣爲荀氏改編。

冷月姑

明杜慕白，才貌冠時，赴長安候選，與表兄郝貫時，常作冶遊，託媒媼秦氏，物色佳麗，秦氏有一女名翠姐，貌不揚，子名大濟，自幼走失，隣居婦人冷朱氏，僅一女，名「月姑」，才貌雙絕，曾託秦氏代覓佳婿。今見杜生才貌，即與月姑撮合，觀面之餘，彼此均極傾慕。惟月姑見杜生風流倜儻，恐異日秋扇見捐，杜則對天信誓，並將誓詞親書於扇以爲證。而郝貫時亦以翠姐可愛，於是四人遂結成兩對鴛鴦。未幾，杜父守珍，函催杜生回里，另娶甥女金漱霞

爲室，杜見金美，遂變初心，月姑見杜去三年，杳無音信，憂思成病。杜因遷官，再至長安，路遇郝貫時，告以月姑思想成病，要杜往安慰。杜以昔日本爲逢場作戲，今已另娶，豈能再納此來路不明之人？郝見杜如此負心，愧無以見月姑。適遇秦氏走失之子大濟，學成武藝，回家拜母，正不知母妹所在，郝告以詳情，乃定計將杜生誘至月姑家內，詎憶月姑已病至垂危，見杜生至，力斥其種種薄倖，並示以當日親書盟扇，一句一淚，喘不成聲，說至我爲女子，薄命如斯等語，竟嘔血而亡。杜生見狀，追悔不及，亦自碰而死。

逢玉配

唐邢逢春，洛陽宦家子也，美丰姿，因赴長安會試，行至汴梁旅店，遇盟友陳文卿，共同閒遊，在一富戶樓下，見一美麗女郎，蓋鄉宦王翰丞之女，名玉娟，二人覩此佳麗，驚喜欲狂，戀戀而去。玉娟亦見逢春風流秀美不勝愛慕，逢春再至樓下，呆立注視，玉娟情不自禁，乃以手帕擲下而入。逢春拾帕，

如獲至寶。回店詐病，囑文卿先行，已乃改扮女裝，賄媒媼張氏，賣入王宅，因玉娟本有一婢月紅，貌醜，娟父曾托張媼，代覓一婢，故一見逢春甚喜，取名秋菊，玉娟初見逢春，似曾相識，頗爲詫怪，夜間即囑秋菊旁榻作伴，逢春得見玉娟，欣喜忘情，私出手帕，故作悲嘆，玉娟聞之，澈究根由，乃以實告，遂結盟好。月紅因秋菊深得玉娟寵愛，潛往窺視，二人正同拜結盟，盡得其隱，報告主人。翰丞持家素嚴，將逢春杖斃，棄屍黃河，又責玉娟，逼令自盡，其母暗令改扮男裝，攜月紅同奔長安，往投舅父楊茂，其時楊茂方奉命巡視黃河，得救逢春，認爲次女翠蘭，因楊茂有長女翠英也。攜回長安，玉娟到京，正值考試，乃冒逢春名赴考，竟中狀元，文卿亦中探花，奉旨以翠英賜婚逢春，翠蘭賜婚文卿。同房之夕，彼此相見大駭，離奇變幻，莫知所以。迨玉娟向父訴明情由，方各瞭然，乃以翠英婚文卿，而逢春仍與玉娟，完成花燭。一對璧人，遂千辛萬苦，受盡層層波折，始賦紅鸞云。

張翠鸞 一名瀟湘秋夜雨

宋時張天覺，爲奸相蔡京所陷害，被貶爲江州司馬，攜女翠鸞，同赴任所，行至淮河，遇大風雨，舟覆，父女落水，天覺被船戶救出，翠鸞落水後，適有隱士崔文遠訪友而回，將翠鸞救起，認爲義女。天覺覓翠鸞下落不得，祇可隻身赴任。崔文遠有姪名通者，少年多才，因赴京考試，便道謁文遠，文遠因愛姪之才，乃以翠鸞終身許之。議妥俟得中後，再成花燭。詎憶崔通赴京得中，授秦川縣令，試官趙錢，願以女妻之，崔通見趙錢聲勢煊赫，頓忘舊盟，三年迄無信致其叔，文遠臥病，翠鸞隻身就道，至秦川投訪，崔通竟負義不認，反聽趙女唆使，以逃婢誣之，毒打肆虐，並發配沙門，囑解差劉仁於中途殺之。行至臨江驛，天雨借宿，夜半翠鸞思父痛哭，值父天覺，正以三年任滿，升提刑廉訪使，赴新任駐驛其處，聞哭甚哀，提而親訊，則翠鸞也。父女相會，訊明理由，天覺遣人拘崔通至署，置之典刑，幸文遠趕到，爲之求免。天覺感

文遠救女之情，遂赦崔通，仍完成花燭，而將趙女貶爲婢女焉。

【按】此劇本爲臨江驛，曲海總目提要卷二載楊顯之撰「瀟湘雨」傳奇，即演此事。近時評戲，排爲「瀟湘夜雨」。女伶吳素秋演爲「瀟湘秋夜雨」。

苦中樂

明季，鄭伯康，九江北林村農人也，子永泰，媳張氏，一家均性極慳吝，只知圖利，伯康有女雲秋，雖生長農家，而姿容曼妙，且極喜詩書，與父兄實格格不相入，以此常生齟齬。時有南昌學士周子丹，挾治安策，擬上京求用，道過九江遇雨，乃急投鄭家暫避，永泰見周行囊甚豐，即令僕人王貴，備藥酒圖害，被女婢采萍偵知，告雲秋營救，伯康見所圖未成，復詐以雲秋妻之，即日完成花燭，則所有行囊，豈非盡得？雲秋以父兄均非善類，勸周速離險地，周乃赴京，詎意爲魏忠賢所阨，狼狽而歸。伯康見周困窮，詭云：已以雲秋改嫁。王貴見周窮無所歸，意大不忍，乃欺周至其家供養，嗣聞通侯劉善廷，奉

旨調京，取道廬山行獵，周冒雪往謁，雲秋急備棉衣潛贈之，劉見周之平番策大喜，署爲參贊，征番有功，奏請簡授江南八府巡按，回至九江，假扮窮困之狀，伯康以周仍未得志，大爲奚落，迨後見周金印，始惶恐謝罪，種種醜態，滑稽百出，令人傾倒。雲秋以采萍奔走多勞，即令與王貴結成伉儷云。

莫愁女

明初元帥徐達奉命與元太子戰，大勝，班師回朝，與母祝壽，府中蓄一侍女名莫愁，秀麗無儔，席間座客，祝爲歌舞侑酒，如見胡大海兩目虎視大惱。有夙國勇者，與胡言語齟齬，不歡而散。徐達見女麗質天成，詢其身世甚詳，亦極憐憫，詎意家人徐祥，刁狡成性，常戲語挑女，屢遭白眼，且詈之，祥痛恨之餘，讒于太夫人，謂元帥臥病，皆迷亂侍女之過。母恐貽害其子，欲賜以死，衆環求得免，祥復多方陷害，謂元帥最喜女之雙眸，母遂將其目挖去，女痛不堪，遂自縊，達厚葬于後湖且哭奠之。女冤魂不散，活捉徐祥，以爲害人

者報云。

龍女牧羊

洞庭君有女，美而賢，幼適涇川龍王之子，其子荒淫，凌虐龍女。一日洞庭君誕日，其弟錢塘君來宮祝壽，詢及龍女未回，作函遣使臣往招涇川太子同龍女回洞庭慶壽，太子反將來函扯碎，打走使臣，復聽丫環春蘭刁唆，命龍女開一無遮大會，太子依計，囑龍女照辦。龍女以正言規諫，太子即痛毆龍女，二人復扭至公婆前申訴，涇川龍母則一味驕縱其子毒打龍女，欲致其死。涇川龍王見狀，恐肇禍端，力勸將龍女貶至海濱牧羊，以爲既可出爾母子之氣，又不至被洞庭君所聞，涇川母子依之。龍女遂每日在海濱以淚洗面，一夕正思親悲痛，忽有一書生名柳毅經過其地，聞哭聲甚慘，詳詢顛末，龍女具告，求其代投一信赴洞庭求救，錢塘君見書大怒，趕至涇川，將龍女救回，因感柳生寄信之勞，設盛筵款之，並令龍女歌舞，答其厚誼。涇川太子剛愎性成，即點動

水卒，彼此大戰，錢塘君遂將太子殺死焉。

【按】此劇元尚仲賢有「柳毅傳書」雜劇，蓋衍唐「李朝威柳毅傳」也。據「花朝生筆記」載：錢塘君方擬以龍女報恩，配於柳毅，毅峻却之。歸家後，妻孫氏卒，娶韓氏又卒，乃娶於盧氏，却扇之夕，深覺類於龍女，而不敢言。經歲餘，有一子，女始詢毅，曾憶舊事否？毅問故，女乃告以父母命其報恩，故於張韓亡後，獲侍君子。嗣同往觀洞庭，賀龍壽萬歲。

新汴梁圖

北漢王劉承佑，因寵任西宮蘇妃，以致妃父蘇鳳吉，跋扈日恣，朝政日非。結黨營私，久有篡逆之心。

蘇鳳吉妻病，楊邠獻計，奏請蘇妃回府探母，藉定大計，蘇妃要求承佑以全副儀仗送其歸。返時，值東宮劉妃瑞蓮，往河東祝皇叔劉崇壽誕，席間羣臣議論蘇妃父女有篡逆之心，乃領兵回朝，見御街全副儀仗，以爲駕至，嗣知爲

蘇妃僱用，乃批其頰，蘇妃入宮哭訴，承佑不敢袒而已。蘇鳳吉乃又生計，僞以府中百花盛開，誑請承佑至府觀花；欲於席前刺而篡之，承佑逃，劉瑞蓮領兵救護，擒獲鳳吉，並經劉妃將蘇妃劈死。

郭彥威亦於此時率兵到汴梁，攻城，劉瑞蓮與之戰，承佑中箭，瑞蓮大敗，與承佑逃林中對泣自縊以殉國。

【按】此劇秦腔中常演之，爲黃玉麟新排之老戲。

雙陽鎖降黑玄狐

萬霞山有千年黑玄靈狐，修煉多年，能幻人身，又得白雲老祖收爲弟子，授以精練之術，是以常幻人形，出外遊戲。一日，在卽墨楓林橋，爲獵人所獲，幾有性命危險，適有該鎮士人張美如經過，見而憫之，以二十金購而釋之，玄狐深感美如救命之恩，復幻一美女名胡秀英，在楓林橋故作投河自盡之狀，美如攔救不死，秀英告以家被燒盡，無一親人，願隨美如歸家，以報大恩。美

如携其至家，稟明父母，願成夫婦，美如有盟兄趙義維，娶妻孫氏，均非善類，義維羨秀英之色，常思染指。孫氏見美如秀美，亦欲暗成好事。一日，義維邀美如夫婦至其家飲宴，夫妻各有所冀，收留美如夫婦住宿，暗中各欲圖幽會，秀英暗約義維夫婦至所定地點，迨義維夫婦相遇，始知全受欺騙，義維之父才同，憤子蕩費，一時氣死，義維將尸移置美如門外，欲訛其財，知縣蒞驗，秀英游戲縣官，白雲老祖因秀英久戀紅塵，以法寶「雙陽鎖」收其還山。

【按】此劇有舊本名「楓林橋」，即演此事。

琵琶行

唐憲宗時，詩人白居易字樂天，官居左贊善職，喜登山臨水賦詩。時平康里有歌妓名碧玉者，善彈琵琶，爲樂天所稱贊，時憲宗勵精圖治，不喜浮華，所以徵逐詩歌一班文學之士，皆遭貶黜，樂天又因上書言事，有違帝旨，亦被貶爲江州司馬，赴官潯陽。是時妓女碧玉復以門前冷落，因受鴛母欺迫，嫁

與茶商吳一郎爲商人婦，乃商人重利輕別離，碧玉困守窮鄉，悶悶不樂，又感所嫁之夫爲粗鄙大腹賈，竟捨之出外，乃自傷身世，月下乘舟自彈琵琶以散鬱悶。此夕白司馬正同元微之乘舟賞月，聞琵琶之音，命僕人將商婦喚至船中，問明原委，彼此傷感不已，乃請碧玉再彈一曲，樂天自歎身貶窮荒，同是天涯淪落，不免青衫淚濕，悲從中來，爲寫詩「琵琶行」一章付之高婦。

【按】此劇根據唐白居易「琵琶行」一詩而編，又參以清蔣心餘（士銓）藏園九種曲之「四絃秋」傳奇，潤色之。

涪江緣

裴氏女，小字玉娥，性純孝，絕慧，深明大義，而容姿絕世，布衣荆裙，自有天然丰韻。其父家本殷實，但連年水旱，因而中落，小本經營，藉維生計，時稅斂奇繁，職司中飽。女勤習女紅，事奉甘旨，助償追逋。其父因之涪州，欲謀蠅利，母女相依爲命，恃女紅以度歲月，乃吏役追逋如故，且恣意諷誘

之。女察覺，遂棄家避禍，奉母尋父，役邏蹤而至，勢甚危岌，會有秀士黃損者，才華卓越，早負雋譽，奉荆襄守帥命，訪求民間疾苦，逆旅慕遇，片言解圍。母女銜感涕零，互悉身世，黃生見女，深具憐愛，欲附絲蘿，惟自覓艱於啟齒，遂貽一詩，詩曰：絕代有佳人，梅花一段春，願作林和靖，瀟灑出風塵。女識其人及其詩，一往情深，堪托齊眉之志，囑生中秋節在涪州江岸，商於父，事可諧也。生喜逾望外，留戀遲久，女則凜若冰霜，持正義以杜私情，終未及亂。別生後，霜宿風餐骨肉團聚。值秋節，其父入涪城，摒擋貨殖，囑母女江舟守候，擬仍旋故里以終老焉，生如約而至，女見之，喜曰：黃君真信士也，水流急登舟宜慎。生以手解維欲登，水勢洶湧，力不能撐，舟遂順水流漾，瞬息去若飛電。生自岸呼喚，女在舟哭泣，咫尺天涯，徒增怛怛。女父歸，尋舟不得，生告以故，乃偕往守帥處求援，適守帥以江防吃緊，躬親巡弋忽覩江中一小舟，搖曳若滅，聽其流止，遂命人救之。母女抱泣，幾疑再世。而黃

生與父亦至，守帥審悉底蘊，歎爲奇遇，亟予撮合聯姻，女與黃生，於是于飛遂願，偕老白頭矣。

【按】此事出唐人「劍俠傳」，清初劉方演爲「天馬媒」傳奇；但此劇僅演故事之前半段耳。

玉京道人

明末南京秦淮河畔，有名妓卞玉京者，幼工小楷，善畫蘭，好琴，年華二十九，時以不遇才郎爲恨事，有名士吳梅村避亂，偕二三友人往訪玉京，一見傾心，欲以身許之，亂兵紛至，彼此驚逃，有宦者陸廷保，寓虎丘，其夫人常往祇陀菴進香，時卞玉京已削髮爲尼，與陸夫人爲友，時至陸第。吳梅村與陸係宦友，吳至虎丘與陸談已往，時玉京在陸寓，梅力請一見，玉京責其負情，立去。梅村意甚悵然，忽一日門人謂有道士來訪，則玉京携婢柔柔，抱琴而至，爲吳鼓琴泣然曰：吾儕淪落，分也！又復誰怨？余則削髮爲尼，長伴古佛青燈

了此一生，余愿足矣。囑君前途珍重！捧琴而去。梅村復往訪玉京，途遇鄭老名保御談悉玉京庵址，同往叩庵，柔柔閉門相告，謂玉京入山採藥，歸期莫卜。吳鄭不歡分途而別。玉京悉吳鄭行，情知前途慣出虎豹，即換獵衣追跡護送，至亂山之間，果見虎欲食吳，玉京乃與二虎爭，運劍刺虎死，梅村已驚絕在地，玉京呼之醒，令其速行，遂別。

【按】下玉京，明秦淮妓女，名賽，字賽賽，年十八，僑居虎丘之山塘，所居湘簾柴几，嚴淨無纖塵。見余澹心之「板橋雜記」。

春閨選婿

周景王時之東里子產，相鄭，修明內政，治獲小康，時有大夫徐吾犯之妹，美而艷，多才善文，公孫楚聘之矣。適因其母病霍然，往酬神願，公孫黑驀地相遇，驚爲天人，乃強行納采。黑楚俱鄭之貴冑，相持頡頏，勢將動武，犯懼，而告子產，子產奉鄭簡公命，令其妹自選，違則繩之以法，遂試以文才武

術，公孫楚因善射中選，而獲爲婿，此一場風波，於茲平息。

【按】此劇取材於「東周列國志」第六十七回中。

霸王遇虞姬

始皇變政，焚書坑儒，人民生怨，會稽太守殷通欲圖吞秦，約楚將項燕之後項籍，並其叔項梁附合，時項梁叔姪，陰蓄大志，募集鄉勇爲名，正待舉事。聞約與殷通會於城，籍以殷通，素食秦祿，此舉乃爲大逆不道，怒而誅之。其時殷將季布鍾離昧，與項籍相抗，項梁勸降，遂佔據會稽，聲名大振，時英雄四起，佔據塗山乃桓楚于英二人，手下八千子弟，勇將多名，籍聞名往拜說降，桓楚誓以禹廟，舉鼎爲詞，項籍單臂舉起，桓于驚伏於地，願率八千子弟歸降。又山下澤中龍馬爲災，項籍往降之，乘騎而去，急似流矢，衆驚追之。時值茶熟之期，山中隱士虞宣，人稱一公，有女五鳳。生時彼母夢五鳳至，遂名之。幼遇神尼授劍，謂若遇敵，當許以終身，一公命女，同堂弟虞子期保護。

堂嫂採茶。子期單獵射鹿，鹿帶矢逃，值項籍騎至，見鹿擊獲之，子期繼至，二人爭鹿，子期敗，五鳳以理辯曲直，籍至語塞，驚女爲天仙。時一公盼女未歸，五鳳率衆抵家，訴於父，一公聞籍威名，甚爲欽佩，令與其女比劍，籍與試劍，果逢對手，一公遂以女許之。

【按】明沈采「千金記」傳奇，記別姬事。清無名氏「奇美緣」傳奇，即演此事。近雲館主排爲「虞五鳳」，演此事之全部。

香祖樓

永城仲文，官兵部員外郎，乞假鄉居，家有香祖樓，仲文與妻曾氏居之，曾賢而無子，謀爲夫置妾，遣家人高駕，物色佳麗。時有銀匠李蚬者，因抵換庫銀，被捕繫獄，蚬妻邱，再醮婦也。其前夫女若蘭，美而慧，四出奔走，求高駕托乃主仲文在裴縣令前求情，追還贓銀，責打四十，將蚬釋放。高駕見若蘭聰慧，佳麗天生，從中撮合，李蚬感仲救己之恩，願將若蘭獻之仲氏作小星。

。仲固長者，一時疏忽，不虞有他，竟未立券。詎矧本刁滑之徒，與乃妻邱氏商定，復將若蘭鬻於閩帥扈將軍，夫婦同赴仲家，以未立契約爲詞，索還若蘭。仲訴之縣令，不得直。李蚘夫婦，携若蘭赴閩，進之帥府，若蘭向扈將軍哭訴前情，將軍知爲仲姬，乃派家將與李蚘夫婦，送若蘭回永城仲家。途爲山寇馬大王所劫，扈所遣家將及李蚘夫婦皆被殺。幸賊婦比硯夫人妬，若蘭得保其貞，留在寨中，作爲婢僕。先是仲文之僕高駕，因主人終日悶悶，乃私離永城，奔投福建，探訪若蘭消息，亦被山寇馬大王擄去，幾被殺，幸被若蘭所見，訴明原委，在比硯夫人前，假意認爲叔姪，同歸山寨，並派高爲小頭目。恰值仲文新授漳州知府，携眷赴任，途中得扈之公文，命仲赴軍營，共剿山寇，仲文乃將曾氏，暫置落葉菴。即隨扈將軍攻山，正遇高駕暗放箭書，約與若蘭用酒灌醉山寇夫婦，裏應外合大破山寨。若蘭往山外逃走時，遇比硯夫人，被毆甚重。仲文命高駕尋一尼菴，爲若蘭養傷，恰爲曾氏所居者，相見悲喜交集。

。迨賊平，仲文趕至落葉菴，與女復圓。但若蘭傷重，嘔血不止，適見菴中所懸匾額，亦名香祖樓，心中益爲感動，創痛難勝，鮮血奪口而出，竟至香消玉殞。仲文曾氏，極爲悲痛，命高駕買棺，爲若蘭成殮，運回永城云。

【按】此劇爲清蔣心餘（士銓）藏園九種曲之一。

艷雲亭

宋樞密蕭鳳韶女惜芬，美而才，許婚于秦人洪繪，鳳韶奉詔征妖賊王則，宋帝方造艷雲亭，選美女入侍，奸臣王強以惜芬進，繪訴之包拯，拯入奏，帝釋惜芬還，而強留之。且遣家人畢宏殺繪，爲瞽者諸葛暗所救。惜芬詐瘋，畢宏縱之逃而自殺。惜芬途遇諸葛暗被救留居關平祠，爲鳳韶門客鮑卜明探悉，掠之去，繪嫂上官琼珠又訴之包拯，拯復入奏，帝乃拘捕王強及卜明下獄，鳳韶亦凱還，父女重圓，繪始與惜芬結親云。

【按】此劇明朱佐朝有「艷雲亭」傳奇，載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七。

焦仲卿妻

一名孔雀東南飛。又名生死淚。

漢末建安年間，廬江郡吏焦仲卿，父早故，家有寡母及妹月華，娶妻劉蘭芝，美容顏，通翰墨，結褵後，伉儷甚篤。惟仲卿母悍謬不仁，遇之虐，動輒得咎，雖蘭芝曲意承迎，奉事惟勤，終不能得其歡心。會蘭芝母病，其兄劉洪迎妹歸甯省視，焦母謂爲不合，藉故肆暴，指責不休，立命仲卿接取蘭芝回家，罰令織絹，並施種種虐待，蘭芝皆委曲順受。仲卿夜間歸家問知情由，蘭芝毫無怨言，不敢實說，又被焦母窺見，立逼仲卿休妻，仲卿性素孝，雖明知蘭芝無罪，因恐母怒，勉將蘭芝送回母家。劉洪見妹無故被休，心中憤恨不平。正值朱太守公子，託其爲媒，遂將蘭芝許配朱公子，並迫蘭芝改嫁。仲卿蘭芝離婚時，原非出自兩人本意，彼此曾經密誓，男不再婚，女不再嫁，猶望破鏡重圓。今蘭芝被兄迫逼再醮，難償夙願，雙方傷痛，各不相負，未忍獨生，兩小夫妻遂投河自盡。

【按】此劇據古樂府「古詩爲焦仲卿妻作」一首改編者。

戲曲學校首排，名「孔雀東南飛」，焦仲卿以鬚生扮，吳素秋改名「生死淚」，焦仲卿以小生扮。王玉蓉又改名爲「焦仲卿妻」遵原詩也，焦亦以小生扮。

乞酒驚艷

一名畫中緣

明正德間有張靈者，字孟晉，吳江人，生而姿容俊美，才調無雙，工詩善畫，惟風流放誕，與摯友唐伯虎，祝枝山，文衡山諸名士，縱酒高吟。

某歲清明，唐祝文三士讌集虎丘，作獵艷之遊，獨未約靈，蓋以靈年輕貌秀，惟恐出三子頭地也。事爲靈之書童偵知，告於靈，靈於氣忿之下，即擬往尋。然不欲爲不速客，乃屏棄衣冠，扮一乞丐，藉以取笑，得抵虎丘，見貴遊蟻聚，綺席喧闐，遙見唐伯虎數輩，共集舟中，遂佯作不知，趨前乞酒，伯虎早已知其爲靈，然亦裝「糊塗」語靈曰：「爾能賦詩，即賜爾卮酒，否則當叩爾

脛。「靈曰：「易耳！」即以「姑蘇台」爲名，歌曰：「高台築迎姑蘇城，千年不改姑蘇名，畫棟雕楹結羅綺，面面青山如翠屏。」歌罷，伯虎大笑稱佳，因呼與共飲，時觀者如堵，莫不相顧稱奇。旁停一舟，爲太守崔翰出任九江，道過虎丘，停泊岸側，偕眷出艫賞遊。崔有女，名瑩，才貌俱絕世，年方二八，目睹當時情景，甚以爲奇，窺視乞丐，貌殊不俗；靈亦熟視之，知美女目成，忻喜欲狂。未幾，瑩命移舟避之，靈更炫惑，呆立良久，伯虎強之歸廬，自此靈遂一病不起，思此絕代美人，世難再得。數日後，伯虎以當日情況，繪爲一圖，名曰「張靈乞酒圖」携之視慰靈病。靈實告之，值伯虎入寧王幕，爲參贊職，正擬赴江西，當允便中爲之提親。靈並於圖中題詩一首，交伯虎携往，如遇瑩，即以爲定婚之物。

是時，明正德帝，荒於聲色，不理朝政，寧王權奸用事，選美女十名，獻之正德，藉以惑之而就中取事。知崔翰女有國色，擬入選。翰得此消息，即擬

早爲之定婚以避，適伯虎爲靈作伐，喜而從之。

及寧王之說客來，翰遂以已婚張靈爲對。然寧王淫威殊甚，再三力辭，均不許。翰告於瑩，瑩窘極欲自裁。然又恐累及堂上，含涕應之。遂被囚於寧府之蘭花院，寧王並命伯虎繪瑩像，伯虎力爲解脫，請免入選，寧王以人材難得，不允，終由朱長史護之上道。

道經鶴崗山，遇盜所刦，此盜者，女性也。名崔英，父崔猛，曾在寧王府充當校尉，後爲寧王所害，英獲罪逃出，占鶴崗，改男裝，落草爲寇，招兵買馬，將以報仇也。瑩被虜上山，英欲配之爲戲，瑩苦不允，英察瑩衣，得「張靈乞酒圖」，詢之有所動，互道苦情，乃結爲金蘭之好。英復以在山上居住不便，遂派人護送至彼之叔父崔訓家中暫避。

瑩既被刦，長史無法交差，乃僞稱崔瑩途中因病而死，並置他女屍於棺中，即停於鶴崗旅店。

時張靈在里，聞瑩被選，悲忿進京，途中即宿於鶴崗旅店，見瑩棺異之，詢之確息，嗚咽失聲，拜哭甚哀，乃入鶴崗之樹林欲自縊。幸爲鶴崗山之嘍兵所救，劫之上山，英窺其貌美，欲自配之，靈不允，以婚瑩之事爲對，英大喜，據實以告，靈猶半信半疑，終以瑩在而婚英爲定，辭之登程。

未幾，寧王舉兵反，爲王守仁所敗，就擒，靈亦大魁天下矣。伯虎因曾爲寧王參贊，罪嫌解京，爲崔訓設法救出。英以寧王事敗，大仇已報，亦入京，至崔訓家中與瑩相會，以伯虎爲媒，靈婚二美，洞房花燭，二美戲靈，讓先爭後，嬉笑一堂，才子佳人，遂同偕老。

【按】此劇據近人之「十美图」傳奇改編而成。張靈所題之詩與所傳不同，蓋另有所本也。「十美图」載「曲海總目提要拾遺」之四十六。說者謂此劇中亦有祝枝山唐伯虎，含意較「花舫緣」爲嚴正。

鴛鴦扇

有李府尹彥質，爲官清廉，不逢上意，被左司參去前程，解都查辦。女玉英悲父之不幸，赴菴問籤，並央尼償金以需資助。適有富紳賈員外，懼妻欲納小星求嗣，睹女美，願以債金獻女，以償期難之。玉英以救父事大，願以身質，越期爲妾。事隔經年，李府尹身體違和，新主登位，遇赦復官，則債期已過。賈某求女心切，割鬚相親，被醋婦扣留。是夜尼有佛事外出，囑小尼不准容留閒人，賈員外則可。適有士人張夔，字瑞升乃秣陵人，因雨未逢旅店，來投庵宿。小尼誤爲賈員外，張生冒名求居，不知相親。張生假扮員外醜態百出，被女識破，怒叱之，張生道明原情，玉英有意許婚，以自繪鴛鴦扇贈之爲記，張生以玉佩贈女，相談終夜，不及於亂而出。賈某失約後，又尋李女，事被醋婦得知，設救女計，令玉英避於酒肆，醋婦自飾小姐，夜赴尼菴中捉夫，事遂寢。張夔得中狀元歸來，尋妻不得，會酒肆有女，生往視之，果是玉英，張生喬裝女不識焉。冒認兄妹，同歸府第，小鬟春梅，巧得鴛鴦扇獻女，始悟爲張

變，冒作兄妹，女怒其輕薄。小釐設計，令生認女爲父，爭執之間，府尹歸來，父女相叙，悲喜交集，於是翁婿相見，拜堂成禮團圓焉。

【按】此劇取材於元曲「玉清庵錯送鴛鴦被」，無名氏撰。

人面桃花

杜知微，在杜曲小築園庭，不幸妻逝，只留一女名宜春，年十七，一日出外踏青，多時未返，其父甚爲罣念，少時女歸，大喜，微赴前村飲酒，女在家頗爲煩悶，則至園庭閒步。恰崔護酒醉至，崔擬求漿解酒，遇女宜春，春視其非凡，崔亦以春絕色麗人，心早爲動，則以飲漿詢春之家事，春以實相告，崔喜不勝。時微至，崔辭去。迨後崔應考未仲，久居長安城，書童催之返家，崔避之而不歸，崔友吳是仁，邀崔往終南山作隱士，崔不往，吳百般委勸，崔始允。春自遇崔後，日日愁悶，坐臥不安，一日值無人之際，遂以筆墨表其心，不想好事多磨，被春之閨友春芳視破，芳春互戲多時。微返，芳欲將春之事告

之，春頗驚懼，後將春弗願同遊春之言相告，微則同春芳齊去。然崔終未忘春，而又不知春嫁與死否。一日崔來春家，見門反扃，乃在春之門首題詩四句而去。至春歸時，見門首之詩係崔護所題，一時心極悲痛，暈倒於地。醒後，即臥病不起，結果香消玉殞。然春壽未終，上帝命花神送之還陽，時崔又來，微知來者係崔護，乃將春死告崔，崔亦百般傷痛，還陽後，春見崔立於身後，二人抱頭痛哭，微見其二人如此，則以春許之，以成百年大事。

【按】此劇據崔護一詩而成，其詩云：「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元人有「崔護謁漿」雜劇，一爲白仁甫撰，一爲尚仲賢撰，皆據孟啟本事詩，寫崔護事。

「麗情集」載：崔護清明日，獨遊都城南，見莊居桃花繞宅，叩門求漿，有女子開門，以盂水飲護，四目注視，屬意甚殷。來歲清明，護復往，則門已扃鎖，因題其上曰：（即前詩四句）後日復往聞哭聲，一老父曰：子

非崔護耶？我女見此題詩，痛絕而卒。崔亦感動，詣殯所大呼曰：「護在此！」女遂復生。

後人又有「題門記」，「桃花莊」等傳奇，互演此事。女子本無姓名，此劇名之爲杜宜春，並添出桃花仙子，舞蹈翩躚，載歌載舞，殊爲繁縟。

勇節白夫人

明萬曆間，江蘇鹽城縣秀才，張彥，妻白氏，小字玉樓，因精武藝，時領婢女出外遊獵，以資消遣。彥有寡嫂錢賽花，曾與無賴周三有染，適周窘難，向故友江夏告貸，江本虎而冠者，勾結官府，魚肉鄉民，嘗於郊外得見玉樓，驚爲國色，祇以無隙可圖，引爲生平第一憾事。今見周三來，特以百金爲壽，囑其設法玉成，蓋江知周與錢有染，易於從中撮合耳。

周三見利忘義，當允於夜半招白赴約，俾使張彥聞知，疑妻不貞，憤而休棄，時再以錢勢並進，當可如願以償。孰知竟爲玉樓拿獲，詢明原委，恨憤交

加，當即赴江之廬所，江亦稍嫻武技，遂致短兵相接。終以江力不敵，慘死於玉樓之手，周三亦同時喪於白刃之下。玉樓連殺二命，知禍非小，遂易男裝，星夜策馬逃去，在外即冒伊夫張彥之名。時金彥方之女秀容，拋球選婿，不意綵球竟落玉樓懷中，白以曾娶妻爲詞，馳馬不顧而去。適於此時北番耶律泰，率師南侵，金彥方奉旨掛帥，會陣之後，金大敗，正在千鈞一髮之際，恰玉樓過此，遂拔刀相助，救彥方殺退番軍。金以玉樓立此大功，是以收爲帳下，凱旋回朝。金彥方回府，始悉其女拋綵球，接球者名張彥，因已有妻，未允親事。救己勇將，亦名張彥，當召至府中，使丫環相認，果係此人。玉樓以金元帥將奏明聖上賜婚，已知無法推却。乃云：俟功名成就後，始得完婚。從此即寄居金府，由一老僕伺候，故時發現女人態度，頗使人疑猜。張彥因妻逃後，終無下落，一日往覓其妻，行至金陵，適逢朝廷開科取士，主考正爲金彥方，張彥以詩文冠，竟得大魁天下。

金彥方夫婦，急欲與女早日完婚，以了心愿。特遣參軍萬雲章，往晤玉樓，勸其早日成親，時玉樓以追憶往事，曾繪「勇節圖」一張，藏之案上，蓋爲他日破鏡重圓之望耳。萬往時，值玉樓出未歸，萬見勇節圖，甚是猜疑，未待玉樓歸即持圖去，呈彥方看，正羣相驚愕之際，新科狀元張彥，前來叩謁老師，見勇節圖，認定白玉樓所繪，因之各方對於玉樓爲男爲女，殊費疑猜。遂議定由金夫人帶同丫環，到其房中，乘其不備，從後將其帽子摘下，玉樓以本來面目盡露，始俯首認爲乃張彥之妻白玉樓，金氏夫婦愛其文武雙全，即收爲義女。彥方乃將其女拋綵球選婿，及玉樓男裝立功各事，詳細奏明聖上，聖上當頒諭旨，賜玉樓秀容二女，不分嫡庶，同嫁張彥擇吉同拜花堂，并授張彥爲江西巡按，封白玉樓爲一品勇節夫人，帝並認金秀容爲義女，封爲賢慧公主，一家團聚，偕老白頭焉。

【按】此劇據灤州影戲「白玉樓」之本事。

措子破奇陣

宋時，楊延昭因遼蕭太后設天門陣，乃往穆柯寨求降龍木破陣。焦贊孟良往，敗歸，縱火焚山，延昭又使子宗保往，穆柯寨女將穆桂英見宗保少年英俊，擒而嫁之。延昭知，大怒，及宗保歸，將被父斬，值桂英親解降龍木至，乃代求於延昭，始恕宗保。時桂英已孕，懷而赴戰，天門陣竟因此以破云。

【按】此劇乃將老戲「穆柯寨」「轅門斬子」「破洪州」「大破天門陣」連綴而成。事見說部。

桃花女鬪周公

洛陽村中有三姓，曰石，曰彭，曰任，彭無子，任有一女，名曰桃花女，石婆婆有子曰留住，留住經商不歸，彭之主人曰周公者，善卜算，斷禍福如神，常以銀一錠懸門，而自題云：一卦不着，願罰此銀。石嫗問其子歸結，周公布算畢，拍案叫曰：卦大凶，三更板殭之厄。嫗，適桃花女來借針問其

謂曰：我亦能算，試算之。則曰：是猶可禳也。夜三更坐門限上，披髮擊馬杓，呼石留住者三，即無恙矣。嫗如其法行，是夜留住歸，將抵家，遇風雨，避一破窰中，夜過半方睡，忽聞有人呼其名者三，留住甫出應而窰倒，遂得生還。明日石嫗率其子索周公銀，周無辭，然由此忽忽不樂，聊取雇工人彭之生年月日算之，謂其不吉，以告于彭。彭遇任氏，見桃花女，女復謂可禳，囑彭云：明晚北斗君星下降，以香花燈果供養，伺其臨去，求益壽，自可無恙。彭如其言，果無恙。周公大驚，知受桃花女解禳法，大恨之。周有子曰增福，設計強彭爲媒，娶桃花女爲媳。預定新婦出門登車，以至成婚之時，皆犯兇神惡煞，無可避。而桃花女已一一知之，備諸什物，使留住爲己用，一一破之。戴花冠，持篩子，云破日避神及金神七煞也。以車倒拽，以帕蒙頭，云避太歲也。以席二領，倒換鋪地，云易黑道爲黃道也。以馬鞍置門限，云當日馬也。以鏡及碎草五色米穀，云破鬼金羊昴日鷄也。張弓搭箭者三，云破喪門弔客也。自出門至

夫家臥室，竟得無恙。而周公之女臘梅，反以犯白虎而殞，桃救之得甦。周公益憤，更擇日時，於城外東南角，斫倒小桃樹一株，欲傷桃花女本命，復爲桃花所破，全家已危，而桃一一活救之。周公始大慚服，終身不復言陰陽卜算。

【按】此劇據元無名氏之「破陰陽八卦桃花女」雜劇，見「元曲選」，元曲選作王暉撰。曲海總目提要卷四亦載之。謂：事本說家所載解禳神煞之法，至今世俗婚娶，猶多用之，謂爲桃花女所傳。「山東新泰縣志」，記有周公廟，又有桃花女墓，但縣志誤以周公爲魯公，此則以爲在洛陽。焦里堂劇說，謂安徽梆子有「桃花女與周公鬥法」一劇。

娶婦嫁女之祈禳，見「夷門廣牘」之「元女經」。

春閨夢

後漢奮威將軍公孫瓚，與幽州牧劉虞戰，徵兵於民，時有平原王恢，趙克奴，曹襄，李信四人投軍而去。

王恢新婚未半月，與妻張氏，恩愛逾恒，趙克奴堂上有母，曹襄夫婦只膝

下幼子承歡，李信亦有一弱婦，分袂時，王恢夫婦，痛哭難別，趙克奴等亦頻灑別離之淚。

厥後，王恢趙克奴，均歿；曹襄失踪；李信匍匐以歸。李信雖能與家屬團聚，但趙克奴之母，與曹襄之妻，均淒涼萬狀也。

王恢之妻張氏，以夫新婚遠征，竟成死別；傷感百端，難除悲痛。積鬱相思，乃爲春閨大夢，忽而閨中旖旎，忽而生離死別，頗覺生趣毫無也。

【按】此劇據唐陳陶詩句「……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而編。

燕子箋

霍都梁識妓女華行雲，行雲貌與酈學士之女飛雲相似。霍入都應試，即宿於行雲處。援筆畫撲蝶聽鶯圖，寫本人及行雲之容態於畫，而標款於末，付禮部裝潢匠人趙酒鬼裱之。酈飛雲亦以己所畫水墨觀音，令老僕送趙裝裱。其後，兩家各誤取其畫以去。飛雲見像，儼然與己無二，而有一士人在側，心甚驚

，題一詩箋，以誌其異，風吹脫手，颺於半空，爲燕子啣去，墮於華宅，都梁拾得，亦以爲異，即和其韻，欲覓人以大士像送還，而易己所畫撲蝶圖。兩人適各抱恙，醫者孟婆，出入鄺華兩家，偵飛雲之疾，探得其觀畫之故，及偵都梁病則見鄺詩在焉。孟婆心中謂兩人嘗因此相思致病矣。有鮮于侏者，都梁之友，與黠吏謀割都梁鬪試之作，以爲己卷，是時鄺學士爲總裁，因安祿山亂，奉詔暫停放榜，侏恐獲雋之後，其文傳誦，必爲都梁所知，方欲以計相陷，適在華宅，知燕子啣箋之事，遂布流言，以嚇都梁，云有指其以詩箋，通試官者。都梁果懼而遁去，改名卞無忌，投西川節度使賈南仲幕中，南仲以爲參謀，共討祿山。時鄺飛雲隨母避祿山亂，中道相失，遇孟婆即與偕行，賈節度軍士收得之，養爲己女，而華行雲于道反遇鄺母，母疑爲女而挈之，及知其非，然已失飛雲，遂收爲女，旣而亂定，鬪榜亦放，鮮于竟得鼎元，賈以卞有軍功，以女妻之，孟婆見卞，乃指以爲霍，而霍猶未知出鄺之門，鄺亦不覺鮮于之

僞。行雲見信卷，告于父曰：「此予表兄霍都梁文也。」鄺召信試之，竟日不成一字，至鑽狗竇而逃。鄺乃奏黜鮮于，以狀元歸霍，霍趨謝，行雲見之，則係舊交，非表兄也，鄺賈本同年，具悉踪跡，適頒文武兩重誥命，乃以軍功品秩封鄺女，以詞垣品秩封華女云。

【按】開元天寶遺事有長安郭紹蘭有被燕子啣詩，達於其夫任宗處之事，此乃用此故典耳。明阮大鍼有「燕子箋」傳奇，此爲改編者。

李十娘

明魏忠賢權勢薰天，有賈元雄者，魏忠賢派爲管理河南皇糧。賈乃靈寶縣人，富甲全縣，凶橫強暴，即縣令亦仰承意旨，性喜漁色，又有何進才奸險小人，惡僕賈祿，二人相助爲虐。邑紳趙子良，家小康，子仲仙，媳李十娘，均美慧而文。已生一子，尙在襁褓之中，上慈下孝，融融和睦。不意子良偶感不適，仲仙祈神許願，病旋愈，夫婦同至天齊廟完願。金媒婆之子保福，素無賴

，在廟前見十娘貌美，大肆調笑，賈元雄適亦率豪奴與教師輩，來廟遊玩，亦羨十娘之美。見福保與仲仙口角，勢將用武，故袒仲仙以市惠，保福知不敵，遁去。仲仙因此甚感元雄，何進才獻計，約仲仙來莊，結金蘭之好。復同至趙家拜謁，因戲李十娘，被十娘面斥。進才再定計，以藥酒毒斃仲仙，抬回其家，控之官亦不理，即遣金媒婆以花紅提親，二次并帶多人用花轎強娶，子良無法抵抗，十娘知不能免，勸子良應允親事，俟花轎出門，率老小速避他郡。十娘乃麻衣哭奠夫靈，上轎更以吉服，藏匕首，抱靈痛哭，再辭翁姑，至三次上轎時，忽聞襁褓之兒，呱呱而啼，十娘如萬箭攢心，再由花轎奔出，解懷哺兒，然後忍淚登轎。抵賈莊時，適元雄大醉，乘其不備，竟將元雄刺死，而自刎以殉夫焉。

【按】此劇據老戲「三上轎」改編者。

范仲禹 一名黑驢告狀

武昌江夏縣安善村儒士范仲禹，飽學多文，妻白氏，子金哥，家道寒苦，宋仁宗爲國求賢，恩科取士，范生乏資赴京，老友劉洪義慷慨好義，與范相交素篤，遂代籌銀兩，並將自養黑驢一頭，贈以代步，夫妻得銀，即日進京赴試。范生三場完竣，頗爲得意，與妻子備驢覓車，便道赴萬全山乃岳家探親，至山探詢岳家住址。白氏因山路崎嶇，同子在青石暫息，范逕自入山，但終未得確址。及返，白氏母子及黑驢均杳矣。范焦急萬分，遇樵夫始悉子無下落，妻爲獨虎莊葛登雲擄去。范金哥時被猛虎衝深谷中，幸爲樵夫搭救，樵抱子返家，向母備述打虎救生，母甚喜，及兒醒略詢姓氏，大驚，蓋老婦即白氏之母，樵夫乃金哥之舅白雄也。仲禹既至葛府中，葛穩生奸計，夜間謀殺未果，復以亂棍擊斃置箱中，命人遺棄郊野，不意范已得仲狀元，報錄赴范之寓所，謂范已往萬全探親，遂連夜趕奔萬全，而報錄者飢餓難當，計議在山下打劫客商，得資充飢。適抬箱者至，遂劫留，此時范已甦醒挺身躍出，報錄者被嚇而散。

有木商屈申，山西人，一日攜銀騎醬色花驢赴萬全山南購辦木料，行抵山口，見一黑驢，蓋即昨晚范生失散之物，被其拾得，復前行日已向暮，借宿李保家中，李起意不良，將屈勒斃，屍及驢遺棄北土坡上。次午屈屍復甦，惟口述婦女聲音，白雄聞金哥言父母乘驢而來，雄逕入山巡覓，方至山口，見醬色花驢，疑係范生所遺，遂牽行。屈良以其兄一夜未歸，亦入山查找，見白牽驢，二人發生口角，扭至北山坡，見人叢中屈申作婦人聲，旋見范亦瘋顛而至，衆人遂往包相投訴，包公朝罷回府，途遇黑驢攔輿告狀，包命趙虎隨驢訪察，至葛登雲家祠內，見一婦人（即范仲禹妻）口操山西男子口音，與老道扭打，趙解二人出廟，婦人復大喊前面吸水者係害我之人，趙復將李保扭獲，一同解至相府，經包公判斷，以古鏡令二人魂歸原主，范亦治愈瘋癲，包公奏明聖上，仁宗以包公秉正除奸，新狀元亦得巡覓，下諭金殿傳臚恩賜瓊林筵宴。

【按】事見三俠五義小說。老戲之「瓊林宴」，崑班之「黑驢告狀」，即此事。

胭脂褶

洛陽白懷，役於公門，立意爲善，子白簡聰敏絕倫，道過鐵嶺山，爲盜魁公孫霜鬣奪虬髯者，擒至山寨，簡以大義相感動，奪虬髯心敬之，贈以貂裘一領，名「胭脂褶」。霜又託簡挈所劫之女子韓青蓮送還其家，韓青蓮之父若水，曾負莫亮之債，若水他往，盜掠其家，劫女去，知有志節，故托簡送歸，簡畏莫亮牽以盜案，乃另置青蓮於蒼頭之妹處，携蒼頭入京焉。

一日，帝微行，至其廡中，簡不知帝至，談論良久，天氣漸寒，簡以「胭脂褶」進，服之而去。明日令中貴傳旨召簡，賜進士第，授廉訪使之職，簡私行至新橋，爲剪絳者竊廉訪之印，此印尋爲縣令所得，欲以此難於簡，而簡亦正以失印大窘，會縣官遣役迎簡，中有白懷名，知爲父，乃密致之舟中，與商其事，懷教簡僞爲失火，以印箱授縣令，使暫護持，火滅還印箱，則印已完璧矣。蓋縣令匆匆授印箱，未暇計及其他，及送還時，發覺空箱，爲責任所繫，

乃以向持以欲於難簡者之印，急納之而還。於是簡印重還，定亮反坐之罪，招降賽虬髯，納青蓮爲正室焉。

【按】此事載「智囊補」，清盛際時撰爲「胭脂褶」傳奇，見王國維曲錄。曲海總目提要作「無名氏撰」。

假金牌

神宗時，給事中孫安，因參劾宰相張居正，頓觸帝怒，降爲荊州府理刑廳，欽賜硃漆棍二十四支，以壓惡豪。孫知荊州爲張居正之家鄉，偶或他家子弟，倚勢作威之事，必欲認真辦理，爲國除奸，即爲地方造福，孫乃欣然願往。既抵境，衙中吏役，相率出迎。孫遂於路上探問本處情形，吏即告以居正第三子秉仁，仗勢作威，竟與家奴張振，用藥酒醮斃李舉子通，張佔其妻崔氏爲妾，崔因不肯失節，先假意順從，入門遂自刎而死。李父配至官衙訴冤，黃知府以之不理，又有邀截進貢物件，枉死人命，已是無算。孫聞言，暗記心中，

命轎馬及跟隨人等，從張府門前經進。衆俱稱不可，因張門前，立有三尺禁地，須下轎下馬，方可前去，否則打死勿論。孫執意欲行，及行府門，秉仁聞知，素悉孫安強項。吩咐閉門拒之，孫必欲請見，蓋欲揭其隱事，揚言不見，即以欽賜之硃漆棍試責。秉仁懼而請進，會面時，崔氏鬼魂，依附在秉仁身上，頃刻間言語顛倒，將私藏八寶帶履，謀爲不軌之事，和盤說出，并領看軍械庫，以證其言之真實。孫回衙後，即按計行事，先誘秉仁及張振前來，嚴刑審究，當堂杖斃。並誘張家人氏，獻出八寶帶履，留作證據。忽欽差楊青賚金牌到，取孫首級進京，孫乃入內先與夫人訣別。不料夫人察看金牌，係屬僞造，究問楊青，則爲居正所遣。蓋先前秉仁事漏之後，即修書與其父，居正恐子受禍，爲先發制人之計，假傳旨意以殺孫。至是形踪敗露，孫遂拾八寶帶履，同楊青入朝，證明此事云。

羊角哀

春秋時，楚王崇儒重道，招賢納士。有左伯桃者，苦學攻讀，頗爲飽學。見楚王招賢，乃負囊就道，途中遇雨，因借宿邂逅羊角哀，二人論文頗篤，遂成兄弟，伯桃乃勸角哀同往楚國。中途風雪交加，山徑荒涼，實難行走，二人同避桑樹之下，左伯桃乃將衣服均解與羊角哀，左即赤身而死。羊角哀至楚，見楚王頗爲大用，封爲中大夫，復奏伯桃解衣之義，亦拜爲中大夫，具衣冠厚葬伯桃。嗣左爲墓旁荆軻所迫，羊乃自盡以助之。夜風雨交戰，荆墓爲剖。

【按】此劇有清初無名氏「金蘭誼」傳奇。本事出於「關中流寓志」，及「烈士傳」。清人「今古奇觀」小說採錄之。

又弋陽腔有古本「荆軻墓」，即此事，秦腔亦有之。

串龍珠

元末，有完顏榮完顏龍父子，皆爲王爵，性極殘暴，二人開藩於徐州，州官卽徐達也。有花雲者，目擊完顏之虐，乃往梵王宮處借兵謀起義師。完顏龍

偶出射鵰，鵰帶箭飛，至花雲門首下落，花妻耶律柳含烟拾得烹以奉姑，即插箭於門。會花雲之舅郭廣清，以贖私鹽，被枷號於州前。其俠友侯弼卿者聞之急往花處傳訊，且將家傳至寶「串龍珠」質金，代爲營救，質庫主人，則康茂才也。花婆聞此噩耗，亦急偕侯弼卿奔赴郭廣清之難。完顏龍等逐鵰至花雲家見箭而怒，問爲柳含烟所爲，斷柳一臂而去。花婆見郭，絮絮哭訴，郭怒叱之。侯弼卿以質券相示，郭曰：「賢弟勞矣！但旣枷焉又何贖爲？」擲券於地。時傳徐達出衙，衆哄然散，質券爲差人拾去。徐見廣清，心頗愛之，久視始去。花婆歸家，因令含煙進茶，始知被斷一臂，跳跟慙怒，持杖欲與拚命，含烟勸之乃同赴府衙申懇。珠券旣爲差人拾去，售於校尉，以獻完顏龍，龍即令往取珠，並逮肆主人來。重陽姑者，李文忠母也，夫亡，兒在襁褓，乃爲夫掃墓，誤衣縞素過完顏府，完顏怒其罔知忌諱，令棄兒於野，扶婦雙目，婦亦奔府署。校尉旣逮康茂才至，責以私藏國寶，命將鐵刷刷之。忽報紅巾賊劉福通造反，

完顏龍遂與其妃出師征討，而命校尉繫送康茂才於獄。適侯弼卿來尋失券，見康訝曰：「質肆主人也！胡爲在此？」康以告之，校尉知弼卿即爲珠主，因並錮之。及徐達升衙，柳含烟重陽姑等皆來，徐達手操斷背，目睹血暈，戰慄不已。欲爲申冤，已又無力，方且慘目傷心，而完顏榮怒徐之不肯駢戮衆人也，竟又派一官來接任。徐達嗒然，即以印璽組綬相付。而郭廣清等齊怒呼曰：「徐公去乎？吾儕不能待死矣！」即斃僞官，奔至完顏府，適完顏榮方大遣，羣前捉拽，即以郭廣清之枷荷之。徐達聞變，初欲保家眷，及見重陽姑血面哀哀而隨，遂決意反，衆推徐爲盟主。完顏龍在途聞變，回師來救，衆挾完顏榮登埠，以刀擬頸，完顏龍望哭而已。此時花雲所請之僧兵亦至，合力會戰，擒龍而斃其妃於陣，衆亦加以剜目斷臂諸刑，而後醢其父子。既以「串龍寶珠」掛於徐達之頸，以示擁戴焉。

【按】此劇舊名「五紅圖」，以徐達，完顏龍，郭廣清，侯弼卿，康茂才等五

人，皆勾紅臉也。今則稍有變化。

春秋筆

南北朝時，名將檀道濟，與宰相徐羨之交惡，時魏兵乘隙攻犯，徐與檀互賭勝負於金殿，史官王彥丞爲作中證。檀歸語其夫人以戰於沙場又何足惜，只恐乏嗣絕後，宗祀自我而斬耳。夫人告以懷孕將產，盼生一男。檀去後，夫人竟生一女，失望之餘，乃命家婆值上元觀燈日，將女換一男孩，卑延宗祧。先是王彥丞妻蔡氏生一公子，上元日命家人張恩，負至燈棚觀燈，張恩貪酒誤事，竟被檀府家婆千方百計，以女將男換去。張恩負罪歸告蔡夫人，蔡不欲責之，給銀縱之逃。王彥丞與檀既開罪於徐，徐之羽翼傅亮等乃擬設計謀害。王爲史官，執筆如董狐，更大書徐之罪過，因更懷恨，誓必除之，一面斬糧草不發，擬餓煞檀營將士，使不戰自潰。一面誣奏王燈棚失落其子，帶有御賜渾儀鏡，有大不敬之罪，於是將王發配，尋又差心腹隄騎，矯詔旨，殺之於途。

張恩既逃走，途遇酒友陶二潛，陶係名士見辱于徐者，因求官傲于徐，徐戲令爲永安驛丞以調笑之，至是陶乃以張冒己名就任焉。張到任後，一日恰值王彥丞發配至永安旅店，不肯至驛館，張擬干謁不獲見面。夜半緹騎追至，向張索王之首級。張大駭，乃與替死報恩之念。乘夜將王之解差約至，告以己乃燈棚失落王彥丞子之人，因報主恩，願替其死。解差激於義憤，乃殺張首，僞爲王首，獻之緹騎，而與王彥丞攜逃。

檀出戰連捷，因無糧而困營，幾遭凶險，瀕於死命。幸王彥丞逃命投從，中途聞訊，勸募少許民糧，暫濟三軍之用，尋被魏人偵悉，欲乘隙來攻，王乃命衆軍士於夜間稱沙於袋，僞爲糧米，而以所募之真糧覆於其上，唱籌量沙，魏人遙望，糧草山積，不敢來犯而引軍退。

檀王等既勝利，引軍回朝，徐傅等，俱蒙陞賞。尋與蔡檀二夫人團聚，識破燈棚所換之子女，不禁相視一笑，幸不爲他家所換，乃各復其宗，結爲婚姻。

，張恩以替死有功，亦爲之請旌封焉。

【按】此劇崑曲有「龍燈賺」傳奇本。「龍燈賺」一名「春秋筆」，改編後用「春秋筆」名。「龍燈賺」，載曲海曲目總要卷二十九。

武鄉侯

三國時，司馬懿遣鄭文至蜀營詐降，孔明詢其故，鄭答以司馬用人不公，鄭藝出秦朗上，懿反用朗爲先鋒，因此憤恨來降。言未已，忽報秦朗抵營挑戰，鄭即請擒朗，以爲進見之禮。孔明許之，自立高阜觀戰，見鄭方與朗交馬，即斬朗，取其首級而回。孔明知其詐，回營後，細細結問，鄭理屈窮辭不能掩飾，始吐真情。孔明迫鄭修書，請懿自來劫營，鄭作內應，懿得書，欣然而往，爲司馬昭所諫阻，乃使真秦朗前往，中計被殺，懿得幸免。

【按】此劇取材於三國演義一百零二回中一小段。

馬跳檀溪

一名襄陽宴

三國時劉備因袁紹之敗，遂往荊州暫依劉表，表與備固皆漢室宗親，待備甚厚。表妻蔡夫人及弟蔡瑁以劉備有窺荊州之意，屢向表進言欲謀殺之。時江夏張武陳孫背反，玄德請命往討，至則招安並獲良馬一匹，歸以贈表，表因此馬目有淚槽，額生白點，名「的盧」，不利於主，固辭不受。建安十二年春甘夫人生劉禪，因夜夢北斗而受孕，乳名「阿斗」。表邀玄德晏於後堂，計以後事，欲立長子，奈蔡氏掌握軍權，玄德謂可徐徐圖之。適蔡夫人在屏後竊聽，益恨劉備，遂與其弟瑁計議，請劉備往襄陽赴宴，蔡瑁暗伏人馬。劉備至，幸伊籍洩漏機密，遂乘「的盧」逃出西門，但後面追兵甚急。前有長溪一道，急不得過，馬忽一躍而起，躍過檀溪，玄德得以逃生。逕往南漳遇司馬徽，知爲世外奇人，乃問道於徽，徽示「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後三顧茅廬諸葛亮出山，共建大業。

【按】此劇根據三國演義第三十四回：「蔡夫人隔屏聽密語，劉玄德躍馬過

溪」及劉玄德南漳逢隱士之故事。

蘇武牧羊

漢武帝時，蘇武奉命使匈奴，單于奇其貌且愛其才，命衛律說使留之。武叱斥，單于大怒，立命爲牧羊奴以示辱。使人傳語曰：「惟汝欲南歸，須俟牡羊生子也。」武遂餐氈飲血，仗節牧羊，閱十九年如一日，單于知武決不爲己用，乃縱之。

【按】此事見「漢書」，明無名氏有「牧羊記」傳奇。載曲海總目提要卷十四。

十老安劉

漢高祖駕崩，大權落於呂后之手，遂分封母家兄弟子姪爲王，欲移漢室宗祚，乃將宗卷焚毀。西台御史張蒼，負有看宗卷之職責，事聞於陳平，責張蒼失職，欲滅其家門以正罪。蒼歸家後，不覺垂淚，妻知爲宗卷事，其子秀玉乃曰：「當癸未年父染病於床，命兒看守宗卷，當兒讀至第七部七冊時，見香國

娘娘死得甚慘，乃抄下一部以防後患。且用黃蠟刻成玉璽，至金殿所焚非真宗卷，乃兒所抄假宗卷也。」於是蒼持以告陳平，後田子春前來盜取宗卷，陳平親與之，子春並語陳平爲內應，以誅呂后。緣呂后既將戚姬殺害，乃收養其子爲己子封之爲梁王，梁王既長，孔武多力，並不知爲戚姬所生，及七國叛，梁王乃統大兵東征，七國不能勝，乃遣辯士蒯徹至梁王處，告以當年戚姬受禍之慘酷。梁王初猶不信，蒯徹告之此事載於宗卷，乃令田子春私往長安盜取宗卷，後田子春將陳平處盜取之正本宗卷呈於梁王，梁王乃與七國合歸，後爲報私仇乃大殺諸呂，呂后知之乃焚宮自盡，國始平安。

【按】此劇包括老戲「淮河營」，「監酒令」，「盜宗卷」以及呂后焚宮諸情節。

「十老」，蓋指張蒼，蒯徹，陳平，李左車，欒布，周勃，陸賈，灌嬰，季布，王陵等十人也。

合歡圖

晉宜興鎮守王濬，才智過人，有子二，長名王瑚習文，次王璉慕武，二人年幼無知，爲奸人所惑。有張百川者，性極無賴，引瑚璉迷戀花叢，後爲王濬知悉，遂嚴加教訓，二人決心嫻習文武。一日奉父命携應天二球，各取其一，赴京考取功名。王璉道經宜興南山，突遇猛虎阻路，將追嚙之，璉驚懼而逃，惟所携應天球被嚇失落。王瑚則因長橋下蛟龍爲患，亦不得過。均返見父，歷述虎蛟阻路難行。時宜興地面有壯士周處，性慘暴，強武絕倫，常爲奸人所縱，魚肉鄉里，鄉人共恨之。一日王濬接訴周狀，王知周雖橫行霸道，但善導之亦可成爲完善之人。遂喬裝出，密訪周處，一日與周遇於途，因婉言諷之，旣爲英雄，應除暴安良，並述蛟虎之爲害，宜速斬之。處爲濬良言勸悔，痛改前非，蛟虎亦被其斬除。濬之滅除三害，不僅有益地方，其子瑚璉亦得因是赴考，後二人均中文武狀元。江東侯孫啓嘯聚人馬，有背反朝廷之意，曾得道士贈以合歡之圖，謂其二女長名琪花，次名瑤草，將來必嫁晉名將之子，王璉失落

之應天球爲張百川所得，假冒王璉赴孫啓處獻球，啓以璉爲晉將之後，遂將次女許之，但未正式合番。後孫啓果叛晉，旨命王濬往討，濬接聖命，遂遣璉爲前部先鋒，璉爲營中參軍，周處則爲大將，王璉往孫營善說孫啓，竟被孫所禁，琪花憐救得不死，孫婢巧奴異常機警，識假王璉行動不似名將之後，遂盜取合歡圖及令箭投濬營，述說一切，濬令次子璉等持令箭詐往孫營，救王璉出，而王璉復爲孫所搏，後周處陣前生擒孫啓，琪花瑤草亦皆投降，分嫁璉璉爲妻，至此合歡圖之因果乃結。

【按】此劇即「應天球除三害」之總名。周處見「晉書」。

生死板 一名鐵蓮花

宋仁宗時，汴梁有劉氏兄弟，家資殷實，長子忠，乏嗣娶再醮婦馬氏，心地不良，險惡多端，勾結內姪保柱，至劉家合謀陷害霸產。忠弟子明，樸誠恪篤，兄弟甚友善。一日子忠壽辰，關宜郎前來借貸，子忠慨與之。馬氏藉端向

之爭吵，子明勸子忠外出暫避，途遇相面者示其百日內當有血光之危。劉請計，相者告曰：避油頭粉面百日可免。子忠歸，暗告弟令其掌家務，己乃避密室中。馬氏見子明掌理家政，益啣恨，故意粉飾趨密室，謂子明譏其無後，並將絕食等語。子忠召子明詢之，於是竟被此萬惡婦從中挑唆分居矣。子忠中奸計後，某日酒醉，馬氏命赴關宜郎處討債，與宜郎發生爭吵，誤斃之，押赴有司。子明聞兄毆斃人命，乃赴官自首，願代償命。官無法判決，遂令取生死二板，置堂上，令二人爭搶。子明得死板，遂定案。馬氏並迫子明妻遁入尼菴，子定僧歸繼子忠後。一日大雪馬氏欲凍斃伊伯姪，令子忠外出，定僧掃雪，子忠見之不忍。令馬爲作麵食，馬將碗烤熱，定僧燙手砸碗，子忠不悉其故追而打之。後馬氏見子忠伯姪回，復與保柱合謀，以鐵蓮花由樓上落下壓斃，未果，反謂定僧有陷害伯父之罪，事爲開封包相察知，拘全案人，奇巧判斷，始得大白，置毒姑惡姪於法。

【按】此劇昔只演其中一節，即「鐵蓮花」，小曲中亦有「定僧掃雪」一種，至於故事則出於「平安寶卷」。

陰陽魚

天長富翁孫葆元，妻王氏，一子繼高，自幼好武，翁因請各派教師，分門教之，至十五六歲，名甚著。後遇魏八道士，執弟子禮甚謹，又得授奇技。二年技成，更下武場，連捷成進士，授御前侍衛，派守後宰門。繼高嬌養性成，不解諂媚，閹宦奴隸視之，且往往唾罵，憤苦不堪，欲去無計，憂甚，忽憶其臨行時，伊師曾授一錦囊，云可解危難。啟視乃藥方一紙，如法煎水塗目，不十日，目盡盲，乃乞休歸里，父子相見大哭。道士謂無妨，出藥水令塗目三度，目明如初。一日翁正納涼門外，忽一女子貌美衣紅，金蓮瘦小年可十四五，斂衽問曰：貴府有魏師傅否？翁曰：前曾留此，久他往矣。女曰：已探明確在貴府，故遠道來訪，務請一晤。魏不得已出見，女自言尹珍娘，極道嚮慕之殷

。並云：當年與先祖當殿角藝，猶憶之乎？魏始恍然，問將何往？曰：久耳大名，特來領教耳。魏辭以衰殘，女固請，魏無奈與較，未半刻，紅光一閃，女忽不見。及視魏室，已偃息在牀，招繼高至榻前示之腹，紅痕寸許。曰：女足所傷，毒入腸，不可治矣。女爲吳潘大將保住之孫，來報當日一蹶之仇，甚矣！好勝之禍也！越三日，竟死。繼高葬魏後，私忖女子猶能爲祖以盡孝，余獨不能爲師以盡孝乎？且自幼家居，世故人情不達，何以應世？遂決計出遊，藉資閱歷。珍娘既報祖仇，回稟師父餐雲子，師出雙玉魚授之曰：此乃古傳至寶，白者爲陽，黑者爲陰，合成爲一太極，汝帶在身旁，出外尋訪姻緣。若遇十字路口，向西南行一百零八步，將陽魚放在道上，即去。兩魚何時重合，即汝婚姻成就之日，不可錯過。切記切記。珍娘拜受，跪辭師父，回室自念，女子獨行不便，乃改扮男裝而出。一日遇十字路，如師所教置魚道中。又前行數日，初由夜中獨行，無處投宿，急甚，遙聞喊叫，循聲趕至，見一少年與僕役等

人，正爲虎窟，即拔劍救之，虎逸。少年自言姓李名同瑤，父現任大理府知府，兄同琪，因父病往省，已行數日矣。問珍娘何往？珍娘告以姓尹，名珍郎（以男裝故）出外游覽山水，李遂與訂交約至其家居住。孫離家外遊，任意遊行，一日行至途中，見地上有物放光，拾視乃古玉魚一枚，愛而繫於帶間，又行多日，方曙，入山林，聞人喧嚷，近視乃數盜方欲劫一少年，急扯劍擊散盜衆，正彼此互通姓名，忽有男女二人，跨馬橫刀，直奔孫來，孫即揮劍迎上，未數合，女子忽躍馬出圈呼曰：敢問相公可姓魏否？曰非也。曰令師敢姓魏乎？曰然。女曰：既係一家，請一同上山細叙。孫上山，詢知女名唐耀華，同得者兄耀祖，係吳藩大將唐寶之後，與其師爲八拜交，餘二人係主僕，主名李同琪。往大理府省親過此，彼此相見恨晚。留一日，李思親心切，欲辭去，孫亦欲他往，遂作別，一晚孫宿店，店主范玉吉，與表妹王素貞通姦，妻趙氏屢勸不聽，是晚素貞見孫美而年少，誘與姦，孫不從，且斥罵之。素貞惱羞變怒，遂

與范謀殺趙氏，嫁禍於孫。報案後，大理府拘孫至，李同琪已抵府數日，見孫問之，告以故。李爲白於其父，遂釋孫，治范王之罪。李引孫見其父，並致謝中途遇救。孫亦謝李爲解不白之冤。李曰：君來甚巧，此間邊疆，土番作亂，上諭令家嚴勦撫，惟帶兵乏人，弟已馳書請唐氏兄妹，並令舍弟約尹兄同來，因具述尹刺虎事，孫聞之甚喜，情願効力。知府除精舍居孫，及諸英雄，命同琪招待之。越日唐氏兄妹尹珍郎，與李同瑤均到，定期出兵，戰有日矣。孫正在殺敵，忽有冷箭飛來，尹手快以手代撥之，竟未命中，孫由是益德珍郎。寇平，知府治酒賀功，孫脫外衣，玉魚露出，尹見而異之，問來其何處，孫乃叙顛末，尹僞託其妹當日，欲由天擇配，故棄玉魚以爲作合，君今得魚，實天定良緣，當歸告小妹，定期婚娶。衆聞此事，亦皆大歡喜，又謂同瑤未婚，耀華待字，亦令訂白首之約。兩家同日結婚，珍郎云已馳報其家，不日其妹當來。婚期前一日，珍郎僞託接其妹，乘轎至店，及轎回，轎夫出書示衆，係珍郎所

修，大意謂舍妹如到，可先同新郎行合巹禮。弟尙有小事，移時必到，衆乃扶雙方新人行禮，久候珍郎不至，大疑，珍娘曰：家兄已回，不必問矣。即出陰魚示孫曰：君試與君之魚合否？孫視之，合成一太極，無稍差缺。珍娘曰：爲君撥箭，纔幾日事，何竟不相識耶？孫始知珍郎，乃女所改扮也。

桃園合傳

漢末，十常侍亂政，天下騷然，張角、張寶、張梁、弟兄三人，假名倡亂，劉備、關羽、張飛、志同道合，結義桃園，聚衆投軍，大破黃巾賊寇，因功除劉爲安喜縣令，以督郵索賄，張怒鞭之，劉與關張，遂棄職逃，依代州劉恢，旋又赴荊州，依劉表焉。表得備喜甚，會降將謀叛，備與二弟率衆討之，凱旋歸，表宴勞之，備獻「的盧」馬，表幕賓蒯越，善相馬言於表，以「的盧」妨主，表乃還馬於備。其時荊州部將蔡瑁，屢謀害備不果，一日，又奉表命，請備往襄陽域代宴羣官。席間，埋伏兵將，圖刺備，幸伊籍報密，備假詞離席，急

乘「的盧」逃，奈檀溪阻路，而追兵將及，急遽之間，「的盧」飛躍越溪而過，迨追兵至，已無及矣。備夜宿水鏡莊，知伏龍鳳雛，乃當世英才，遂懷往訪之心，時有徐庶，托名單福，自荐於備，襲取樊城，頗著功績，一日，庶忽得母書，乃辭備去，臨行以諸葛亮荐，備乃偕關張二弟，親赴隆中訪之，三顧始得見。亮允輔之，乃偕回新野，適曹操遣夏侯惇來犯，亮出奇計勝之，燒曹軍於博望坡，所謂「初出茅廬第一功」也。

【按】是戲係根據三國志演義第一回：「宴桃園豪傑三結義，斬黃巾英雄首立功」。第二回：「張翼德怒鞭督郵，……」第三十一回：「……玄德荊州依劉表」，第三十四回：「蔡夫人隔屏聽密語，劉皇叔躍馬過檀溪」，第三十五回：「玄德南漳逢隱士，單福新野遇英主」，第三十六回：「……元直走馬荐諸葛」，第三十七回：「司馬徽再荐名士，劉玄德三顧茅廬」，第三十八回：「定三分隆中決策，……」第三十九回：「……博望坡軍師初用兵」，

第四十回：「……諸葛亮火燒新野」，等節故事。與「馬跳檀溪」一劇參看。

田七郎義血酬恩

遼歸武承休，得神人示夢，以獵戶田七郎，爲生死之友，何不訪之？武寤而異之，遂訪得田居，訂爲好友。武憫田貧，貽金作生計，田母以無故受饋不宜，設詞拒之。武益敬佩，乃托詞購獸皮，田始允之，會田妻病死，耗其金，因日往深山捕獸，幸得一虎乃躬往饋之。武喜而留宿，並潛更新裝，田以不便更却，乃受之。本地有惡霸余世第者，倚其兄余御史之勢，橫行鄉里，會暮春郊遊。適武子紳夫婦亦遊春，余睹紳妻貌驚爲絕艷，余固登徒者流，問計於其門客。客乃獻計，以重金餌武僕林兒，使遇機設法。旋武紳赴都應試，林兒以有機可乘，遽向紳妻遊詞，紳妻本賢婦，因正色逐之去。林兒祇可暫忍，但禍機已伏於此矣。是時田七郎忽以爭獵豹毆死人命，武聞訊探監，出資買脫死罪。田歸，其母語之曰：兒之膚髮，受之武君，非母所得愛之。但祝武君百年無

災患，即兒以福。又告以往則往耳，但不可謝，再造之恩，非片言可謝。語云：大恩不謝，乃此意也。田遵訓赴武處，適武初度，賓友滿堂，田但問候祝壽，初無一感謝語。衆客咸哂其疏慢，武則喜其誠篤，相得益歡。是夜田宿武家，午夜，田之佩刀驟自出匣數寸許，光翻如電，鏗鏘作響，田一躍而起，詢武床下所臥何人？武答爲廝僕輩，田以其中必有惡人，武殊未在意，田則兢兢如大禍之臨。蓋田之佩刀，係異國之物，已佩之三世，殺人至千，尙如新礪見惡人則鳴躍也。遂慘然語武曰：恐殺人不遠矣！君宜遠小人，近君子，或可免禍耳。武雖寬慰，田終不快，田去，武疑信參半，因將素日拗崛之僕，遣之去，意可無事矣。一日，紳妻以採菊至書齋，又爲林兒所勾戲，幾被姦污，幸武返，始免於難。武急捉之則已遁去，蓋已投身余家矣。武聞之，函索之，余竟不覆。報諸官，亦不理。會田來，武訴其情，田愀然曰：禍不遠矣！武旋遣幹僕，伺于余家左右，將林兒邏獲，毆之幾斃，武叔恒，恐貽人命，送諸官，林兒

甫到署，即爲余所索去，林兒乃揚言酒肆中，誣田與紳妻有姦，田被污辱，爲武所聞，憂憤欲死。急登余門叫罵，林兒暗誘其入，遽縛武而責之。味良欺主，至此已極，但亦無可如何。凡此種種情形，田均熟知，乃伺林夜出，數其罪而鬻割之。武聞報，撫掌稱快。林兒被殺，余又訴武指爲主使，武叔與爭，竟被令杖責無完膚，昇回奄奄以斃。武遭此奇冤大辱，思欲向田七郎訴之，因林兒被殺，頗疑七郎所爲，乃訪諸其家，則田母子早遠遷矣。一日，余赴縣署與縣令坐談，一水夫遽前進，操刀決令與余首，縣役持兵擒之，水夫度不能脫，遂自刎死。

【按】此劇根據清蒲松齡聊齋志異田七郎故事。聊齋原文，係田殺余後自刎死，後復躍起決令首，跡近迷信，故易之，水夫即田七郎喬裝也。

狄青雪夜奪崑崙

宋時，狄太后之胞兄狄世榮，與中宮龐后，及其父龐元，結仇甚深，被誣

陷，亡故後，遺有孤兒狄青，隨母隱居晉陽避仇。狄太后痛兄之亡，又尋後嗣無着，時與幼子八賢王言之。一日忽得狄世榮夢兆云：遺子狄青，現在御河。太后寤而異之，內侍陳琳入奏，御河惡蛟爲患，幸得一少年所斬，此文武雙全，謹請頒旨。八賢王夙愛才，聞奏召入，詢其身世，蓋即狄青也。於是太后遂認爲內姪，並令宋帝授職焉。詎料事聞於龐，乃與其婿韓天化定計，面君阻止，帝無奈，乃令狄韓比武，以勝負作授職標準，韓欲殺狄，爲斬草除根計。不料狄青先發制人，遂刀劈韓死。龐痛婿之慘死，進讒於帝，帝怒，命將狄青斬之。狄太后焦急無策，幸得包拯授計，故意往法場祭奠，以延誤時間。龐係監斬官，恐誤時獲罪，因促太后回宮，值太后步履趑趄，竟倒地不起，遂云：龐元推倒，犯大不敬罪，命即停刑，逕與帝辯理。而帝以寵惑龐妃，又懼母嗔，以百般懇求，而太后則堅持欲赦龐元，須赦狄青，龐妃不允，語侵太后，太后大怒，持太祖遺留金鋼，欲擊之。帝無奈，乃赦狄青之罪，太后之怒始解。

旋龐后又進讒，因命狄青，解送征衣赴邊關，路遙期速，蓋欲借刀殺青也。八賢王洞悉其奸，因致書邊關楊元帥，詳述其事，俾勿墮其奸謀，而斬忠良。楊得書，恕狄違限之罪，而命其戴罪圖功。狄青感奮，遂于雪夜中，奪回崑崙關，殺死番兵無算，竟立殊助云。

【按】此劇包括：一「狄青斬蛟」，二「狄后認姪」，三「刀劈韓天化」，四「狄太后鬧宮闈」，五「八賢王鬧法場」，六「狄青解征衣」，七「雪夜奪取崑崙關」七劇。

十八羅漢收大鵬

如來佛頂上金翅大鵬鳥，在梵語云迦樓羅譯爲金翅鳥，又曰妙翅鳥。此鳥在四天下大樹之上，兩翅相去三百三十六萬里，其在未皈依之前，殺生肉食，依增一經云：此鳥日食一大龍王，五百小龍，其業魔之深，可想而知。如來見而憫之，乃遣十八羅漢收伏，多方渡脫，乃成正果。

【按】此劇原名「獅駝嶺」，載明吳承恩「西游記」小說中。

崔 猛

建昌有世家子，姓崔名猛，字勿猛，性剛烈，喜武藝，好雪不平，名與字皆塾師所命，蓋以示勸誡之意焉。奉母而居，天性至孝，每在外與人爭鬥，母至立止，以是鄉里益敬畏之。會上元節，城內大放花燈，一時城開不夜，觀者仕女如雲。崔稟明老母，赴燈市遊覽，藉舒胸懷。縣有七煞神王豹者，惡霸也。廣有家資，接交官府，勾通匪人，魚肉鄉里，豪橫無比。又好酒貪花，養有打手數十人，專喜搶劫婦女，是以鄉民之受其害者，不知凡幾。是日亦率刁奴豪僕，前來賞燈，名爲看燈，實則乘機獵艷，意圖搶劫美色。適見邑中武秀才李申之妻，姿色絕世，不覺傾倒。經惡奴設計，跟踪至江邊，誣李於病中曾借銀百兩，責其償還。否則，必須以妻作抵。李與爭辯，惡霸乃使衆豪僕將其圍困，強劫李妻以去。李以久病新愈，衆寡不敵，卒無如何，且受重傷焉。時崔

猛聞賣酒老者謝翁及鄰人等，備述顛末，怒不可遏，奮欲往救，適老母來尋，止之。且歸家，強加訓誨，崔跪受母命，不敢即往。然終以俠義心腸，徹夜寢難安枕，後卒乘母熟睡之際，身着其師所賜之骷髏衣，踰垣至惡霸家中，殲其全家二十餘口，事畢回家，無一知者。走時豪奴中有一人，因匿于馬廐中得脫，連夜入城，擊鼓報案，太守聞報，以案情重大，而兇手杳不可得，異常焦急。後以李申嫌疑重大，逮捕入獄，百般拷掠，然終以事無佐證，不能定案。崔在家中，聞李申被誣受刑，意良不忍，乃將詳情稟明老母，崔母以乃子翦除惡霸，為地方除害，正是義士所為。既已作此血案，何能使李申被屈，代其受刑，久繫縲紲？於是即命崔親至府衙自首，供述當日翦除惡霸情形，以證明李申無罪，而李申斯時見崔大義凜然，代己復仇，反堅承認王宅血案，乃係自己所作，與崔猛無涉。如此兩人互相自承兇手，太守亦無所為計，正在為難之計，忽奉聖旨，以東宮產生太子，大赦天下，崔李乃得同免於罪。太守以彼等義氣

高大，復使二人結爲異姓兄弟焉。初惡霸王豹，有兄金頭太歲王冲，佔據飛豹山，打家劫舍，平素與王豹亦暗通聲氣，探知王豹全家被害，乃聚衆山寇，大舉進犯建昌府城，爲王豹復仇。中途至江邊賣酒老者謝翁店內刺探消息，窺見翁女玉蓮貌美，乃將其劫去，欲以爲押寨夫人，而置復仇於不顧焉。謝翁既失女，正欲往救，適崔李二人，奉太守令，剿滅賊寇，三人乃共入山寨，一面救出謝女玉蓮，並將賊寇一鼓蕩平，至是遠近聞名，無不欽仰焉。

【按】此劇係根據清蒲松齡「聊齋志異」而編。

孫武子佈陣斬美姬

孫武子者，齊人也。擅兵法，以所著兵法，（即今之孫武子十三篇）見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否？」曰：「可」，闔廬又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姬百八十餘人，孫武子令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選爲隊長，皆令持戟。孫武子旋曰：「

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則視背」。衆姬曰：「諾。」約束既定，乃設斧鉞，三令五申。不料諸姬皆宮中弱質，溫婉嫵媚，不慣爲執鞭荷戈之事。見之，笑不可仰。孫武子警之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衆姬不聽，復笑如故。孫武子乃斬左右二人，在孫武子所以堅信服衆，實亦太狠心之惡作劇也。吳王子台上觀之，阻孫武子斬愛姬，且曰：「朕非此二人，食不甘味，願勿斬之。」孫武子曰：「臣既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寵姬）二人，左右皆屹然直立，無敢出聲者。於是復鼓之，餘人皆惟命是從，秩序肅然。由是吳王知孫武子善兵，拜爲大將焉。

【按】此劇引東周列國志「孫武子演陣斬美姬」事。

酒 丐

明末有遊俠范大杯者，散盡萬金，濟人危困。隱身乞討隊裏，爲一行藏莫視之奇男子。會有孝女蘭娘，賣身葬父，誤墜勾欄，風塵墜絮，不肯溺泥。搗

兒毒虐之，幸遇多情公子文奎，爲之贖身，後公子應試去，蘭娘仍寄娼家。蘭娘偶遇大杯，識非常人，厚資結之。大杯行俠作義，好雪不平。一日以拾金不昧，反遭誣枉，縣宰欽其奇行，極獎譽之。蘭娘自文奎去後，搗兒千方百計，迫使爲娼，毒打凌楚，誤致其死，乘夜欲移屍滅蹟，昇至中途，忽逢大杯，棄屍奔逃。大杯乃救避蘭娘，欲誅惡搗，爲之洗怨，旋爲光明磊落計，鳴之於官，官稱其賢。大杯且願天涯海角，爲覓文奎，遨遊而去。時草寇馬如龍，與其妹馬玉花，憤朝政日非，佔據方山，聚衆起義。朝廷派大臣王正成，與馬戰，勢不敵，文奎爲王甥，參與軍務，逃命之際，遇大杯爲之解圍。正成之女王翠娥，女中巾幗驍勇善戰，出兵與馬玉花遇，中途被擒，正成焦灼無計，大杯復奮不顧身，施飛行走簷之術，獨探方山，搏戰羣寇，悉殲滅之，正成甚感大杯，以女妻之，但大杯力辭而去。

跑驢子

書生李玉郎，戀於妓女張麗容，頗爲顛倒。李父知而嚴禁之，玉郎遂相思成疾。麗容亦頗涉綺思夢想，然殊無計以決。值里中巨閥慶壽，召麗容往伺應，麗容默計去路，須經玉郎門。乃語侍隨有才，至玉郎門外時，可伺機相見。時玉郎僮四兒偶至門外，見之，曳麗容入與玉郎相會，一見甚懽，因及繾綣。突玉郎父歸，書僮四兒急隱麗容於別室，藏有才於案下。玉郎父以情形甚疑，訊之，並以故有才與麗容均外露，李父呵斥之退而罷。

【按】此劇即「霞箋記」傳奇中一節，在傳奇中列爲第十二齣「書房私會」。今則辭句，場子，腔調，全改矣。

白泰官

鏢師白永者，以保鏢爲業。名震綠林，門人甚多。大江南北聲望極著。省北有尹霞姑尹碧姑二女因懷父仇，投拜白永門下，習就武藝，往陝西殺賊，爲父報仇，志願已遂，回里侍親。永有子白春，性極乖張，不務正業，採花尋柳

，作案纍纍。永屢訓不悛，遂出門庭。白春遂流浪四方，時松江府欲解稅銀十萬苦無護送者，擬聘白永負責押解，適永病不能應命，乃由渠母允之。途遇尹氏二姑，邀往其第叙舊，情不可却，遂同往焉。一日，二姑登樓覽景，恰爲白春所睹，夜入尹宅，欲行採花，事被二姑窺破，設計擒獲，送交祖母誡訓，祖母乃刺字以警之，春大悔悟，誓改前非。孤山賊寇乘機劫去稅銀，白春追擊奪回，押解江寧府交納。太倉案發，官命捉捕，春直認不諱，布政使聞而喜，乃以剿滅孤山賊寇戴罪圖功。

【按】此劇根據「關外屠龍記」說部改編。

火牛陣 一名樂毅伐齊

列國時，燕昭王與齊有世仇，築黃金台招賢，乃用趙人樂羊之孫樂毅爲亞卿，議伐齊之計。時齊湣王無道，侵伐諸侯，逐孟嘗君，太史敫王蠋均罷免。燕昭王恤民輜晦，待時而動。樂毅乃首說趙，平原君趙勝言於惠文王，而秦使

在趙，亦以伐齊之事，回報於秦。嗣韓魏亦允從之。於是燕昭王以樂毅爲將，與秦之白起，趙之廉頗，韓之暴鳶，魏之晉鄙，舉兵伐齊。潛王迎戰於濟水之西，大敗。樂毅統兵直逼臨淄，潛王遁。

先是齊潛王寵鄒妃，權監伊戾用事。世子田法章，仁德素被，因迎戰事，伊戾搬動事非，誣爲調戲鄒妃，潛王命伊戾以劍逼法章。法章遁走，遇田單藏之府中，伊戾往搜，田單僞爲其妹，伊戾不能識，田單遂與法章逃，法章仍女裝，至太史敫家，寄養於其處，太史敫以爲真田之妹也。太史敫有女，與法章共寢處，久而情愫頓生，不覺曳其隱，女乃以終身許之。

時樂毅伐齊，乘勝連下七十餘城，潛王被楚將淖齒誅於莒州，田單時逃於安平，城破，奔即墨，謀爲收燕之計。樂毅恰爲燕昭王所疑，解其職。田單以牛千頭，縛利刃於角端，遍身綵畫。縱火焚其尾，穴城壁縱之出，牛痛極而奔，亂踏燕營，燕兵盡爲齧粉。田單獲勝，七十餘城盡復云。

世子田法章已即位於莒，至是乃往臨淄收潛王屍，即迎太史敫女成婚，並正式告廟登極，是爲齊襄王。以田單能安危復齊，封爲安平君。

【按】此劇據「東周列國志」而編。

智化盜冠

倪繼祖任杭州太守，赴任之初，即接杭民控霸王莊馬強之呈文無數。乃化裝私訪霸王莊，時馬強聚四方豪傑賢愚互見，其助桀爲虐者，乃不時搶掠良民，欺壓鄉里。聞倪繼祖入守杭州，乃於倪私訪時，劫入莊中，因於土窖。時北俠歐陽春暗保倪繼祖，見其被劫，但未知其曾被馬之侍婢吳絳貞所救，故於夜間入霸王莊救倪，值黑妖狐智化與徒小俠艾虎亦擬暗救倪太守，遂相助將馬強逮捕。而霸王莊中羣盜，除智化艾虎外，均乘機打搶，揚言爲歐陽春所劫。並派人赴京都囑其叔馬朝賢於有司處情托關照，並將搶劫等事，訴爲北俠所爲。馬朝賢爲宮中四執庫首領，一言之勞，各官於是索北俠急，蓋待其面質也。顧

北俠萍跡無定，一時無法弋獲。智化聞此事，欲藉事證明馬氏之惡，而脫北俠之嫌。於是赴萊花村雙俠丁兆蘭丁兆蕙處商議，假扮難民入都暗盜四執庫中御用天字第一號之龍冠，送藏於霸王莊馬強之佛龕中。再由艾虎赴都出首此事，有司傳訊馬朝賢，開庫查視，果無此冠，再由緹騎至霸王莊佛龕中取出御冠，則馬氏叛首之罪成，而訛言北俠搶劫，以及其他種種，均屬子虛矣。由此，北俠可得脫罪無事。

【按】此劇據清人俠義小說「三俠五義」說部而編。

贈綈袍

列國魏人范雎，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齊王聞其口辯，私賜之金，賈疑雎以國陰事告齊也，歸告其相魏齊。齊怒，笞擊雎，折脅損齒，置厠中，雎佯死，得出，魏人鄭安平持雎亡匿，更名姓爲張祿，值秦使王稽使魏，載與俱歸。薦之王，王見之離宮，雎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穰

侯越韓魏而攻齊，非計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而威楚趙，則齊附而韓魏固可處矣。王曰善。乃以睢爲客卿，與謀國事。逾年魏使須賈聘秦，睢敝衣閒步往見之。賈曰：范叔固無恙乎？何一寒如此哉！取一綈袍贈之。睢遂爲賈御至相府曰：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賈見其不出，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嚮者吾相張君也。賈知見欺，乃膝行入謝罪。睢責之曰：爾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尙有故人之意爾。乃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賈歸告魏齊，齊走趙，匿平原君家，秦昭王欲爲睢報仇，徵齊急。齊窮，抵虞卿，虞卿棄相印，與齊至信陵君不納，齊自殺，魏王以其頭歸秦。

【按】此劇係演列國時魏大夫須賈因辱及范睢，厥後睢用於秦，爲首相。須賈使秦，范喬裝寒素遇諸途以試之。須賈念其一寒至此，乃贈以綈袍。范

叔以其尚有繾綣之情，報復之意稍霽。僞言能引見首相，須賈隨之往，至轅門外，范先入，久不出，及詢之，蓋即首相也。大驚，匍匐而入，范乃歷數其罪，使其學馬吃草料以報之云。

此故事元人有「諱范叔」雜劇，明人有「綈袍記」傳奇。

本事載於東周列國志第九十七回「死范雎計逃秦國，假張祿廷辱魏使。」

烽火媒

明末，流寇張獻忠，聚衆叛國，勢如破竹。廬州久稱饒富，獻忠覬覦已久，議取之，苦無鄉導。部將馬雄飛與廬州武士呂萬春，方世隆有金蘭盟，乃荐呂方于獻忠前，獻忠大喜，齎函召之，萬春得書，斥其叛逆，乃與割席。方夙奸詐，並涎賊勢雄富，擬獨就之，乃曲解金蘭之意，辭呂投賊，告以萬春却聘之事。獻忠乃使方爲鄉導，驅衆攻廬州。廬州太守劉世卿，有女名鳳英，父女二人，相依爲命，以兵寡難敵賊勢，城旦夕即亡，思與城俱殉，相繼投繯。時

賊已破城而入，直入太守衙，鳳英氣未絕，爲賊所得，悅其美，以賜雄飛。先是獻忠聞萬春英勇名，極欲羅致。呂旣辭聘，獻忠仍在思慕中，時與馬方等謀之。城旣破，方即入萬春家，力延之來，勸其降，萬春正色斥之。方又獻計，因呂與鳳英於一室，思亂以色。方等竊聽于室外，通宵無一語，鳳英心甚德之。方復命開筵，強鳳英行酒，以恣笑樂，鳳英憤恨交加，陰蓄復仇志，假以顏色，給衆賊醉，於洞房中，力刺馬賊死。並遣反間書，擬假刀以殺世隆，遂作男裝，盜腰牌，逕赴空室，救萬春出，偕行於途，猝遇舊僕劉福，相述離散始末。呂始知鳳英固爲女，男裝者喬扮也。呂恨賊甚，相偕至王之繼處，舉兵攻賊，萬春英勇無敵，大破賊衆，賊棄城逃，獻忠僅以身免。鳳英旣復父仇，心尤感呂，乃從王之繼議，同偕鴛侶。說者謂：此一段姻緣，實因於烽火之媒；苟獻忠不攻廬，則方不獻計，雖同處一城，亦覲面無緣也。

三婦艷

有時紀倫者，自命維新，與學塾女友魏慈蘋尙曼蘅相友善，意欲擇一爲侶，以樂于飛。然時紀倫已有妻戈靜懿，固賢淑，惜過儒，家居輒持經禮佛，深爲時紀倫所憎。每乘機撻詈，欺凌萬狀。某日，又以故責戈氏，爲時母所聞，時母深信命理之說，疑其夫妻命宮有煞，致不得諧。遂遣倫尋尼妙慈，慈夙精命理者也。紀倫欣然領命，陰與慈謀，假命理之說，以惑其母。使出戈氏，別擇魏尙，再諧新侶，許以重賄。慈允，俱見時母，詭作曲說，時母果信，聞戈所期，戈願祝髮空門，持佛以終。紀倫大喜，極促成之，時母亦惑妙慈說，勢不能挽，戈遂偕尼入庵。紀倫既如願，乃求婚於尙曼蘅，曼蘅初不允，紀倫固求，繼以法約之，紀倫無不從，婚遂定，孰意婚未竟月，尙驕縱異常，奴視紀倫，呵叱驅使，無虛日，遇不可，輒苛責之，一如昔日紀倫之施於戈氏者。紀倫極苦之，後卒以欺凌過甚，時母出爲解，尙視時母如贅，輒驅之。時母與辯，爭愈烈，事不得結，乃同赴魏慈蘋處，懇魏父斷曲直。魏父，紀倫師也。魏

父飽學達理，夙持中庸衡平之道，深斥尙，尙不得逞，大肆咆哮，頻行，謂：「小家庭不容母。」悻悻而去。紀倫母子，欲歸不得，乃留宿於魏慈蘋處，時母抑鬱成病。數日後，尙遇諸姊妹於途，備述紀倫事，諸姊妹頗誹議之，促其索紀倫還。尙爲衆所撾，洶洶至魏家門首，紀倫憚不敢出，魏慈蘋直出見尙，以天下大道，人倫正理，與尙疾辯，尙瞪目不能答，狼狽而去。時母聞訊大喜，病霍然愈矣。紀倫深德慈蘋，竊愛慕之，遂婉轉向魏求婚事，魏固憐紀倫者，約以衡平，毅然而諾，紀倫始得最後之佳侶焉。

【按】三婦艷爲古樂府篇名。最早乃爲「古辭相逢行」之末段，王融取爲三婦艷詩，其詞云：「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爲，挾色上高堂。大人且安坐，調絲方未央。」

但此劇乃引用「三婦艷」名，事蹟則另編者也。

平陽公主

隋末，天下大亂，羣雄並起，唐公李淵，頗負時望，目睹時艱，思拯民於水火，乃設招賢館，網羅英雄以圖大舉。時有臨汾勇士柴紹，字嗣昌，美丰姿，兼善文武，慕淵聲譽，挈僕馬三保，千里投軍。淵深知其家世，並喜其具有大志，擬以女昭娘婿之。昭娘亦巾幗丈夫，深嫻武藝及兵法，淵極愛之，故選婿極苛。淵歸，告諸寶夫人，夫人力阻之，謂昭娘有大志，非親試其才，恐不如意。淵遂謀於弟道宗，即夕，延柴入園夜宴，昭娘聞訊，在門樓窺柴紹，觀其英姿，大慰初衷，魚更既躍，乃領美人軍，佈諸陣式，以炫其勇，紹見陣精奇嚴整，變化神奇，心爲之折。淵復以語激之，使舞劍，以試其藝，更命昭娘與紹對舞，鈎心鬥角，各展本領，藝在伯仲間，而兩心相印，已作璧人想矣。舞既畢，昭娘引紹入陣，射以無鏃箭，上綴綵球，婚即定，翌日成禮，後李淵統一天下，即帝位，封昭娘爲平陽公主。

【按】平陽公主曾於唐高祖起兵時，奔鄆，發家貲，招南山亡命以應之，遣

家奴馬三保諭降劇賊何潘仁，遠近咸附，勒兵七萬，威振關中，主與紹對置幕家，分定京師，號娘子軍。

火燒紅蓮寺

清時，內地劍派，以崑崙派、崆峒派兩派爲最大。兩派峙立，各不相容，奔走江湖。崆峒派劍客常德慶，各不相讓，有友曰知圓和尚，住持瀏陽城外紅蓮寺。寺中密造機關，蓄僧兵數千爲虎生翼，內有七巧蓮台，宏麗如金鑾寶殿，強搶良家婦女，囚於台中，教以歌舞，日日取樂。事爲崑崙七代弟子楊天池等所聞，悉知圓友於崆峒派者，乃告於座師笑道人，思除之，爲民除害。笑道人原名魏壯遊，因其天性好笑，故同門以笑道人稱之。笑道人乃飛劍傳書，約集同門，烏鴉山朱鎮岳、朱道姑，赤鳳山紅姑，喻洞歐陽淨明等，共議殲賊之計。至期，正聚議間，笑道人有徒柳遲，係最後拜其門者，竊聽室外，爲笑道人所覺，呼之入室，拜衆師伯叔，柳遲甫報名，歐陽淨明忽斥以不孝之罪。蓋柳遲之

拜笑道人爲師，係棄其雙親，私訪清虛觀者。柳之雙親，思柳得病，入山求神，以速其歸，事爲歐陽淨明所見，故此時見之斥以不孝也。笑道人知其底蘊，乃命柳遲歸家習劍，並訓以「孝爲人倫之首」等語，柳遲將行，又爲師兄楊天池所阻，蓋天池爲楊祖植之子，甫生三日，墜入金家河中，爲漁夫萬二猷子所獲，撫養成人，十六歲時入塾攻書，爲驚牛撞下山崖，腦破將死，恰遇笑道人路過見之，悅其根基甚厚，乃携回雞冠山清虛觀，醫愈其傷，教以劍術。此時，見柳遲回家省親，觸念其義父萬二猷子，意欲結伴還鄉，探望義父母也。笑道人亦允之。柳遲楊天池，乃結伴行，各奔家鄉，楊行至趙家坪，忽聽有喊殺之聲，登高望眺，見一鄉團敗走前行，撐平江旗號，其義父萬二猷子正在其內，後追一鄉團，高撐瀏陽旗號，至此始悟及趙家坪爲水陸碼頭，地在平江瀏陽兩地之間，兩地居民，素不相讓。

每歲春月，兩地相爭，此時平江鄉首羅傳賢，瀏陽鄉首陸鳳陽已率隊戰，

平江不支，潰陣而走，萬二馱子爲平西家金河人故在平江隊中也。楊天池懼其義父爲瀏陽所殺，乃奮勇奔前，用梅花針敗之。至此父子相見，抱頭大哭。羅傳賢請至其家，設酒宴之。瀏陽陸鳳陽既敗，狼狽行至中途，見一丐者，阻於途。鄉勇惡其無理忤之，俱爲丐者所敗，陸知其神，乃拜求復仇。此丐即崆峒劍客常德慶，路遇趙家坪，知瀏陽爲崑崙派楊天池所敗，思爲瀏陽復仇，以爲兩派相爭之機會，故作態截路，促其拜求也。鳳陽有子曰陸小清，甫十餘齡，聞其父敗傷訊，思將來爲父復仇，私入平江界，私探梅花針人士姓名，知爲楊天池。途中恰遇其父及常德慶，以實告之。常德慶乃入平江尋仇，時天池正宴羅莊，聞此訊，出與常戰，歷述崆峒派之短惡，並告以將訪紅蓮寺，除却知圓之事。常大驚，不敢戀戰，乃借火遁逃。天池追之不見，亦兼程入清虛觀，往告其師笑道人。柳遲既歸家，在家習劍，頗有進境。一日，赴白鶴洞，爲姑母壽，日落歸來，過黑茅峯，見一老叟調馴雙鷹，鷹特神大，驚此叟之清綺，想

必異人，即欲拜師習道，更多方試見堅誠，始允之。囑以先歸，經日必至其家，乃去。柳遲至家，恰遇其業師笑道人，蓋笑道人知湖南巡撫卜公欲私訪紅蓮寺，將入寺保護，借途至柳遲家中指顯劍術也。笑道人夙知柳遲先天根厚，並有異遇。乃以言語試柳遲，具以實告。正談間，空中神鷹飛鳴，金羅漢乘鷹而下，賜柳遲以易經一部，囑其參悟。復問笑道人崆峒崑崙兩派之事，笑道人以卜公私訪紅蓮寺，已欲保護告之。金羅漢恐悞時日，乃命神鷹傳書，使紅姑入寺保護，紅姑得書，以知圓爲平庸之徒，雅不願與之敵對，即命其子陳繼志，及內姪媳甘聯珠，結伴入寺，以保卜公。卜公入寺，果爲知圓看破，欲以彌勒袋殺之。陳甘等不及救，突放梅花針，傷僧甚多，知圓知有奸細，乃囚卜公於鐘下，率衆與戰，陳甘等卒以寡不敵衆，急歸赤鳳山，搬請紅姑來助，以便破寺救卜公云。

【按】此劇採拾不肖生所著「江湖奇俠傳」而編。

五龍祚 一名李三娘磨房產子

五代時之劉暠，字智遠，沛縣沙陀村人。幼孤，爲繼父逐出，乃投博徒羣中偷生。村民李文奎者，業農。憐智遠之窮，雇爲僕。一日智遠牧馬，臥岡上，其身畔，有一道火光冲天，睡貌形爲異相。李文奎見而奇之，以女李三娘妻之。旣而父母遽卒，由是舅兄李洪一夫妻虐待智遠，嘗設一計，使守瓜園。夜半瓜精出現，與之鬥，勝之。瓜精放火光，鑽入地中，掘之，得一石匣，中有甲冑兵書寶劍，兵書上題曰：「此寶劍付與劉暠」因之預知好運將來。斯時太原岳節使募兵，乃往投軍。岳發見其偉才，乃入贅於岳節使之女。然故鄉之妻李三娘，與智遠別時，已有孕，日受兄嫂虐待，苦不堪言。至臨月，猶不得休息。正操作時，忽觸動胎氣，遂在磨房中生子，欲向嫂借剪刀，嫂不肯。遂以齒咬臍帶，而生男孩，因命名爲「咬臍」。嫂更欲害其子，鄰翁憐之，遂攜之送智遠處。新妻岳氏賢，忻然受之，以爲己子養育焉。忽忽經過十六年，咬臍已

長大，一日率衆出獵，射白兔，負傷遁去，追至一村，見一婦人睡於井旁。此即李三娘因汲水疲乏假寐於此也。咬臍喚醒之，問兔行蹤，且憐其勞苦，而問其故。乃曰：「夫劉智遠十六年前離家，曾投邠州軍中。」咬臍歸而告之其父，智遠以實答之。智遠乃微行會前妻，又擇日迎娶，於是夫婦母子團圓。

【按】此劇據元人「劉智遠白兔記」本所編，見「南詞叙錄」。劉智遠事，詳見「五代史漢高祖本紀」，及「皇后李氏傳」。又別見於宋無名氏「五代平話」中之「漢史平話」。曲海總目提要卷四載之；提要卷三十一又有「後白兔」，題曰一名「五龍祚」，蓋演劉智遠與郭彥威，石敬瑭等五人爲帝之事也。

臨潼山 一名不愛江山愛美人

李淵小陳後，隋文帝賜李母壽，並令皇子楊廣與百官往賀。廣見李妻竇太真，詫其絕美。因問淵以江山爲重？美人爲重？淵以江山爲重對之。廣遂強與著棋，以江山與竇太真爲賭。奕未及半，字文化及亂其局曰：「負矣！」淵大怒

，以紫金盃擲傷楊廣，又以棋局毆宇文文化及。廣與宇文遁去，淵攜眷潛歸。楊廣乃與魏武騰韓擒虎僞爲畋獵，要刼之於臨澶山。首命魏武騰喬爲強盜，既又慮其青年俊義，更命韓擒虎繼之。魏武騰遇李淵，被窺破其形跡，責以大義，武騰自刎死。韓擒虎至，李淵又以前言動之，擒虎亦放之去。淵慮擒虎有詐，以言激之，虎亦自刎。最後楊廣圍淵，淵以言語說散其軍，乃突圍出，廣仍躡之，中間幾掠寶太真去，幸斷袖而免。最後李淵已至勢窮力竭，秦瓊適與樊虎押解人犯至，乃以撒手鋼擲傷之，廣始狼狽而逸。李淵與秦瓊遂以公人名義詐開城門，秦瓊以鋼示淵，誤爲瓊五，遂別。

重耳走國

列國時晉獻公有三子，長名申生，次即重耳，三子夷吾。獻公復納驪姬，寵愛倍至。驪姬生二子名奚齊卓子，驪姬心懷不良，欲廢嫡立庶，並累設奸計陷害夷吾，申生竟被逼在曲沃自縊。時重耳鎮守蒲城，驪姬向獻公進言搬動是

非，獻公命寺人勃鞞往謀殺之。太宰狐突暗遣其子狐偃星夜奔赴蒲城，告重耳早作脫身之計。重耳爲保全忠孝不肯背君逃走，勃鞞率兵至，重耳萬不得已遂棄職而逃，勃鞞斬斷衣袂回朝交旨。驪姬復蠱動獻公，謂須置之死地。公復命追殺，衆臣苦諫無效，遂皆棄官附重耳之後奔往齊國。齊桓公禮賢下士，選宗女姜氏許配之，自此重耳得以安身。狐偃等擬借兵復興晉室，而重耳以爲得此美女復有安身之處，將復興之志擲於不顧。狐偃等屢勸，後竟脫言有病閉門拒見。衆臣在郊外桑林密議，誘公子出齊，此事復被姜婢蠶姜聞之，密報姜氏，姜乃賢德之女，反斬蠶姜以滅其口。並割房幃之愛，成公子之名。暗召羣臣用酒灌醉，遣君臣乘車遁去。及重耳酒醒，已離齊境，怒甚，疑係狐偃所爲，奪從人之戈以刺偃，幸顛頤魏犢等阻止，偃始得分述始末，謂姜氏大賢遣夫，重耳大悟，從此週遊列國，後稱五霸之一。

【按】此劇據「東周列國志」而編。

鄭伯克段

共叔段，東周鄭武公之子，莊公之弟。莊公寤生。生時驚母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爲帝，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太叔內恃母寵，外據京城，佔鄰邑，繕甲兵，具卒乘，大有窺奪兄位意。朝臣如公子呂，祭足，慮禍蔓延，切諫莊公，加以制裁。莊公陽以母命爲辭，實別欲其多行不義，待其自斃。祭足諫云：不若挑之速發，其禍小。君臣密定計策，揚言鄭伯出境朝王，隱使公子呂半途勒兵以待，廣伏偵諜。姜氏以有隙可乘，飭宮奴暗致書太叔，囑其襲取鄭城，以五月五日爲期。諜得書，呈莊公，摹筆迹作一假書，密寄太叔，誣其速來。太叔喜不自勝，催人馬掩甲啣枚疾進，妻衛氏苦勸，弗聽，以身殉。太叔行至中途爲公子呂兵所阻，與戰敗北，進退無據，悔憤交集，伏劍自刎。莊公遷怒姜氏，置之於穎。誓以不及黃泉，

無相見也。既而從陳夫人請，悔之。姜氏既置於穎，回憶二子，一死別，一生離。又悲，又恨，又苦，幾乏生人之趣。段夫妻雙雙入夢，其怨慕悔恨，當何如也。時有穎封人穎考叔者，聞其事，正思機諫而挽回之。適遇獵戶馮義夫婦，獵取梟獍二物，遂借獻野味名，進見莊公。公賜之食，舍肉，公問之，以老母在堂，請以遺之對。乘機譎諫，感動莊公，教以掘地相見，遂爲母子如初，姜氏始悟共叔段之非。

【按】此劇據東周列國志而編。

荆十三娘

唐進士趙中行者，家居温州，性豪爽，偶至蘇州訪名俠荆長，荆已歸道山，女荆十三娘俠義如父，適在支山禪院，爲其父荆長設齋，趙至悼唁。因慕趙，遂同載歸揚州，宿伊戚姐處，伊姐主婚招贅。荆十三娘後遇友人李正郎有愛妓爲惡鴿奪與諸葛殷，李悵悵然。時諸葛殷與太尉高駢恣行威福，李隱泣而已。

。偶話于荆十三娘，荆憤怒謂李曰：「此小事吾當爲君除之。請即過江，俟六月六日，午時在潤州北固山下相候。」李允之去，荆即夜入妓院殺殷瑒，劫妓而去。及期果携妓乘小舟至北固山下與李相會，太尉高駢，派將弁往捕，皆爲荆十三娘用劍術擊退，妓歸于李，復同趙入浙中，隱居名山以終。

三進碧遊宮

商代紂王寵信妲己，言聽計從，設炮烙，置蠶池，慘害羣臣。敲骨髓，驗腹胎，兒戲人命，種種慘酷層出不窮。雖有忠臣進諫，終必遭害，於是激叛諸侯。姜子牙奉周武王起義西岐，興兵討伐，攻擊葭萌關，守將胡雷阻而被殺，雷兄胡升爲復弟仇，特往碧遊宮，邀來火靈聖母，助紂爲虐，火燒周兵，子牙遭難，險被殺戮。事爲廣成子所聞，遂下山解周兵之圍，用翻天印打死火靈聖母，取其珠冠，運送碧遊宮，用邀通天教主之悅。孰料截教門人種類複雜，多方作梗，不放其歸，欲報火靈之仇。廣成子乃三進碧遊宮，哀乞師叔教主諭以

有人阻當格殺勿論，廣成子迫不得已，始遵通天教主之訓，再用翻天印擊龜靈現出本形。復以不慎語言，激怒羣魔，煽惑通天教主，離間闡截兩教關係。於是教主受惑，設擺誅仙惡陣，以雪其恥。而闡教之元始天尊，老子，特約西方道教準提，接引二道人，共破斯陣，玄機鬥法，各顯奇能，截教弗敵，陣破失劍，教主且鼠竄焉。

【按】此劇據「封神演義」小說而編。

佛手橋三盜銀壺

佛手橋者，北國所產奇橋果樹，能療異疾。宋太后染奇疾，遣使周伯士求之，北國不允并拘使焉。周有女名鳳娘，美而多才，曾因買花，拾得大將軍楊業之子楊延玉之扇，愛其扇頭詞華，題句頗有願得此夫婦之念。

大將軍楊業忽一日觀奇夢，召術士張定圓兆，賜張酒，帶有銀壺，爲秋小義竊去。小義者盜馬劇賊也，然頗饗義，有神偷巧盜技術。張失壺後，擬賣其

女張鶯采以賠償之。會北國遣人買美女，見鶯采嬌好，欲重價得之。爲小義所見，與延玉共毆北國來人，救得張氏父女，張感恩欲將女許延玉爲婚，事爲楊業所聞，爲試驗小義奇技，令再盜銀壺，驚其有異能，厚賞之。旋延玉在外毆傷人命，命綁赴市曹斬之，又爲小義會同周鳳娘所劫救。時鳳娘奉命領軍征討救父，（周伯士）延玉乃改女裝隨行，小義亦一同而往。值北國太子買美女後，大事歌舞，小義施飛行之術，大戲弄之，並盜得佛手橘焉。事後征戰，太子敗績，鳳娘救父凱旋，同蒙聖恩封賞，延玉與鳳娘鶯采論婚焉。

智激美猴王

唐三藏師徒，奉命西天取經，行至白骨嶺腹饑，命悟空入村化齋。該嶺有一骷髏精，名白骨夫人。聞唐僧乃比丘轉世，如得其肉，可以不死，遂變一村女，誘唐入殼。適悟空趕回，揭破其奸，將妖逐走，白骨野心不死，旋又連變軀叟，與唐糾纏。悟空乘妖不備，突使現形，將妖打死。當悟空驅逐白骨時，

八戒曾在師前進讒，謂白骨純係良民，及現原形，又謂孫使遮眼之法。三藏信以為真，立逐悟空，孫雖苦求，因八戒破壞，卒未得師諒宥。行者無法，始泣別師尊，回花果山水簾洞，復度美猴王之生活也。

大聖前在花果山為王時，左近獵戶，咸畏其威，不敢入山，自隨唐僧西去，羣猴無主，復遭獵戶摧殘。孫今回洞，目覩子孫狼狽，大發雷霆，致將獵戶除盡，重整水簾洞，復興花果山，恢復以前之盛況焉。

唐僧等師徒，再行至一山，又覺腹饑，八戒化齋，多時未回，沙僧往尋，久亦未歸。三藏不耐往迎，途遇少女，詢係寶象國公主，被黃袍怪攝來者。當告險地速離，並託到寶象國時，請伊父王營救。唐別公主，見一矗立寶塔，疑徒在內，甫入塔，即遭擒。賴公主說項釋出，恰遇二徒，當即奔寶象國而去。唐等抵寶象國後，乃急告公主下落，八戒竟在王前誇口，謂能擒妖怪，救公主，並在金殿顯能。王遂請八戒沙僧同去捉妖，結果沙僧遭擒，八戒失耙，黃袍

怪隨即變一書生，見國王認親，因見唐僧，暗施妖術，立變三藏爲虎。國王大驚，立命囚入籠中，遂賜宴款妖，並遣宮娥陪伴。

白龍馬因師化虎，且又非怪敵，特趁妖醉，同其較量，奈力不敵，腿負重傷。八戒敗回，見師化虎，毫不關心，龍馬恨而咬之，勒令敦請悟空下山，以救師難。猪被迫始往花果山。八戒抵山，羣猴阻之，經其苦求請見猴王，羣猴令其扮成小猴，混入山中。時大聖正督視開操，八戒不敢公然請見，藏在羣猴之後，加入操練，因步伐不整，致被擾亂。始爲猴王看出，問明來由，喝令逐出，猪以悟空不念前情，揚天大罵，致被召回問斬，經猪哀求始免，八戒遂用智激動行者，隨猪往寶象國而去。

孫見國王，將師救回人形後，隨即帶猪覓妖，鑽入塔內，命沙送回公主，孫猪變成公主使女，戲耍妖怪，未及拿獲，怪竟遠颺。適南海大士命惠岸尊者來助，當將黃袍怪擒住，現出奎木狼原形，國王父女，得以團圓，唐孫師徒，

得以重聚焉。

【按】此劇據明吳承恩「西遊記」小說而編

孫悟空擒魔蕩寇

唐三藏師徒西天取經，途中唐僧腹饑，命悟空四出化齋。悟空駕雲路經金家莊，見一家有「普結善緣」匾額，悟空按下雲頭，叩門求齋。莊主金員外，樂善好施。是時恰值村中有一靈感大王，聲云每年須以童男童女一對享祭，否則合村必遭不測。是年例應金員外出孫男女享祭，金員外無法，終日愁悶，逢悟空求齋，金員外訴明前因，悟空大怒，欲代金員外分憂。員外大喜，悟空歸稟三藏，唐僧急至金家莊，命悟空八戒代為降妖。悟空八戒化身為童男女，騙擒妖魔。金員外感唐僧師徒之恩，欲贈金銀，唐僧不受，次日合村人等在長亭餞別。唐僧師徒事，為盜聞知，並知員外多金，遂假扮唐僧師徒，晝夜入員外家竊盜，悞傷員外，眾盜留唐僧等名而遁。至一久無人跡之古刹，欲俵分贓銀，

正值唐僧等在此歇宿；被悟空將賊捕獲，究出前情，衆賊只言竊取，哀求釋放，唐僧憐之，命將金銀留下，將衆賊放走。欲待天明，將金銀再與員外送回，不意該縣公差，奉命四出捕捉，唐僧以贓證俱在，有口難分，遂至公堂，被押入監。悟空八戒大施佛法，裝鬼點化金員外合家及知府等，衆皆知唐僧被屈，遂釋之，並請悟空八戒設法擒賊，以完此案。悟空允之，羣賊成擒，當堂招認，唐僧等冤屈始白。

【按】此劇據明吳承恩「西遊記」小說而編。

楊椒山

明嘉靖時，俺答寇邊，上命仇鸞禦之，仇雖武將，實懼損傷，乃請旨求和，議開馬市，上竟允其所奏。兵部員外郎楊椒山上本參劾，忤上怒，貶楊爲狄道典史。刑部右侍郎何吉陽，夙耳楊忠義名，親爲之餞。楊以何爲嚴嵩羽翼，堅不見，何以漢太邱長陳仲弓弔張讓故事諷之，楊知其亦忠，反恨相見之晚，

且盟爲兄弟焉。先是嚴嵩父子與仇鸞不睦，仇鸞藉馬市竟進俺答，爲嚴嵩知，方讒害之，而仇已死，何吉陽乃於嵩前求復椒山官，嵩夙重椒山才，即日請旨復楊職，而不知楊實有意劾嵩也。楊即還京，連夜草本，歷述嵩五奸十罪，過嵩府以本示之，期嵩自醒。嵩亦人才，知朝中有諫果，擬去職還鄉，其子世蕃力阻之，且以酒食炎涼爲喻，嵩爲所動。翌日與楊辯於朝，上斥楊妄，旨下刑部議其罪。嵩並計調何吉陽，而以其黨羽鄢懋卿等代之，遂於總督張經貽誤封疆案中混入楊名，斬楊於市。知此事者，無不落淚爲楊惜也。

【按】楊椒山事見明史。椒山，名繼盛，北京宣武門外，達智橋松筠菴，即其祠。椒山被逮，妻張夫人上書代死，詞意惋烈，書爲嚴嵩所抑。

高 寵

金兀朮旣擄徽欽二帝北去後，復統師直驅南下。金陵守將杜充，獻城於金，康王蒙塵，困於牛頭山。其時岳飛率大軍與楊么戰於洞庭，聞金陵失陷，遂

回師勸王。不意以衆寡懸殊，亦爲金兵所困，更以糧草缺乏，遣牛臯催糧之相州焉。時有世襲開平王高寵者，因亂奉母隱居。一日，演武後園，聞婦女爭吵聲，詢之，乃比鄰杜氏虐姑。寵素任俠，因親往懲之，杜氏受責，訴於其夫吳乾綱。吳素縱妻忤母，惑於婦言，逕趨高府，誣寵戲其婦。高母以子素常正直，恐有別情，正疑思間，吳母踵至，述明其事。高母念吳家貧困，反贈銀而遣之。迨寵歸，母命其投軍報國，寵以母年高，不忍去。母因投繯自戕，遺書令寵以身許國。寵素純孝，痛不欲生。經友人之勸，毅然離家從戎，適逢牛臯押糧回山，至汝南祠，與張奎鄧環戰，不能勝。寵因助牛而挫其鋒，張鄧共服寵勇，因與牛四人，結拜爲兄弟，同往牛頭山。途次逢金兵，大破之，上山後，牛臯報捷於飛，飛因傳寵進帳，寵性烈，以飛不以客禮相待，頗不懌。迨飛以「易筋經」折服之。並以帥印原爲開平王執管，欲還之於寵。但寵服飛之智勇，辭命請罪，欣然聽其驅策。飛乃偕寵至玉虛宮，覲見康王，留營聽用焉。

嗣飛命牛臯，赴金營下戰書，臯理直氣壯，不爲威武所屈，兀朮爲之折服。約期大戰，佞臣張邦昌，王鐸，原爲金囚，至斯竟替豬羊，殺以祭旗。及岳帥點將，與金交綏，見寵印堂發暗，恐其罹禍，未肯派遣。寵怒，闖帳請令，願出戰，否則辭軍歸郡。飛無奈命寵守籬，俾其勿臨敵也。比及大戰開始，因衆寡懸殊，飛仍收績。寵怒，隻身衝入敵陣，大敗金將，兀朮乃於牛頭山上，安置鐵滑車以禦之。寵恃勇力挑，毀其多輛，終以馬疲力盡，爲滑車所壓，乃捐軀沙場，殉國以死。兀朮乃割其首，懸之山上，牛臯聞寵陣亡，痛不欲生，拚死闖山復仇搶首，幾陷於敵。幸寵魂突現，助牛搶首，金軍見寵顯魂，咸大驚駭。值飛聞報，率兵來救，大殺金兵，轉敗爲勝云。

【按】此劇據老戲「汝南莊」與「牛頭山」，「牛臯下書」，「挑滑車」而編。

名伶新劇考略終

本書戲名首字索引

名伶新劇考略 索引

太真外傳	18
孔雀屏	84
孔雀東南飛	157
文姬歸漢	102
比目魚	42
火牛陣	209
火燒紅蓮寺	219
【五 畫】	
北國佳人	63
代夫媒	134
平陽公主	217
玉獅墜	85
玉鏡台	94
玉京道人	151
生死恨	12
生死淚	157
一 生死板	190
田七郎義血酬恩	198
白羅衫	31
白娘子	121
白蛇傳	121
白泰官	208

劇名	頁數
【一 畫】	
一縷麻	4
【二 畫】	
九陽鐘	40
人面桃花	163
十老安劉	187
十八羅漢收大鵬	202
【三 畫】	
三婦艷	215
三進碧遊宮	229
上陽宮	81
上元夫人	17
乞酒驚艷	158
千里駒	44
千金一笑	16
千金全德	61
【四 畫】	
丹青引	112
五龍祚	223
元宵謎	110
天女散花	14

花筵賺	94
花蕊夫人	71
虎乳飛仙傳	75
青霜劍	87
青城十九俠	77

【九 畫】

俊襲人	10
勇節白夫人	165
前度劉郎	68
春燈謎	10
春閨夢	170
春秋筆	183
春閨選婿	152
柳迎春	96
相思塞雲擲娘	78
洛 神	2
珍珠扇	37
紅 綃	23
紅 娘	108
紅拂傳	82
紅線盜盒	20
紅樓二尤	138
苦中樂	143

【六 畫】

合歡圖	188
羊角哀	179
西 施	1

【七 畫】

串龍珠	180
佛手橘三盜銀壺	230
冷月姑	139
妬婦訣	113
牢獄鴛鴦	21
李十娘	173
李三娘磨房產子	223
沈雲英	99
狄青雪夜奪崑崙	200

【八 畫】

卓文君	29
空谷香	51
庚 娘	107
東吳女丈夫	138
林四娘	26
武鄉侯	185
河伯夫人	135
花木蘭	4

勘玉釧	131
崔 猛	203
婕妤當熊	70
婚姻魔障	136
張翠鸞	142
梅 妃	81
梅玉配	58
梨雨邨	128
涪江緣	149
酒 丐	206
混元盒	35
烽火媒	214
莫愁女	144
逢玉配	140
釵頭鳳	129
魚藻宮	127
陰陽魚	192

【十二畫】

措子破奇陣	168
揚州夢	126
智化盜冠	211
智激美猴王	231
晴 雯	102
焦仲卿妻	157
童女斬蛇	19
琵琶行	148
琵琶緣	35

范仲禹	174
重耳走國	225
風箏誤	7
風流棒	88
風塵三俠	82
飛霞女	46
香 菱	104
香羅帶	120
香祖樓	154

【十 畫】

埋香幻	114
孫武子斬美姬	223
孫悟空擒魔蕩寇	234
峨眉劍	36
桃園合傳	196
桃花女鬥周公	168
秦 娘	105
秦良玉	48
胭脂褶	177
荒山淚	92
荀灌娘	125
馬跳檀溪	185
高 寵	235
荆釵記	122
荆十三娘	228

【十一畫】

假金牌	178
-----	-----

鴛鴦扇	161
龍女牧羊	145

【十七畫】

臨潼山	224
謝小娥	24
賺文娟	97
還珠吟	118
襄陽宴	185
黛玉葬花	15

【十八畫】

聶隱娘	100
贈綈袍	212
雙妻鑑	119
雙陽鎖降黑玄狐	147

【十九畫】

繡襦記	115
-----------	-----

【二十畫】

蘇武牧羊	187
飄零淚	124
瀟湘秋夜雨	142

【二十一畫】

護花鈴	132
蘭陵女兒	74
鐵蓮花	190
霸王遇虞姬	153

【二十四畫】

艷雲亭	156
-----------	-----

黑驢告狀	174
跑驢子	207

【十三畫】

廉錦楓	5
詹淑娟	7
斟情記	93
新汴梁圖	146
慎鸞交	133
雷峰塔	121

【十四畫】

嫦娥奔月	15
漁家樂	46
漢明妃	50
碧玉簪	91
福壽鏡	54
鳳還巢	6
綠衣女俠	60

【十五畫】

摩登伽女	65
樂毅伐齊	209
鄧霞姑	3
鄭伯克段	227

【十六畫】

燕子箋	171
蕩寇誌	40
霍小玉	117
鴛鴦塚	85